



(部一第)

著 濤 田

# 潮



文藝新集

潮

(第一第)

田 濤 著

建國書店發行

一九三七年的夏天，趁着假期的日子，胡翹航到北平去看他的父親，……

胡翹航從幼年就在上海長大的，在他還不記事時，父親便離開了他，一直把母親和他，還有一個小妹妹，丟在上海，十幾年來他們都是度着憂鬱，寂寞，枯燥的日子，十幾年來他伴同着憂怨不幸的母親生活着，現在他同妹妹都為母親養育成了人，母親必定叫他到北平看看別離十幾年的父親。

他記不起父親的容顏了，由今年父親寄給母親的照片看來，他已經是個很蒼老，頭髮鬢鬢都白了的人，還戴着一副黑圈眼鏡。母親恐怕胡翹航認錯人，把他父親的照片交給他對證，並且寫了一封很沉痛的長信帶給他父親，述說她自和父親分離以後，忍受過多少痛苦養育這兩個孩子，到如今她與父親分離快滿二十年，她的青春已經在生活的磨難中荒蕪過去，她一生的幸福就這樣葬送了，假如父親回來，一定不認識她這滿臉都起了皺紋的老婆子了。她很希望父親回來一趟，看看他那別離很久的家庭，和他那已經長成人的孩子們，……胡翹航讀完母親給父親的這封信，被感動得也流下了眼淚。

誰知胡翹航剛到北平沒有兩天，還沒有看到父親，那驚天震地的蘆溝橋的砲火突然爆發，北平城內嘯聲四起，城門閉了，北平城內立刻變成恐怖的火坑，人心十分慌亂，到處都是驚人的謠言流散着，傳播

清

天津一輛車，胡翹航就乘車到天津，住在法租界。在他住處隔壁，是一座破老的樓，樓房裏睡滿了喇

南北平逃出來的青年男女學生，時常從那窗棂的窗裏顯出一陣歌聲：

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

鮮花掩蓋着志士的鮮血，

爲了挽救這垂危的民族，

他們會頑強的抗戰不休，

.....

「喂，你不是胡珈航嗎？」

胡珈航正在那油亮的「瀝青」馬路散步時，忽然有人輕輕拍了他肩頭一下，他回頭看，原是他中學時代一個小同學，名字叫黃朋，已經有三年沒見面，黃朋還是這麼活潑，熱情，滿露着孩子氣。他緊緊握住

黃朋的手，大聲叫着：

「啊，黃朋，你現在住在那裏？」

黃朋像孩子般用手指指那座破樓：

「看見了嗎？就是那座樓上，有許多青年同學都睡在上面，樓下也睡滿了。真巧，想不到你在這裏。

我們從上海離開，快三年了，你長得這麼高呀，簡直叫我小敢認你啦。」

胡珈航那健康的臉色浮着微笑，還是緊握着黃朋的手不放。黃朋要他搬進那座破樓裏去住，他們可以搭船到上海去。胡珈航很同意，兩個人一面沿着馬路旁邊的銅灰甬路走，一面談着這三年別離的變遷。從上海一來北平，便考取了××大學史地系。

「呢，胡珈航！我記得你在中學裏很愛音樂，你現在讀什麼學校？」

「我一直沒離開上海過，現在我在上海××音樂裏，這次來北平看我父親，誰知趕得這樣技巧，遇到點事，真麻煩，父親沒有看到。出來還要化過裝的。」

「哈哈，老胡，你……」，化得也真像，穿著這麼一件白紡綢長衫，一雙小布鞋子，真像個商人派頭……」

談着，他們慢慢拐進一個弧門，這是座小學堂，操場裏有許多穿白制服的學生打網球，籃球，拍球，跳毽開兩邊活潑。

走進那座破樓，地板上鋪着白氈單，橫橫豎豎亂睡着一些學生，還有些團聚成一團講着由北平到天津一路上受到的遭遇。上了樓梯，樓上比樓下清靜些，有三個女學生穿着潔白的上身，墨黑的圍裙，一面同聲哼唱着一個救亡歌曲，一面各自辦理自己一點私事。胡珈航和黃朋一上來，將她們驚擾，一個爬在窗台上寫家信的女孩子，聽見樓板上的脚步嘩嘩響，她像一隻受驚的小鳥截驚一回頭，兩個黑而大的幽靈

驟的瞜睛，閃出電亮的光，視線正巧射入胡珈航的眼瞼裏，胡珈航反感到有些窘迫，臉頰辣椒的熱燒着，心血下下的跳。她這雙幽靈閃光的大眼睛，彷彿會在他記憶裏浮起過一般，他也記憶不起是從那裏看見過，只是這幾秒鐘的一瞥呵，那女孩子便也不敢再看他，又低下頭繼續用鋼筆寫她的家信，報告她平安的到了天津，請她的母親不要爲她操心，接着她又將這裏有多少女同學在一起，都準備往內地去參加救亡工作，她希望她的母親帶着弟弟同爸爸也到內地來，因目前中日戰爭開了火，在北平一定要受到敵人的壓迫，她還勸告母親不要再磨難父親，因爲父親年紀老了，應該常常安慰他。最後她告訴母親決不敢接近男人，請她放心，……

信剛剛寫完，天空中一地烏雲溜過去，太陽像被揭開了面罩一般大發光明。窗子外面的麻雀們在樹枝裏啾啾的叫。將信封好了，彷彿她清腔的話沒有給心親生信上報告完，兩隻眼睛躊躇滿志的對着樓窗外空出神。她是個很樸素的女孩子，情感蘊藏在內心，不輕易流露，天生彷彿就付與她一些憂鬱的種子，不多講話，在沉靜裏尋她的愉快；有一副小知識份子所具有的虛榮心。她在衆人面前不顯着後，不顯露自己的弱點；雖然也沒有勇氣踏進現實的漩渦裏，但在她高傲的心裏，爲了表示她的前進，也還是跟隨在現實潮流邊沿遊蕩着……

少女，在男子們的眼睛裏是一朵剛要開瓣的玫瑰花，也有人把她看做一個剛會飛的鳥兒。她那剛剛成熟的內心，往往是一個捉摸不透的謎影，就在這一次，她的幽靈般的眼睛已經給胡珈航注入了不能磨滅的印象。

影，令他永遠也不會忘記那一對大而黑的眼睛，他這顆魂靈已被她的眼睛吸去了。

當天晚間，胡珮毓便將他那簡單的行李搬進這座被樓來，和黃鳳一同睡在破破的地板上。

黃昏以後，同學們都陸續回來，喧嘩聲格外熱鬧，唱歌，談笑，十分歡雜。

「你們知道嗎？上海也打起來了。」

「今天夜間不能隨便出門，租界上聽說有許多日本浪人搗亂，八點鐘便要戒嚴。」

「你們可聽得說嗎？漢口報上已經把我們的消息登出來，說是大批共產份子由平到津，隱藏於法租界。」

××小學，日本已經與法租界當局起了交涉，日本要求檢查法租界呀！

「都是漢奸散佈謠言，別相信這些，這都是欺騙小孩子的，……」

「……………」

大家七嘴八舌，被樓裏一時很混亂。

有些同學因為樓房裏悶熱，便把小褥子捲出去當席子鋪，攤在樓廊底下揮着小手扇子乘涼，藉口上和同學談談下，到處都是一簇一簇的學生，站着，坐着，躺着，他們都在談戰爭，談買辦階級的困難，談學校的種種困難，……

夜裏拉下來，樹影與樓影漸漸濃黑，在那沉寂的牆角裏，又飄蕩出一陣歌聲：

五月時鮮花開遍了屋簷，

「山鷹，山鷹，……」

黑影裏有一個天真的女孩子尖起嗓子喊着，山鷹從那寂寞的牆角裏走過來，歌子也不再唱，瞥見黑影裏跑來的是梅亞輝那胖子，她的女同學，身子粗大高壯，很有男子風度。

「什麼事呀？梅亞輝？」

「船票已經買到了，學生會裏負責人講，明天一早天不亮便要上船的，實的是英國海船票，到塘沽去上大海船。」

「哪，哪這一段路是坐火車嗎？海船怎麼不開到這裏來？」山鷹有些扭捏的問。

「海船一向是停在塘沽的，你沒有看到嗎？海船碼頭有一小段路，這段路坐火車也好，坐駁船也好，海船公司要負責，用不到我們操心。總之，先把行李檢查一下，上海船說不定要受日本的檢查呢，所以趁早把嫌疑的物件都丟掉，避免麻煩。」

聽了梅亞輝這一番話，山鷹更爲明天上海船的事志忑起來，因爲她聽到別人講過，日本兵檢查海船是毫無禮貌，毫無道德的，他們往往把漂亮的女學生拉出去蹂躪，想到這些，她猶豫起來：

「梅亞輝，這一路真是冒險，把我們的生命拿出像賭博一樣，萬一我們遭遇到不幸，我們不是白白犧牲。」



性嗎？」

「呃，山鷹，你要記得你現在是逃命呵！現在中日戰爭非打不可了，你住在天津，北平，你保險自己沒有生命危險嗎？而且日本人對待中國人一向是極毒辣的，將來他對北平天津兩個地方一定要來一個大肅清，那時留在北平天津的小知識份子不做漢奸，便要被殺掉，看你走那條路！所以我們現在一定要逃，明知道這一條路上是冒險的，我們也得冒險的逃呵。」

山鷹沒有回答，沉默着，臉上感到熱烘烘發燙，深深的嘆口長氣，表示她沒理由與梅亞輝辯解了，雖然她不願冒險，但被她不甘落後的心所驅使，明知那是一個火坑，她也得咬緊牙關隨着大家往下跳呵。

黑影裏又閃過一個女學生的影子，她名字叫王翔雲，是山鷹與梅亞輝的好朋友，她早就聽見她倆的辯解，跑過來大聲叫道：

「喂，別講道理啦，船票都買妥了，還能不走嗎？學生會編糾察隊了，今夜輪流站崗放哨，快去看看我們編進第幾隊了？」

她們三個一同往那座人聲嘈雜的破樓裏走進去。

破樓裏，明煌的電燈大放光明，穿白衣服的青年學生們，亂的講清話，糾察隊都已編好，用白紙寫單貼在樓牆上，牆下面圍聚着一羣學生，都睜大眼睛尋覓自己的名字。

糾察隊的名稱就叫「平津流亡學生糾察隊」，組織十分嚴密。今夜隨便按照糾察隊名單的次序在這

砲臺四週輪流放哨，武器是一根童子軍棍，女的和男的都分配開，一男一女兩個一組，山巒恰巧被分屬給胡珈航一組，第一班就是他倆放哨，位置在小學的弧門口。

胡珈航和山鷹一門站在弧門的一邊，胡珈航不知什麼時候換了一身學生裝，他那高大粗壯的影子站在那裏，很像一個警察。他老早就看出對面站的那位女學生，是他白天上樓時曾經給過他極深印象的女孩子，她有兩個異大的眼睛，一雙柳葉般細彎的眉毛，就是在目前朦朧的夜色裏也可以望見她的面容閃光。兩個黑眼睛像兩顆珠子。

被樓裏逐漸安靜了，同學們大部睡熟，弧門外面馬路兩旁的路燈，像那病弱的眼睛放射出昏微的光，儘管馬路兩旁隱隱閃亮，忽然從馬路盡頭嗚嗚吼吼奔來一團黑影，兩隻射出強烈的白光眼睛，掠過幾條馬路與兩旁的樓廈，呼嘯着飛過去。

「這是什麼呀？」山鷹無意的喃喃着問。

「是兵呀！」胡珈航答：「不知開這些兵出去幹什麼的。」

一輛汽車在不遠處頓然停住，兵們都從汽車裏跳下來，立刻馬路上佈滿了持槍的步哨，戒嚴了，馬路兩頭警探在戒嚴了……

胡瑞航的父親名字叫胡仲元。

自從他由上海到北平以後，暗下又愛上了一個女人，並且通過正式婚禮，在北平又組織了一個小家庭，不幸降生在這愛怨的小家庭第一個女兒，便是現在我們所寫的這悲劇裏的山鷹。

胡仲元深恐家庭發生糾紛，引起法律訴訟，他始終對上海的家庭保守秘密，也永遠欺騙着他這新小家庭的年輕太太，薛氏。

然而，無論怎麼掩飾的事，天長日久，「沒有不漏風的牆」，在無意中薛氏發覺胡仲元一封由上海家寄來的信，被她拆看了，胡仲元的秘密被薛氏揭穿，甜蜜的小家庭從此就變成幽怨的苦惱的，憤懣的囚籠一般。薛氏是個極愛護自己地位與名譽的人，始終不將這件事洩出去，就連她自己的孩子，也不知道。假如這點事一傳出去，她對外人的地位和應享的驕傲，便都完了，她將受着一切人們的罵詈，……她只有暗地裏咒罵胡仲元沒良心，咒罵男人是不誠實的壞東西。是玩弄女人的色鬼。滿腔的愛愛不敢對任何外人洩漏一句，只有把苦愁枯焦在心裏，從此她的人生樂趣便葬埋進悲愁裏了，她替她的女兒命名山鷹，並不是沒有原故的，這完全是她悲愁的心情裏所想出的，她想脫離開這複雜的人世，隱居到那荒僻無人處。

將深山裏去，「山鷹」這名字就代表着薛氏苦悶心情的象徵。……

事情的發生也這麼巧，在天津胡翹航與山鷹放哨那一天夜裏，他倆只無意的談了兩句話，山鷹在夜色裏並沒弄清楚那高大粗壯男學生的面容，假如她辨認出他就是白天在破樓上遇面的那雙眼睛熟悉的男子時，她也許感到這夜的放哨格外有些神祕的吸力，所以她連那青年兩姓名都沒問，在他們放步哨時間滿過時，兩個人便各自分別去睡了。但這在勇氣也不大的胡翹航這方面，正是一個刺激，他會假寐了半夜睡不熟……

上海船上的這天早晨，天剛朦朧發白，破樓上下的學生們已經搗搗哄哄的把行李都捲起來，皮鞋到處響着，大家都彷彿上刑場似的，提心吊胆，任誰都担憂着海船上發生意外的遭難，每個人的心裏都忐忑不安……

那座灰暗的破樓漸漸在稀薄的晨光裏露出清亮的巨目，大開的窗子像巨人的口一般張着，操場與花叢前都聚滿人，有人在叫着：

「穿黃制服的，都脫了，……」

於是便有人低聲講着為什麼不讓穿黃制服的經過，黃衣服是海州保安隊的制服顏色，保安隊趁事變反正時，把通州的日本人殺得一乾二淨，現在日本人報復，看見穿黃衣服的人，不問你是幹什麼的，全都破用最慘酷的毒刑，剝皮，挖眼睛，割鼻子，……使你慢慢的痛死。所以現在黃衣服簡直變成了恐怖顏色

這事情傳到大家耳朵裏，都毛骨悚然的全身發抖，每個人心裏都七上八下，臉上沒一絲笑容。眼睛掃過的面面相覷着，說不出話來。

山籬小聲的給梅亞輝說：

「你沒有賣衣服嗎？」

「有一件，昨夜裏就丟了。」

「我有一雙黃襪子怕不怕？」

「黃襪子不怕，」梅亞輝眼睛閃閃着光，搖搖頭說：「黃襪子不怕，不怕，……」

但是梅亞輝的話並沒使她的心平靜下去，她覺得一點黃東西都是禍害，總沒有把它丟掉安當。終於她把那件小包掀開，把她那一雙黃色絲織的長筒襪子檢出來，拋進花叢裏去。

有些人將書籍，報紙，都撕碎在地下，也有人把鋼筆，圖章，墨盒，……都丟了的，現在每個人都變得神經質，黃色在每個人心裏都是恐怖的……

出發了，穿着各種色彩的男女學生，背着行李袋，提着箱子，依照編定的隊列，像一條蛇在兩旁被高大建築的馬路上蠕動，馬路口的中國警察微笑着與他們點頭，早晨的市街溫暖冷峭，看不見幾個行人，也沒有幾輛汽車和黃包車通過，只聽得還長蛇雜亂的皮鞋嗚嗚作響。

走到英國海輪××碼頭，那鋼灰鞏固的建築物被陽光射得放亮，渾河裏的黃水盪蕩着嘲笑波浪，渾河裏盪了許多小火輪，有的嗚咽着吐出黑煙行走，水聲，人聲，碼頭工人的玩噴聲，十分吵雜。碼頭的鐵欄口站着兩個弱弱的黃頭髮英國人，長蛇也徐徐通過鐵欄去，在碼頭上便分做路，分散進兩隻吐着黑煙的駁船裏去了。

半點鐘後，駁船煙筒吐出的黑煙環繞在空中，嗚吼一聲，便在曲折的渾河裏開動了。天津，那立體圖形與方格形放射着彩光的樓廈建築，便慢慢退後了。

駁船中靜悄悄的，沒有人講話，大家都若有所思的流駛着，有的吸着煙，有的對着渾河兩岸擰勁油油的望遠鏡出神。

忽然，駁船裏一位醫士，每個人都又翻檢着自己的包袱，衣箱，原來又是一種流言傳來，凡帶着一片報紙或一頁鉛印的書，都趕快扔掉，這是日本人檢查時最注意的一件事，狡猾多疑的日本小鬼，最好從這上面尋找麻煩。

碎，碎，碎，……

許多被撕碎的紙片從駁船裏紛飛着，像稠密的雪片向渾河裏飄落。乘客們連自己帽子和皮鞋裏的報紙都扯下撕碎，一直從他們身上再尋不出一點鉛印的紙片來。

「快把你的日記本丟掉。」梅亞輝對山鷹說。

山鷹被心愛的是她胸中那部本。她這小日記本上是她曾經費過很大心血，工正規矩的抄錄了許多首她最心愛的名貴的詩。

「日記本不丟不行嗎？」山鷹說。

「呃，山鷹，你不是害怕冒險嗎？爲什麼又疼愛着這個日記本哪？現在我們唯一的是生命，只要能保住生命平安渡過去，犧牲什麼都不關緊要。快忘掉，還有什麼猶豫的？」梅亞輝焦灼生氣的說，鼓起喉嚨，瞪大眼睛。

山鷹忍痛的把豆紅皮子燙金花的小日記本從衣袋裏掏出來，灑了好幾分鐘，用手把它扯開兩半，撕碎。這比撕她的心還疼，撕完就站起來，走近駁船的欄杆，把撕破的日記本慢慢的撒下渾河的泥水裏，許多小紙片浮在水面上蕩漾，漸漸被駁船丟遠，那些小紙片就消滅在渾水裏了。……

日記本丟了，山鷹心裏感到很空漠，傷感，難受。她生來愛詩，愛那美裏憂傷的詩，這詩可以幫助她做幻想，沉思；可以給她安慰，刺激；啓發她的情感。……

她倚扶着駁船的鐵欄杆，正對着黃褐的渾水幻想時，用兩手撐攏住臉，那兩個黑亮圓大的眼睛裏閃爍着閃爍，天津的影子逐漸在大地遙遠的盡頭消失了，碧藍的天空，無一絲雲彩，太陽蒸晒着那潮濕的河岸滾滾汽流，轟然一陣風吹來，吹亂了她的頭髮。一雙凝思的眼睛被頭髮蒙住，把她奇異的，悲鬱的，幽怨的，謎一樣捉摸不住的幻想打斷了。陽光把駁船的破板圍得挺燙，她意識的站直了身子，離開那駁船的破

欄杆，把深思的視線收回，驀然發現她旁邊站着一位粗高健壯的青年男學生，對她凝視的望着，這就是那天夜間她一同放哨的那位像警察的胡珈航，然而，這影子早已在她的腦子裏像霧一般飛散乾淨，她那裏還能記得他的面容呢？她只彷彿略憶還熟悉他那雙憂鬱的眼睛，這眼睛便是那天在被樓上的一瞥給她留下的薄淡的記憶，這眼睛在她對照鏡子時也似乎發現過，她那同樣天賦的髮髻，圓太，黑亮的一雙眼睛。

「你還認得我不？」忽然，那條比她高了半個頭的男子，臉羞紅的頓聲問她。

「不認得了，也許我記不起來了，看着彷彿挺面熟。」山鷹很興奮的打量着他，從頭打量到腳，他臉頭髮黑，散亂，穿的一身學生服也很舊，黑皮鞋磨擦得露出白磁錠。

「我就是那夜裏與你一同放哨的，你忘了？」

「哦，——是的。」山鷹忽然笑起來：「先生，您貴姓？」

「姓胡，名字叫胡珈航。」他對山鷹說，兩隻眼睛放出光，露出兩排潔白發亮的牙齒：「您貴姓？」

「真湊巧，我們是同族呀，我也姓胡，我的名字叫山鷹。」

胡珈航也笑了，眼睛睜得很大。却正在這時候，站在旁邊的一個人，忽然喊道：

「死屍，死屍，……」

許多人都聚攏到這一角落來，把駁船壓偏了。許多雜色衣服的人都把頭頸伸長，來往死屍，這一位屍體把山鷹和胡珈航的談話打斷，他倆也便這樣被衆人分散開。



死開在黃泥水裏浮動着，肚皮與四肢被水泡得腫脹得變成紫黑色，頭皮起着白皮，極難看，漂浮在河的邊岸，漸漸被駁船丟遠了。山鷹望遠具死屍，心裏嘆喟嘆喟直跳。梅亞輝和王翔雲蹲在牠的身旁，等死屍漸漸在水面上消失，人們才漸漸散開，山鷹嘆一口氣說：

「這是怎麼死的呀？」

「一定是被毒死的，」王翔雲肯定的說：「你沒看見頭蓋上還有血跡嗎？在天津替日本挖工事的工作一個個都這樣被毒死，毒死後便從一條地溝拋下渾河去，這被日本人害死的……」

忽然梅亞輝把王翔雲的黑衣襖暗扯了一下，王翔雲停止了說話，她也領略到梅亞輝的意思，也才覺到這沒脫離危險區。

「你的日記本丟了嗎？」梅亞輝改變了談話的方向，問山鷹。

「早丟了。」山鷹有些惋惜的說。

「到內地還可以買到詩集，你的詩都還可以收集回來。」

「一輩子也收集不全。」山鷹憤然的說。

「收集不全，就給你介紹一位詩人落婦。」王翔雲突然插進這麼一句來。

山鷹被王翔雲這句話說得臉上陡然飛起一層紅雲，有些難為情似的扭過頭，含羞的說：

「去你的，別信口胡說！」

太陽剛過午，正是毒烈的時分，山巒的額上和鼻尖滲出來一些細汗，渾河岸旁的蘆草被風吹得搖擺，  
發綠的簾。駝船船艙的破板被蒸晒得弓曲着，因為殼外面太熱，她們便打趣齊走進艙裏去。艙裏到處都擠  
滿人，汗臭和呼吸的穢氣味，充滿着悶沉沉的艙頂。王翔雲在艙地下鋪了一張線毯，毯子上又墊了一條棉  
被，他們三個都腳並脚的一排兒坐在棉被上。

「唉——」山鷹深深嘆一口氣。

「你嘆什麼氣？」梅亞輝問山鷹。

「看了那死屍，心裏就不好過。」

「那有什麼不好過的，將來到內地去，還要看見更多的死人哩。」梅亞輝把聲音放低了些。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死屍，也許看得多了就好些。我時常想，人死了就會升天堂，却想不到死屍還漂  
在水裏，流進大海裏餵魚。」

梅亞輝那少奶奶模樣的胖臉笑了，望着山鷹，覺得她的想法很奇妙，由這一條淹死的屍首就會引起她  
還許多想頭。

「我說你神經衰弱，你的確神經不健全，神經不健全的人看見了死人往往想得很遠，往往抱悲觀，你  
不是對我說過，你身體先天就不足嗎？這次到了後方，你一定要好好把身體鍛鍊健康，因為神經衰弱對於  
健康有連帶關係。」

山鷹很同意梅亞輝這見解，她答：到內地以後，一定要好好把身體運動運動。

「我想，這次到後方去，一定要到戰地參加勞動服務的工作，這樣也可以把身體弄好些。」

「是的，到大自然的胸懷裏多呼吸些新鮮空氣，行些日光浴，自然比開闢在空氣惡濁的都市裏容易健康。」王翔雲說。

「我還想借這機會收集一些詩料，將來我想走寫詩的路，你們看我寫詩行不行呀？」

「一個人的意志堅決，什麼事都可以成功。」梅亞輝說。

梅亞輝說完這句話，便走出艙艙去望了望，又竄回來，用手帕拭着那白胖滾滾有曲線的臉龐上的汗粒，又坐下來說：

「快到了，塘沽的海牆已經望見了。」

乘客們的心逐漸緊張起來，都假給日本鬼子檢查的準備了。

有許多人都跑出去，扶着駁船碼頭岸望塘沽的海輪，那海輪的形影，像一座層次緊密的高樓，許許多多的小窗棧在閃着光，像幻景般顯露在遙遠的沙灘與黃褐色水面上，乘客們又喜又驚，然而大家的眼睛卻儘管在臉壁，……但是望厭了，就又轉進船裏來坐着。餓了的人便把帶在身旁的繭餅與肉包掏出來，夾着大葱或蒜泥嚼着，……

山鷹也從小籃裏將帶來的麵包，牛肉，雞蛋，掏出夾雜放在被子上，梅亞輝，王翔雲和山鷹，三個

人一同吃着。

外面忽然又有人叫着：

「這可真到了！……」

接着便聽見發船的汽笛嗚嗚嘶嘶兩聲，船身就慢慢停立在河水中間了。

「駁船爲什麼不開到靠海船塢？」山驕問着。

「要檢查的罷！」梅亞輝小聲答着。

三個人都已將鋪蓋和小箱子提籃什麼的，搬到靠駁船的欄杆，等待上海船了。

乘客們都擁擠到駁船邊角上，把駁船壓得歪側着身子，像一隻受傷嚴重的駱駝，停立在渾河中間徐徐吐出黑煙……

乘客們都望着停在岸旁的大海船，海船上已經有了許多乘客，嘩嘩聲響在海船上顫動着。還有許多碼頭工人在往海船上裝貨，影子像小豬般移動着，往往返返，遠遠的就聽見他們那粗喉嚨唱出的歌聲了。

這裏是一片荒涼的黃沙灘，望不見邊涯的渾水，滾滾蕩蕩，水完全是黃的，沙灘也是黃的，沒有一株樹和草，也望不見一間瓦屋與茅棚，像塞北一般荒涼，駁船停立在渾河中間，誰都不知道是怎麼用着。

成羣的小划子扯起帆篷，在水面上飄蕩着，向駁船靠過來，飛到跟前時，便是一陣騷鬧與爭吵，乘客們都爭搶起划子來，往划子上攬行李，鋪子，包袱，把划子都堆滿了，人憑往上跳。蕩划子的船夫驚叫

「駁船爲什麼不開到靠海船塢？」山驕問着。

「要檢查的罷！」梅亞輝小聲答着。

三個人都已將鋪蓋和小箱子提籃什麼的，搬到靠駁船的欄杆，等待上海船了。

乘客們都擁擠到駁船邊角上，把駁船壓得歪側着身子，像一隻受傷嚴重的駱駝，停立在渾河中間徐徐吐出黑煙……

乘客們都望蕙停在岸旁的大海船，海船上已經有了許多乘客，嘩嘩聲響在海船上顫動着。還有許多碼頭工人在往海船上裝貨，影子像小豬般移動着，往往返返，遠遠的就聽見他們那粗喉嚨唱出的歌聲了。

這裏是一片荒涼的黃沙灘，望不見邊涯的渾水，滾滾蕩蕩，水完全是黃的，沙灘也是黃的，沒有一株樹和草，也望不見一間瓦屋與茅棚，像塞北一般荒涼，駁船停立在渾河中間，誰都不知道是怎麼用着。

成羣的小划子扯起帆篷，在水面上飄蕩着，向駁船靠過來，飛到跟前時，便是一陣騷鬧與爭吵，乘客們都爭搶起划子來，往划子上攬行李，鋪子，包袱，把划子都堆滿了，人憑往上跳。蕩划子的船夫驚叫

兩匹野馬一躍在渾河裏兜一個圈子，也向着海船開去了。

「真倒霉，要知道它開誰還坐這慢划子呀！」梅亞姆懊悔的嘆叫。

划子裏另外一些學生乘客們也都眼巴巴望着那飛開往海船去的駁船嘆氣，懊悔自己不應該坐划子。花邊寬枉錢不算，海船上佔不到好位子却是一件麻煩事。她們眼望着駁船靠了海船，駁船上的乘客們像一羣蛆一樣往海船上擁擠，窗口和門口都被人塞住，船梯和小木板都爬滿了人，有人竟挽着桅杆上的鐵鍊往海船的輪頂上攀，……

駁船裏人都空了，又像野馬般竄回來，然而她們的划子距離海船還遠得很，像慢牛一般在水波上漂蕩。她們心裏焦灼得像一團火焰，一直等到太陽快落山時，小划子好不容易才靠到海船的階梯。

她們把行李和箱子分配着背在身上，攀上海船，踏進船艙，艙裏像蛆一樣擠滿着人，空氣熱得難耐，逼得她們的階徑也沒有。

她們三個像迷了途一般，從這個輪走出，進那個輪裏去看，更失望，到處都塞滿着人，悶熱得像蒸籠，人們身上被蒸得流着汗水，許許多多形狀不同的鬍子在輪裏搖着。她們三個的衣服，也被汗水溼透。她們從人叢中擠出，又爬上樓梯，攀上最頂層的露天晒台，晒台上的青泥與污水被太陽蒸晒一整天，發散着臭腥氣，最後她們在晒台末端，一個籠着尿臭的廁所旁邊，把水泥擦乾了，這一塊五尺長三尺寬的角落，便是她們三個人的棲息地方了。

「犯線毯被子攤開，她們坐下去，卻長嘆出一口氣。」

「真是活受罪啊！」山騰說。

「逃難的生活就是這樣。」梅亞輝拭着額上的汗液說：「將來到鹽絲參加工作，恐怕比這還要苦幾倍。」  
海風吹得渾水飛着波濤，碼頭工人們還在唱着歌裝貨，起重機的鉄鍊嘩啞的把極沉重的貨包繫下最  
叫的船廠去，機輪發出轟轟聲……

兩天後，海船開了，船上的乘客們心裏格外輕鬆下來。海船意外的沒有受日本鬼子檢查，然而乘客們  
並不因此就抱樂觀，因為在滬浙海的航線裏，隨時都有被日本鬼子檢查的可能性，他們會聽說在半路檢查  
海船的種種可怕事，所以他們的心還是懸着一塊沉重的鉛塊沒放下。

據海船上的收音機收到的消息，上海的戰事打得很緊，海船還不一定離開到上海。這消息立刻與流言  
繞傳遍了整個海船的每層艙室的乘客們，立刻他們都有了談話的資料，上海的戰事便成了他們談話資料的  
重心，他們有的在猜測，有的在猜測，有的還抱着懷疑態度不相信上海戰事這回事……

「船開不到上海，我們就到青島下。」山騰說。

「怕的是青島也緊起來，海口都被日本封鎖了，那就更糟糕。」王道雲說。

不會的，「梅亞輝搖搖頭，很有自信的神態說：「決不會的，目前中日戰爭還沒到那般嚴重時期。」



日本一向好玩狡猾，它以為這一次又像東北四省那樣無事，現在它對於中國的估計錯了，這一次高橋橋的戰事，也決波想到中國真的反抗過來。它對於戰爭沒有準備，我國的抗戰也是突如其來的，所以它對於中國海口的封鎖也決不是馬上就做的事。」

梅亞輝們又聚到後方參加工作問題，她們每個人都把自己在敵地裏最理想的工作說了一遍，梅亞輝最感興趣，除了她對於團體生活感到興趣，她對於救護工作也願意做，王翔雲也願跟着梅亞輝學看護。與此還是想定收集材料寫詩，以充實她的空虛生活為前提。

太陽漸漸沉落在海水藍藍的雲裏，只模糊的隱隱着一層白光。晒合上也漸漸灰暗，遙遠的海水呈現出黑藍的顏色，嗚叫着，咆哮着。海風吹來很涼，穿著單薄的衣褲感到有些寒冷了，她們把被蓋捲住身子，頭髮被吹得亂散着。

天色一會比一會暗些，空闊的海叫喧的聲響也越厲害。山巒身體虛弱，她把帶來的毛線衣也穿在身上，又用棉被裹住。睡個在身旁的王翔雲和梅亞輝兩個擰扭在些微取暖，漸漸睡熟了。山巒也睡下去，彷彿滿多焦灼的事纏繞着心裏，怎麼也睡不着。日頭漸漸在雲霧裏失却光彩，空中那模糊慘慘的陰雲也漸漸變暗，茫茫無涯的海水變成黑的，海風更加狂大的吹來，使得海水鬧得不安。

海聲單調的在黑暗的海水中衝着海浪行駛，遙遠處的淺灘閃着光，船桅尖端那指示機艙的紅燈一明一滅，充滿着風聲的海船上，傳出一陣「松花江」的歌的悲調，在海風裏傳播到海水黑暗的遠處。

現在山鷹的懷線十分雜亂，眼睛望着空中那沒有被雲遮住星光，忽然她彷彿沉幻在夢境，這空闊渺漠的海，使她感到無限的淒涼，悲哀，愁慮，幽怨，……彷彿離開人世，向着不可想幻的沙原行走，那裏是恐怖的，不知生死的另一個世間，這是她初次離開北平，也是初次乘坐這樣大的海船，冒險到另外的生疏幻地。

她離開北平，拜別母親時，母親揮着眼淚囑咐她一些話：

「……你要少接近男人呀，男人都是頭東西，都是不懷好意的狐狸，你年紀還輕，人情世故你還不懂，不知道世界上多麼複雜呀，所以你處處要小心，千萬不要落到你媽這個局面……」

她記得在剛剛懂得事時，母親與父親間常常鬧着不和聲，母親暗暗的哭泣，似乎爲了父親什麼不名譽或是不能露出的祕密事，家庭的幸福便在這種悲怨，憂鬱，愁苦，沉寂的氣味中破滅。後來母親年歲漸漸變老，她心裏的愁苦也隨着她臉頰上的皺紋枯焦下去，父親的醜秘事不在她嘴裏重溫復提，隱埋在她焦慮的幽海裏，所以她衰老得很快，在她剛有三十多歲的母親，臉骨與額蓋已經瘦老得像五十多歲的婆娘了。

母親與父親間究竟有什麼祕奧的私事，母親始終不肯訴山鷹，山鷹也總把它看成一塊不能解破的懸謎，她只聽得母親指着爸爸罵道：

「男人呀，都是釣魚的，對女人用種種欺騙手段，臉上笑着，心裏藏刀，……」

山鷹重溫着父親與母親那一幕幕的悲劇，不幸她降生在這個變態的家庭裏，十七年來她沒享受到母親

清的溫暖，她只是變成了一個發洩悶氣的對象。想着，眼睛不禁滾出兩滴淚珠。……

夜空中那些青蛙眼睛一般狡猾的星星，閃閃滅滅彷彿向她嘲笑，海船像匹野獸在轟轟的海水裏奔馳，海浪在黑暗裏掀起數丈高，拍激得海船跳蕩着，輪裏的乘客們都被震得滾動了。坐在那最高層露天晒台上的乘客們，受到的顛簸自然更厲害。山鷹感到眼睛裏一陣黑，身子像飛起來一樣輕，她的胃腸都在痙攣着，忽然眼睛裏一陣清淚冒出，哇一聲吐出一口酸苦的水，緊接着又吐出兩口，她的眼睛被淚水蒙得模糊難辨，她發着船殼裏得發暈了。

山鷹像失去了魂般的，應跌在艙蓋上，她的頭昏沉沉的，梅亞瑪與王翔雲兩個睡得像死豬一樣，還在她身旁打鼾。海風無情的還在往她鼻孔裏吹噓，使她的胃口感到更欲嘔吐，一直把白天所吃的東西都嘔吐乾淨，心裏還在作惡，想吐。她身上感到一陣陣寒冷，她頭邊沒有一片席簾擋風，冷風還是不放鬆的一直往她肚子裏灌，她餓患了重傷風般呻吟，用被角掩住心胸，稍稍感到溫暖時，那寒涼的海風又吹過來。……

王翔雲發瘋的呻吟吵醒，在黑暗裏換着她的臉：「山鷹，你怎麼啦，你病了嗎？」

山鷹昏沉沉的，在黑影裏閉着眼睛，說：「吐了，我是船呀，風浪也太大了。」

「我這裏有仁丹，你吃吧。」

王翔雲把仁丹盒子從黑影裏送過去，山鷹捫了十幾粒仁丹裝進口裏。

這時，一陣大風驟然吹來，烏雲把天空蓋滿了，夜的顏色黑得越發重可怕，天上望不見一顆星光，風

把山巒的頭髮吹得散亂着。突然一把電筒的玻璃口吐着刺目的亮光掃過來，在山巒那蒼白氣喘裏透住。眼裏一閃一閃的，便覺得有人講話：

「這地方風太大，她身體一定受不住風吹，到我那裏避一避風去吧！」

「那，你在什麼地方，先住？」王翔雲問。

「就在國會的布蓬裏，可以遮住風的。」

電筒的白光把梅亞輝也照醒了，她像受到驚悸般的從繩被裏跳出來，疑爲是日本兵來檢查了，眼睛嚇得很大。

「怎麼了，嚇壞了嗎？」

「不是，山巒暈了，又受到風，這位先生說叫她到布蓬裏去避避風。」

梅亞輝聽了一下，彷彿這才醒些，對黑衫裏那高大粗健的人影望着。

「哦，那麼就趕快把繩去罷。」

山巒用手理理臉上的亂髮，睜開眼睛望望面前這幾個人，便又閉起眼皮，有氣無力的又呻吟幾聲：

「梅亞輝，王翔雲，我現在像飛起來一樣，我真想不到我覺悟得這麼厲害，我冷呀，我真難過死了。」

「再不想坐船了，我真想跳海呀。」

王翔雲把地氈裏面的棉被，一同卷起來，涼風颯得可怕，海船被吹得擺動着身子顛簸，她

們的頭髮都被風吹得像一團亂麻……

海裏起了颶風，海船在半路靠着一座小山下了錨，一陣傾盆的暴雨像海嘯般傾下來，將露天晒台上睡的乘客們溼得都像水鬼，衣服被子都溼透了。每個客人都用溼過的油布或被子在黑暗裏遮擋颶風，海水掀起駭濤巨浪，排山般倒過來，打得這座小山頭劈拍作響，水花飛濺到海船上了。

山鷹，與她兩個女朋友，還有另外許多男學生都擠在晒台中間的油布棚中，身子被擠得緊緊的不能動彈，都靜聽布篷外面的暴風雨的咆哮，每個人的心裏都被恐怖與扭捏所佔領。

海船被巨浪打得搖蕩着，然而卻沒有行走時候那麼厲害，這對於山鷹的暈船自然有不少益處，現在她心裏作嘔已平息，只是她的頭邊有些發癢。

油布篷裏沒有風，有人燃起蠟燭談話，只有梅亞輝與王翔雲兩個瞓鬼，一倒下去便又在山鷹身旁睡熟了。山鷹對她倆有些生氣，覺得這兩個好朋友却連她的病狀都不管。

她睜着晶亮的眼睛，望着蠟燭的光，聽着油布篷外海水與颶風的嘯叫。

「病好些嗎？」

山鷹回頭一望，對她說話的就是胡珈杭。那倆在天津與她一同放過步哨的人，這也就是在她暈船時

她這道有蓬髮來避風的那個會電筒的人。她像剛醒從一個夢境裏蘇醒過來似的望着這臉龐寬大的男青年，眼睛灼灼閃光的向她微笑着。

「好了，多謝胡先生。」

胡珈航趁機會與山鷹談了許多話，他問她到什麼地方下船，山鷹答船要是能開上海，她就到上海下船，她最希望的是船開上海，因為她很想看看中國第一大商埠的上海。

「胡先生府上是那裏？」山鷹的眼睛亮閃閃光。

「我生長在上海，所以可說是上海人。」胡珈航說，表示出極謙恭的情態。接着他又把這次他到北平去看父親的事也告訴山鷹。

「先生最愛好那一學科？」

「我愛音樂，所以我在上海讀的也是音樂學校。」

「哦，好極了，先生一定是製譜子的音樂家啦！」

胡珈航趕忙又謙恭的搖着頭：

「不敢當，只可說是學習，不敢稱家。不過中日戰爭開了火，一個有血性的青年，都應該把自己能力盡力獻給國家，所以這一次回去，我也許考空軍。」

接着，他還把自己寬闊的肩胸搖了搖，表示他的身體很够空軍資格。

她這道有蓬髮來避風的那個會電筒的人。她像剛醒從一個夢境裏蘇醒過來似的望着這臉龐寬大的男青年，眼睛灼灼閃光的向她微笑着。

「好了，多謝胡先生。」

胡珈航趁機會與山鷹談了許多話，他問她到什麼地方下船，山鷹答船要是能開上海，她就到上海下船，她最希望的是船開上海，因為她很想看看中國第一大商埠的上海。

「胡先生府上是那裏？」山鷹的眼睛亮閃閃光。

「我生長在上海，所以可說是上海人。」胡珈航說，表示出極謙恭的情態。接着他又把這次他到北平去看父親的事也告訴山鷹。

「先生最愛好那一學科？」

「我愛音樂，所以我在上海讀的也是音樂學校。」

「哦，好極了，先生一定是製譜子的音樂家啦！」

胡珈航趕忙又謙恭的搖着頭：

「不敢當，只可說是學習，不敢稱家。不過中日戰爭開了火，一個有血性的青年，都應該把自己能力盡力獻給國家，所以這一次回去，我也許考空軍。」

接着，他還把自己寬闊的肩胸搖了搖，表示他的身體很够空軍資格。



胡理就靠着船機輪邊旁一塊木板，兩條長腿並任弓縮在一起，頭髮蓬鬆散，他的額蓋，牙齒，眼睛，在淡黃燭焰下閃亮。

幾分鐘的沉默，油布篷裏其他的乘客們有的談話，有的睡覺。外面的風雨逐漸平息，雲也被吹散，天光慢慢發白，海水泛起微笑的波浪，海船又開動了，醒來的人們唱着歌曲，站在露天濕漉漉的甲板上望海面遙遠的白光，看日出美景。

山鷹也從油布篷裏爬出來，梅亞輝與王翔雲這時也都睡醒了，她們都去到海船欄杆的一角，行了幾下深呼吸，望着遙遠的東方看海。海船在藍色的海水裏像梭子般行走，從那暗陰的海水的渺茫處，慢慢滾騰起一輪紅球，光影拉成一長線，破碎在波浪中顫躍，像成千成萬的金屬的火絲顫抖着，有時被一塊突起陰影把紅球抹去半塊，一下便又逝放；聽說這是海潮捲高的巨浪把太陽遮住。海裏那一塊塊碧藍的，墨黑的，青綠的，還有那不知多少種類的顏色閃着，跳着，濺飛着細碎的白沫，有時海波中間豎起孤單的一座礁岩，四週都受着海波的侵襲，打魚的帆船憑倚在礁岩撒網。

山鷹兩手握緊海船的欄杆，她那明亮的眼睛望着海水邊涯，活躍的水浪使她感到恐懼。海船與這海比起來沒有片樹葉大，她心裏有許多感慨。——時間久了，她眼睛又湧起一陣黑影，她依靠着海船的鐵欄杆，閉了一會眼睛，休息幾分鐘，對梅亞輝說：

「看見這海，真使人發生無限想頭。」

「詩人，你又有什麼想頭了？」梅亞輝帶着幾分諷嘲的語氣說：「你頂好把你的感想回去寫首詩。」

山鷹知道梅亞輝的話是在嘲弄她。但她並不反抗，把氣悶在心裏，還是對着海水遠遠望着。

梅亞輝感到剛才的話對山鷹不住，便又過來笑着說別的話說：

「山鷹，你現在不暈了吧？」

山鷹搖頭：「不暈了。昨夜暈船完全是因為風浪太大，並且我是初次坐船，身體又弱，受不住那大顛

簸，現在頭還有點暈。」

梅亞輝那胖臉微浮着笑紋，山鷹接着滔滔不絕講了許多她這次出行的悲傷，把她這一路受到一切的委屈與鬱悶都傾吐給梅亞輝了。現在她變成了個懦弱多愁的孩子，彷彿在慈母面前訴說她的哀怨。

「我很想把這海景寫成詩」。最後山鷹這樣說。

「好，我很希望你快點寫好。」

「你也陪我一同寫好不好？」

梅亞輝答應了她，她僱使一同來回隔台的帆布篷裏去寫詩。

太陽慢慢升高，空闊碧藍的海水大放光明。海船仍像梭子般的在海水上穿動。

梅亞輝與山鷹在帆布篷裏寫着隨興的破舊與紙上，每個人在自己的膝蓋上鋪一張信箋。

山鷹一鋪下紙，便流水般的寫下去：

熱，這熱的大海呀。

太陽照得你又明又亮，

我願變成一條小魚兒，

鑽進你的胸懷裏自由地游蕩。

呵，你像偉大的中國，

現在，它在戰爭的烟火裏，

呵，動蕩起來了。

拿起我們的武器來，

快投進戰爭的火焰去，

.....

寫到這裏，下面她竟想不起再寫什麼，停筆想了很久，還想不起來。抬起頭來望望梅亞輝，梅亞輝的鋼筆不停的在膝蓋上的紙上寫，但是寫一句，立刻就又塗掉，寫一個字，塗一個字，最後把一張紙箋塗成雜網，還是一句寫不成。

「不寫了，腦子太亂。」梅亞輝說着，把紙箋揉成一團：「你寫了多少？」

「你看，我寫到這裏不知怎麼寫了。」

山鷹把寫成的幾行給梅亞輝看。

却正在這時候，王翔雲跳進來，一看見山鷹的詩，便大聲叫着：

「哈，你又寫詩啦。」

嘩——一聲，王翔雲把山鷹的詩由梅亞輝手裏奪出去，跳出油布篷，當着人多的地方便朗誦起來：

「你，這無邊的大海呀……呵你像偉大的中國……動盪起來了……」

山鷹的臉漲得勝紅，跑過去一把將詩稿抓過來，喀嚓的幾下便把它撕碎。她被氣得呼吸緊促，眼淚幾乎要掉下來，捏緊拳頭向着王翔雲的背部用力一捶，就在這最緊張的一兩秒鐘，她兩顆眼淚珠也從眼眶裏滾出來，

「缺德的，以後不許再理我……」山鷹憤憤的說：「我以後不再寫詩就是了，何必這樣對待我！」

她怒瞪出兩個溼漉漉的眼珠，靈視着王翔雲。梅亞輝趕快去將她拉開。王翔雲却在那裏抖擻的說：「好了，對不起，我真不知道你不願公開，請原諒我。」

山鷹被梅亞輝拉進油布篷裏去，她還在滴眼淚。最後把眼淚拭乾，便又睡下去，臉變得蒼白，忽然她身子一痙攣，又嘔吐了。

這以後的幾天海船生活，山鷹與王翔雲的情感極不好，她沒有與王翔雲談過一句話。這期間，促成她

與胡羅航談話的機會。胡羅航在她乘船嘔吐的時候，也常常給她倒水，送她一些點心吃。她幾乎全都接受  
了。現在山麓與胡羅航變成很熟的朋友。

## 五

海船在煙台停住。

據海船裏傳得的消息，上海戰爭很激烈，不能開到上海，青島也很緊張，船只有停在煙台，靜待着戰爭平靜以後，才能繼續往上海開。

大部分乘客都在煙台下船。小別子忙得得很，在水裏漂來漂去，從海船往岸上搬運。

煙台，早已設立下平津流亡學生招待所，許多穿白制服的熱心青年學生，搖晃着小白旗子，看見碼頭上有背着李福和提着小皮箱子的學生過來，便喚叫着：

「平津同學們都往山上煙台中學。」

梅亞輝、王翔雲、山鷹、她們上了碼頭，提着小箱子，背着行李捲兒，跟了那許多學生，往煙台後面一座山丘走去。

煙台中學建築在一座荒涼無樹林的山頂上，可以鳥瞰煙台全市的建築景物，與那美麗碧藍的海。她們進煙台中學，隨着一些女同學進了一所叫「女宿舍」字樣白紙條的磚石瓦房，房子裏擺着兩行破木床。她們每個人選擇了一張床，同着其他那許多不相識的女同學們，共同住宿在這間多窗的通房裏。

在混合一住下，得到上海的戰爭消息，更激烈，不可能平息，平津流亡同學會裏的負責人招集各個校的代表們開會，商討行路問題。而那些不是代表也沒負有什麼責任的同學們，有的去海邊洗澡，有的逛大街，有的則躺在牀上整夜整日睡覺。山鷹也便是好睡覺的一個，她每每覺得自己仍似睡在海船上搖晃着，心臟時時發生一陣悸跳。

這一天，她睡得正癡瞋時，忽然有人喊她：

「山鷹，山鷹，……」

山鷹醒了，睜開眼睛，看見喊叫她的人原是胡珈航，他背後還跟來好幾個男女青年學生，都來看望她的病。

胡珈航把他帶來的這幾個青年男女都給山鷹介紹了一遍，其中有一位名叫夏淑明的女同學，頭髮梳成兩根小辮子，談話的聲音和態度和藹溫靜，與她一談便甚融洽相投，像她一個姐姐般，立刻她就和這位兩根小辮的夏淑明做了好朋友。

「你的病好了嗎？」夏淑明笑嘻嘻地露出兩根長牙齒，長形的瓜子臉流露出很關切的表情。

「沒有什麼病，」山鷹微笑說：「不過坐了幾幾天船，很疲勞，又因為在船上坐了兩次，嘔吐的也，所以身體感到衰弱。」

「出去散散步吧，外面空氣新鮮。」

山鷹同意了，便跟隨着這一羣新朋友走出了煙台中學的門，沿着山崗的明路漫漫溜着。山崗上散落着一些小房子，破廟；半腰裏還有兩三層進深的樓廈，山下便是綠茵茵的小穀，棉花，高粱林，芝蔴等等。

「你聽說我們怎樣走嗎？」山鷹問。

「同學會代表們已經去交涉汽車，若汽車能交涉成真的話，就便利多了，可以把我一直載到鐵路站去，坐火車到濟南，什麼問題都可解決了。」夏淑明答。

「汽車交涉不好怎樣辦？」

「沒有汽車問題就多了，大家都得徒步行走，那才麻煩哩，現在一部份心急的同學已經先開步走了，聽說一路還不安，而且有些同學經濟已發生問題，假如大家真的都要徒步行走，男同學還好些，女同學有些身體不強健，走路就大成問題，而經濟發生問題的人徒步行走更沒辦法，那只有當叫化子呀。」

接着夏淑明又說，煙台這地方無一點兵力，假如日本開來一隻軍艦，煙台馬上便會被日本佔領，所以一定趕快離開這裏才好。這話使山鷹吃了一驚，心裏便又嘆吃嘆吃跳起來，恨不得一下離開這裏。

他們一面談，一面走到一座破廟前，大家就在這裏停住，有的坐在石階台上，有的坐在倒毀的殘壁上，還有些在徘徊，……

夏淑明與山鷹靠着廟前的石欄杆。她們在談梅亞輝是個挺能幹的人，現在她也被選為代表，出去交涉汽車。她們還談了許多將來到了內地參加工作的問題。這時候，胡班航也走到她們跟前來，於是她們就轉



他身上，都同口異聲的請求他唱一個歌。

接着，散落在破巷四週的另外的男女青年也拍着手掌跑過來，歡迎胡朔航唱歌。因為他們都知道胡朔航會唱歌的，但從來沒有聽到過他的喉音，他們都抱着好奇心的叫着：

「歡迎胡朔航同學唱歌！」

驟驟驟的一陣鼓掌聲，鬧得胡朔航可奈何，便只好震着他那顫抖的粗喉嚨，唱了一個愛情歌，唱的都是英文，唱完之後，他們都又鼓掌，要求再唱一個。這時，天色已暮，四處起了昆蟲與青蛙的鳴聲，代表們跑得滿身流汗，散亂着走回來了。他們這裏的幾個正在高興的人，也便一同唱着救亡歌曲走回去。

代表們回來報告，汽車交涉的沒結果，公安局方面並且下了逐客令，說這批學生，份子複雜，裏面包藏着共產黨與漢奸，限他們三天內離開盛台。

平津學生們都火怒起來，高聲咆哮着：

「我們辛辛苦苦從敵人包圍中逃出命來，現在竟變成漢奸了。」

「走，我們全體找公安局長去！」

「揍死他個貨！」

操場裏集滿了各色各樣衣服的青年男女，都懷怒的咒罵，喊叫，跳着，磨拳擦掌，瞪出眼珠，……

代表裏一個粗黑高個子穿白襯衣灰褲子的，跳上一個木台子，在昏暗的暮色裏搖擺着一隻手，禁止大

家隨便發言，然後他一隻手向後，一隻手在空中盪着圈：

「同學們，不要吵，我們先吵是沒有用的，大家靜下來，開一個全體大會商議議案，應該怎麼辦？……」

全體大會開始了，主席團是由幾個代表裏臨時推舉出的，梅亞輝也被選為主席團之一，主席團都站在木台子上，討論便開始了。

討論的結果，大家決議再推選出幾個代表，明天繼續進行交涉汽車。胡翊統也被選為代表。就是這麼散了會。

散會以後，夜影鏗淡墨汗發把天空染成灰黑色，代表們又忙碌着聚進一間房裏商討明日進行交涉汽車的步驟與方法。

第二天，代表們分頭去找猶台多方面的負責人，解釋他們如何艱苦從北平與天津逃出來，如何熱心地想參加內地救亡工作，他們都是一羣純潔熱情的青年學生，內部一點也不複雜……這一次交涉結果，還算圓滿，猶台當局已經答應替他們找一乘船，把他們送到虎頭崖，由虎頭崖登陸便有汽車送他們到羅縣火車站坐車子。

山鷹坐在床上，正在沈默的對雨窗的玻璃出神，梅亞輝匆匆碌碌跑進來，披著滿頭大汗，她那粗壯健實的男人似的身體汗流把衣服都溼透，嘴裏喘着氣，她一進來就喚着山鷹趕快行李上船。一面又四下裏

三期四。

「王翔雲那裏去啦？」

「她同好幾個女同學出走的，不知道那裏去啦。」

梅亞輝從衣袋裏掏出手帕，一面拭着額蓋上的汗珠，一面說：

「快準備，馬上就要上船，到虎頭崖去坐汽車。可是王翔雲怎麼辦哪？這可從那裏去找她？」

「我們先替她把被子捲起來，我想她馬上會回來的，因為同她出去的人很多呀，她們得到要走的消息，還不馬上回來嗎？」

「哦，是的，……那麼你先替她捲行李，我還要出去辦理船票的手續去。」梅亞輝說着，立刻又跳出宿舍去，但沒跑出幾步，又拐回來在門外面喊着：「我的行李也託你替我打起來，假如我回來時，你就替上船去。」

霎着，一陣沉重的腳步，遠了。

每個房間裏都是抽繩子扣鋪蓋的聲音，都說着，船已在碼頭等了，上船就要開的。山鷹心裏一慌，手忙，三個人的行李，都要她一個人收拾，單够她吃力的，於是她心裏就恨起王翔雲這討厭鬼來，……

正在這時候，外面一陣子腳步聲，亂吵亂叫着：

「那船太小呀，怎麼坐得下我們這幾千人哪？你們去看看，船快壓塌了。」

「都是他媽欺騙呀，那麼小的船怎麼能裝幾千人，把我們都捆做貨也裝不下呀！」這是胡瑞航的聲調，他一面喊，一面在踉蹌兩脚：「我們還得去找他們去，都一個個捶死他們這些貨！」

代表們都又出去辦交涉，學生們背着行李捆，提着小箱子，一批一批向着碼頭走去。

王翔雲同着一批女同學回來了，胳膊上搭着幾件換下身的髒衣服，身上的衣服完全換了，換了一條藍布工人褲與一條白襯衣，原來她們是出去洗海水澡的。

王翔雲一進來，山魔便跳起來，大聲叫着：

「急死我了！三個人的東西一個人收拾，馬上要坐船走啦，快快打你的行李。」

山魔與王翔雲隨後最後一批學生到了碼頭，碼頭上的行李堆積如山，都編了號頭等待往海船上裝，各色制服的學生們都擁擠在碼頭上，都在等候代表們回來了。

已經被騙上了那乘小海船的學生們，在距離碼頭十幾丈遠的海水裏吵着，罵着，因為一些沒有小划子把他們都逼下碼頭，小海船被壓得歪着身子東撓西擺，這根本不是什麼客船，這是運煤的貨船，裏面沒有坐位，地下都是被煤染得漆黑的，骯髒的，……

這騙上了煤船又下到碼頭來的學生，一個個都怒憤憤的瞪着眼睛叫罵：

「欺騙呀，又是欺騙呀，我們的生命這就不值錢嗎？我們坐這船都要被淹死的呀！」



「把他甩下海裏去喂烏龜。」

那人幾乎被捶死了，頭髮被扯下一大把，七竅裏流出鮮血。……胡珈航現在也沒辦法禁止不打了。最後他飛跳上行李堆去，一隻手扶着階廊的欄杆，一隻手在空中搖擺着：

「我們的船現在已經解決了，同學們，就是那隻大船！——」他伸着胳膊，遙指着遠處那個距離碼頭十丈遠的大海船，眼睛閃爍着光望着：「現在要上船走了，請大家都快準備，……」

一陣怒潮漸漸平息，被打傷的人躺在碼頭旁邊，被幾個人抬往醫院去了。

山慶被這一股緊張的空氣壓得她的心房又撲通撲通跳動了，她緊握着王翔雲的手掌，在人羣裏擠了一身汗。等到人們都平息下來又喚起早上海船時，她的心也才隨着浪潮平息。……

到了虎頭崖的這一夜，幾千同事都睡在河灘裏。

虎頭崖當局招待了一頓油餅稀飯，吃過了這餐飯，大家都很满意，都把毯子與棉被鋪在沙灘上睡覺。梅亞輝，王翔雲，山鷹，王淑明，還有一個名叫王震寰的小個子女同學，睡在一起，她們這五個女的在沙灘上尋到一塊僻靜地方，把毯子棉被拉開在沙灘上，躺在棉被上不睡，都望着夜空中的星光談話。

夏淑明與山鷹挨着，夏淑明那邊挨着梅亞輝，梅亞輝那邊是王翔雲與王震寰兩個，山鷹這邊便是海。海面上送來一陣陣涼風，把一天的暑熱吹散，海水激撞着沙岸響。

夏淑明與梅亞輝談話，她們談着濟南平津學生的情形，又談到中國的抗戰與參加工作的問題。

「到濟南，有平津同學招待我們，」夏淑明說：「我們到濟南一切吃住問題都可解決的。」

「工作有沒有問題呀？」梅亞輝問。

「工作也沒問題，有學生會介紹。我們這批青年，在抗戰陣壘中，自然也非常需要的……」

「你可聽說過那裏工作環境好不好？」

「工作環境在濟南，據說還不十分明朗，中央已有決心抗戰，不過在這朽腐的老大中國，幾十年來那

民衆，所以中國民衆是被網束在牢籠裏一樣，如今一旦需要民衆了，把他們從牢籠裏解出來，降降腿子早，被捆縛死了。最討厭的是這些頑固軍閥，這更是一條擺脫不開的大尾巴，……」

我聽說太原的救亡工作很活躍，我很想到那裏去看看。」梅亞輝說。

「太原目前的救亡工作可以算是全國重心了，那裏有大規模救亡團體，……你那裏可有朋友？我也很想在那裏去。」

「好極了。」梅亞輝興奮得身子一挺便從沙灘上坐起來：「我有許多朋友都在那裏，北平沒有事變以前，他們就寫信給我，叫我去，我正在準備去時，誰知事變發生得這樣突然，路一下被截斷了，想上也上不成，……」

「她的愛人就在那裏。」王翔雲忽然插進一句來。

梅亞輝輕輕擊上王翔雲一拳：「別胡說，……」

但是大家都在黑暗裏默默的笑了。

山鷹躺在邊沿，始終沒講一句話，睜着兩個大眼睛望一會夜空的星，又望一會海面與山影，她心裏彷彿又悸動了一陣，她閉住眼睛，很久，睡不着，却漸漸聽得夏淑明與梅亞輝兩個不再講話，發出細微的鼻鼾，她仍是睡不着。她又睜着眼睛望天空中的星星，望了一會，便坐起來，一面用手理着頭髮，一面望着四週那一組組睡臥在沙灘上的學生們，都像原始野獸般蜷臥在一起睡熟了，只有極少的幾個失眠的學生還



在沙灘邊沿徘徊。大概是月亮快出來了，沙灘上漸漸明亮，夜空裏薄薄的雲片也變成淡灰色，俯集在岸邊。剛到子們弄着林似的桅杆高伸在空中，被海波揉得搖擺，四處都沉寂，只有遠處海浪的嘈雜聲。

王翔雲忽然轉過一個身，睜開眼睛看她。

「你也在睡覺嗎？」山鷹問王翔雲。

「我想了許多事，心裏亂得很。」王翔雲也用手揉着頭髮坐起來：「我們起來到沙灘走走好嗎？」山鷹很同意，兩個人只穿着單薄的襯衣與黑圍裙，赤裸着兩條大腿，只穿着兩隻鞋子，便順着嘈雜激刷着沙岸的海邊慢慢地散步往前走。

「山鷹」，王翔雲對山鷹看了一眼說：「現在我心裏七上八下的紊亂極了，我總這樣想，像我們這樣無能無力的女孩子，會做些什麼呢？若真的參力救亡陣營裏去幹起來，一定幹不出什麼成績，還談什麼救國與革命，像樺亞輝那樣大吹大擂，怎樣能幹到呢？你說我們到戰地會幹什麼？我想什麼都不做了。」所以我很想回家去，我家在河南太康。

「回家去幹什麼呢？」山鷹問。

「到家我想先休息一個時期，我還想轉學繼續讀書，準備考，混個資格將來好做事。」

「抗戰了，那裏還有學校讀書？」

「抗戰就沒有學校了嗎？」王翔雲用脚尖踢了一下腳下的砂礫，發出吃啦啦的聲音：「抗戰也有學校

的，中國地方大得很呢，你誰沒有一個後方，你能說後方沒有一個學校？哼，就拿我們開封來說，現在還有許多學校繼續開學上課，就在開封讀下去也是可以的。」

曹靜海聽了，只覺得脚下被踏的砂礫沙沙的響，走到山腳下幾塊兀然屹立的岩石，她俯便沉默着靠着岩石坐下來，望着前面的海空。

「况且我的祖母，我北平時她就給我寄快信叫我回去一趟」，王翔雲又說：「她在病着，很想我，病得又挺厲害，這茶北平被日本兵包圍，她一定不知哭了多少次，我家裏最愛我的就是我祖母，她非常不同意我離他遠了，她很希望我在開封讀書，這次回去我要在開封繼續上學的話，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

「好，你能够繼續讀書到畢業也好。」山藤笑着說。

「不過我最討厭的是梅子輝，她那討厭不客氣的好批評人的嘴，一定要罵我的。」

「你怕梅子輝嗎？」山藤笑着說。「你利用你充分的理由駁倒她呀！」

「我沒有理由駁倒她，就是理由充足，我也說不過她的嘴。」

「那麼你怎麼辦呢？」山藤笑着。

「麻煩我苦惱着呀，我沒有辦法解決呀，你替我想個法子，你說我怎麼辦好？」

「我看你還是跟我們在一起參加救亡工作，我主張你還是不必讀書，抗完了戰再讀書也來得及的。目前抗戰是跟我們在一起的，將來歷史上一頁寫滿光明的一頁，這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正義的大戰，是五所救亡團體獲得的大時代，將來歷史上一頁寫滿光明的一頁，這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正義的大戰，是五所救

我們一定不要放過這個時機。」

月亮升起來，沙灘裏十分明亮，海波閃閃着無數千萬的細光，小岩石巖裏有人響着宏亮的噪喉唱歌，

調調沉痛，哀鬱，把她倆的談話打斷，兩個人的情緒都像輕微的游絲般飄浮在半空裏去，使她們的心顫抖

『合合的吻實在東北極在沈沈』

『合合的吻實在東北極在沈沈』

『合合的吻實在東北極在沈沈』

『合合的吻實在東北極在沈沈』

。兩隻連一個歌子又開始了，在靜靜的夜色裏，她倆的眼淚被這歌聲發下來。

『合合的吻實在東北極在沈沈』

升越越高海派的波浪跳爾爾更活躍了，

『合合的吻實在東北極在沈沈』

『合合的吻實在東北極在沈沈』

『合合的吻實在東北極在沈沈』

「你難道不睡嗎？」胡珣航一面走一面說。

「我倦睡不着，所以又爬起來散步，剛才聽得你的歌聲，真好呀！」山鷹笑着說：「我也很想唱你那樣的調子，可是唱不好，胡先生，你願意做我個老師嗎？」

「哈哈，笑話，你真會嘲弄人……」

胡珣航一面在沙灘裏笑了，他那梳得油亮的頭髮不停的擺動，閃出的光線隨着，露出港口雪白牙齒，兩隻手插……衣裏。

「不是客氣，更不敢嘲弄人，大家都說你唱得好，所以我願拜胡先生做老師」。山鷹站在一塊小岩石上，站不穩又跳下來，她的衣裙被海風吹得飄飛起來，露出兩條赤裸的大腿。她那笑着的眼睛閃着螢火般青藍的光，望着胡珣航：「當不當我們的老師呀？」

「哈哈……你教給我寫詩嗎？」胡珣航立刻想起在海船上時王翔雲所朗誦的那詩來：「……呵，你像偉大的中國，……動盪起來了……」

山鷹的臉突然又緋紅了，她沉默着不再說話，對着海水出神。胡珣航看出她難過的神情，便又安慰着她：

「山鷹，別生氣，我當你老師好了，我能夠有這聰明的學生真是幸福。」

山鷹又轉過頭來，這才高興了。

她們又坐在灘邊幾塊岩石上，談着一些別的事。

「胡先生還打算到上海去嗎？」山鷹問。

「到濟南後再決定，不過上海我已經住厭了，我從小在上海長大，所以極不願回上海去，若是戰爭不停，我很想參加戰地工作。」

山鷹的黑圍裙又被海風吹得拂飄。

「你不是說要考空軍的嗎？」

「我的身體不知道够不够空軍資格，也許試考一下，但我還想學寫文章，也想學學史地，還有開汽車，軍械上的各種常識，我們都應該知道一些，……想學習的太多，腦子裏就很矛盾，真不知先學那一種好些，也許這許多矛盾的想頭日久就互相抵消，仍繼續學我的音樂，因為我對音樂總算打下了基礎。只是想起了空軍，覺得也怪好，在空中自由飛翔，……那麼考取了空軍，音樂又只好擱下，矛盾，我心被真矛盾，……」

沙灘上吹來的海風有些涼了，月亮升到中空，正默默鎮着海水與大地，在王翔雲與山鷹返回去睡時，沙灘上看不見一個人散步，蜷縮在沙灘上睡熟得像一般的人們，都擱着鼻聲了。

從虎頭崖到濰縣車站，中間徒步了一段路，才登上汽車。沿途簡直像透難的難民，幾千人被太陽蒸晒得又黑又髒，帶不動的衣物都丟掉了，穿行在那蒼綠悶熱的高粱與金穀叢的狹徑中，到了坐汽車的地方，難民一般的男女青年們都疲乏不堪了，坐在樹蔭下打盹。

疲倦，勞累，悶熱，飢餓，使他們喘息着沒有精神，然而他們在掙扎着。在掙扎着。與各個重要機關裏去交涉，等到那代表們把喉嚨講乾，汽車還是沒有結果。最後又是把全體同學們的精神振奮起來，又在混亂中開了一次全體大會。那些被汗液弄髒了的衣服，充滿汗臭，人羣像一盆蛆似的蠕動，喘息，咳嗽，

……

又是一次全體大會開完，人們便又懶懶的坐臥在那被陽光蒸晒了一整天的牆壁下與廣場上。

天黑的時候，幾千輛射着數百條白光的汽車成羣的飛來了，聲音震動着，攤臥在地下那許多飢餓疲倦的學生們，被這聲音與白光刺激得立刻又興奮起來，都紛紛的擠着上汽車去了。當天夜間，便將這幾千生被這幾十輛汽車送到濰縣火車站。

坐破敵軍到濟南，濟南車站上站滿了茶款迎他們的學生們，紅綠小旗子和手帕信子，一齊往空中飛躍

鐘錶似的吼聲遠遠在火車上已經聽見了。

「歡迎平津流亡同學！」

「歡迎脫險出來的平津同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侵略中國的……」

響聲驟驟……一陣亂雜雜的鼓掌聲，那成千成萬的青年們都以歡悅的顏面迎視着這輛又長又破的列車，列車慢慢停住，車上的學生們也喊出雷鳴似的口號，也亂雜雜的鼓一陣掌。山鷹站在梅亞輝背後，她興奮得把手帕也拋上去，跳着腳跟隨着全車的人聲喊叫。因為她這許多日子的辛勞沒有恢復過來，所以她興奮了一陣，馬上感到自己心臟像被鐵錘擊敲一般跳起來。

那成山成海沸騰的青年們，從火車裏跳下來，便跟隨歡迎他們的青年們，走出火車站，各自背着各自的小行李捲與小箱子，無頭無尾的四列長隊，站滿了整條大街馬路，行走着，沸騰着，

橋旁巷口，到處聚滿着熱鬧的人，理髮匠，油條小販，飯店夥計，家家門口窗口都擠滿着人臉，目瞪口呆張的望得發癡，不住聲的讚嘆着這麼許多人呀！

在橋南有樓頭，鹹菜，稀飯吃，流亡出來的學生們，都住在一個中舉裏，擔着苦惱的王翔雲，與山鷹

商量結果，決定先回家去看一趟，她留下通訊錄，並且希望她們經過開封時在開封××巷××號去找她，總之不要失了聯絡。

王翔雲坐火車到開封回太原去了。

梅亞輝各處打聽太原的精況，她也想立刻到太原去。

上海戰事甚激烈，流亡在濟南的學生們，一部分往上海去，一部分往南京去，一部分往濟南受訓，都四處分散了。

山藤最討厭的是穿軍服，所以她不想受訓。梅亞輝忙碌得很，天天在爲平津流亡學生會的事奔東跑西……

王翔雲在路上便給山藤與梅亞輝兩個寫來一封信，信裏寫得很熱情，她想來思去，覺得在家庭裏住在開封轉學都不是辦法，那樣她會被時代淘汰的，所以她決定還是回來與她們一同參加戰地工作，她希望她們三個不要分開，因爲她們都是好幾年的老朋友。並且她又把在開封的通訊處詳細開明，叫她們經過開封時一定要在開封下車，看她。

山藤拿着這封信去找梅亞輝，並且決定把她的苦惱給梅亞輝談談。

梅亞輝正忙綠着爬在那張小方桌上登記流亡同學們的名冊，山藤從窗子往裏探了探頭，望見梅亞輝在也望見另外許多男學生爬着桌子寫些什麼東西。



「梅亞輝，你出來，有緊要的事。」

梅亞輝聽見窗外是山騰喊她，便把名冊趕到一個段落，走出來。

山騰先把王翔雲來的信給梅亞輝看，等她看完，便把她喚到無人的洋槐蔭中，怪憂鬱的嘆出一口氣：

「唉——我們真變成難民了，在這裏吃饅頭喝稀飯，人家還不是把我們當成難民看嗎？在這裏簡直苦惱死了。我的意思是能快點離開這裏參加工作為最好，免得在這裏七上八下的苦惱不安，被人家看做難民。」

「」

「現在正在各處打關係」，梅亞輝纔着臉說：「有一位名叫黃朋的同學，你也許認識，他說有一個演劇隊裏缺少好幾個隊員，不過我想到你是不歡喜演劇的，所以不能加入這個團體工作，所以現在我們正在商議大家組織一個團體去太原哩。」

「到太原去做什麼工作？」

「一般的救亡工作，尤其像你這樣會寫點東西的人，他們最歡迎。」

「那麼我們馬上太原不是很好嗎？」

「你性子真急，等兩天便走的，你再忍耐兩天吧。」

山騰苦喪着臉，用脚尖掃着地下堆積的枯葉，她的心無濟無事懸吊在半天，這一路所受到的辛苦是她一生來初次嘗到，現在她很想得到一個安靜的地方。……

沈默了一下，梅亞輝又把王翔雲的信看了一遍。

「王翔雲總是這麼猶豫不決的，她不是說要繼續讀書嗎，爲什麼又想回來參加什麼工作？」說着，她把這信箋摺起又裝進信封裏：「現在祖國最需要的是我們這批青年人，現在到處的救亡工作都甚活躍，而且各處的軍人也都覺悟到這批青年也是有用處的，在這個時機中，我們再躲避起來，我們還等什麼時機！所以我們一定放開胆量幹一場。……」

山鷹把她內心的苦惱壓下去，抬起頭來望了望梅亞輝，說：

「是的，我們青年人們絕不應該放棄這個時機，……」

「……所以，山鷹呀，我的計劃很大，我想組織一個救亡團體，關係我們正在接洽中，想叫我們這些青年朋友都在一起工作。」

山鷹站在一旁，聽了她一番大計劃，海亞輝講着她理想的工作團體怎樣做民運工作，怎樣做宣傳工作，怎樣做……

那熱情豪個子的黃朋忽然跑來，在遠處喊着：

「梅亞輝，人家催名冊來了，明天還要加開幾十個人的飯啦！……」

梅亞輝應諾着，又談了幾句，便匆匆跑回去登記名冊去，洋槐叢蔭裏只留下山鷹一個人，望着天空發  
嘆。

這天，黃朋，胡珈毓，梅亞輝，山鷹，還有另外一些別的學生，一羣人，一同出去逛了幾個名泉與大湖，回來時大家買了一些花生，糖菓，瓜子，聚在一間房中談天，這算是分離前一次的歡聚。

黃朋接到一位同學剛從南京寄來的信，他興奮的對大家宣讀了一遍，大意是報告南京空戰可歌可泣的壯烈事蹟，敵人每次一百多架飛機來炸南京，我們的飛機飛起來迎戰，第一次把敵機擊落××架，第二次擊落××架，第三次又擊落××架，人心大為興奮，教亡青年們也極活躍，青年學生們對工作如何熱誠，情緒如何高漲，

胡珈毓猛跳起來，兩手拍着掌叫囂：

「好，真痛快呀！我決定考空軍去，看我駕上飛機去把他一百多架都打下來！」

他眼睛瞪得圓圓的，又稀稀出他那寬闊的胸膛，表示出他那很够空軍資格的身體。他那黑紅澤亮的臉龐發出光，揮搖着他一雙胳膊，十分興奮。

「你考空軍很有希望。」黃朋那矮個子說：「聽說現在招考空軍，沒有以前那嚴格，只要身體合格，就有一條半徑。」

接着，他們談論的重心都集中在空軍上來，咬瓜子剝花生的聲音響亮。

「我身體想來沒有大問題，就是有點砂眼病疾。」胡翹航咬着瓜子說。

「哪，哪我勸你趁早別去，有砂眼的人都不要。」黃朋很不客氣的說：「況且你神經健全不健全也是問題，駕駛飛機如果神經不健全，頭容易暈，頭一暈飛機便跌下來，所以神經有一點毛病的人都要落第。」

胡翹航那滿肚子的熱火，被黃朋的這話像澆了一碗水般涼下半截，因為他還有一點神經衰弱。現在他坐在一張椅子上沉默着咬瓜子了。

「那麼，我們還是一同到太原去。」胡翹航咬了一會瓜子，又說。

「我們都希望你到太原去，在一起工作，我們好有音樂老師呀！」山鷹嘴裏含着一塊糖，笑着說。

「哈哈，胡女士又給我開玩笑笑了，別嘲弄人吧！」

「怎麼開玩笑，你問問誰不知道你是個音樂家？誰不知道你歌唱得好，要不然現在就試試，唱一個給

大家聽聽。」

「哈哈哈哈哈，變成！」

嘩嘩嘩一陣鼓掌，微風掀起來巨浪，不可收拾的把全堂弄得很喧囂了。

「我可不是你們的猴子呀，隨便那時要就那時要」。胡翹航勉強笑着，仍咬着瓜子。

梅亞輝笑着站起來，臉上立刻嚴肅下來，像他平日對衆人講話那種態度，說：

「胡先生，你不要以為講出這麼一付大家就難爲情，你便可以逃避開唱歌，問題是山鷹提出來的，胡先生假使不唱歌，責任由山鷹負。」

「是呀。」

「是呀。」

「哈哈哈哈哈。」

「胡珈航這歌子要是不唱，山鷹可下不了台呀！」

「山鷹去給他鞠個躬。」

「哈哈哈哈哈。」

山鷹也天真的當真跳上前去，站在胡珈航面前鞠了一個躬，並且喚他一聲老師。其餘的人們笑得縮短頸頸，鼻子眼睛構成一團，腿子翹起高高納，手掌都被拍紅了。

山鷹筆直的站在他面前望着軍，對他微笑着喚老師，弄得胡珈航無可奈何，最後他只好站立起來唱了一個「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這一下，山鷹勝利了，她從桌子上揮了幾顆糖菓慰勞胡珈航。山鷹坐回原座時，那潤紅的瓜子臉還笑着，眼睛睜得跟大的發出黑光，敵對的兩瓣小脣昏裏閃露出兩排兒細小的白牙齒。……

第二天，由鄭亞輝帶往太原去，一同去太原的還有黃顯，范樸，張植民，等等，幾個男同學。這班一航與一個名字叫尹耕的班規規，圓臉蛋，小臉的男同學，他們一路到游擊隊去參加工作，也與梅亞輝和山騰她們一路走。坐在火車上，也頗不寂寞，山騰天真的高興起來，時常跟隨着她的老師胡翹航唱起歌來。

她內心極不願與他分離開，但不知道他爲什麼要到游擊隊去參加工作，爲什麼不同她們一起到太原去。

「胡先生，爲什麼不到太原去了？」山騰問胡翹航。

「我覺得到游擊隊去工作實際些，『一定要比太原還有意義。』」

「到那裏的救亡工作不是一樣有意義？」

「我是這樣想法，『空軍』然不去考，我想就深入到游擊區觸摸着現實，驟然變化一個距離遠的環境，

一定很新鮮。」

「那麼，我的老師你就不當『空軍』了？」山騰笑着對胡翹航玩笑。

「你又來譏嘲我，山騰，你要記得你是個女孩子呀！」

「女孩子又怎樣？」

「女孩子應該比男孩子放規矩點。」

「哈哈哈哈哈。我還不知道胡先生這麼封建！」我認爲女的比男的更要放肆些，於是看樂家更看不起女

性。

第二天，由鄭亞輝帶往太原去，一同去太原的還有黃顯、范樸、張植民、等等，幾個男同學。這班一

班與一個名字叫尹耕的班親近，圓額蓋，小臉的男同學，他們一路到游擊隊去參加工作，也與梅亞輝和山

她們一踏走。坐在火車上，也頗不寂寞，山鷹天真的高興起來，時常跟隨着她的老師胡瑛唱起歌來。

胡先生，爲什麼不到太原去了呢？山鷹問胡瑛。

「我覺得到游擊隊去工作實際些，一定要比太原還有意義。」

「到那裏的救亡工作不是一樣有意義？」

「我是這樣想法，空軍雖然不去考，我想就深入到游擊區觸摸着現實，驟然變化一個距離遠的環境，

一定很新鮮。」

「那麼，我的老師你就不當救亡了？」山鷹笑着對胡瑛開玩笑。

「你又來譏嘲我，山鷹，你要記得你是個女孩子呀！」

「女孩子又怎樣？」

「女孩子應該比男孩子放規矩點。」

「哈哈哈哈哈。我還不知道胡先生這麼封建！」我認爲女的比男的更要放肆些，於是看樂家更看不起女

「我們先把東西搬到站房裏休息休息。」

「葉胡女青年，大家一同動手，把從火車卸下的行李繾子等等，都搬進站房去。山際那陣活潑的言談，一下變成沉默，彷彿從那極度的快活突然降落進悲哀，她一句話都不講，坐在她那一小捆行李捲上，一隻小手托着腮，歪擱着身子，散下的頭髮遮住臉，沉思着，憂鬱着，有一種莫名的悶懣氣息籠罩着她的心，這是她從生以來初次嘗受到這種難過的滋味。」胡珈航除了與梅亞輝、黃朋、張樹民，等等的人隨想搭談着一些話，他心裏從這種虛榮支配着，假如一下子就把他以往堅定的工作計劃打消，他恐怕被還許多朋友說他閑話，因為他現在極想把他過往不堅定好動搖的心改正過來，他希望他自己能改變成一個堅毅不論空話的人。其實他正裏感到這次的別離是最哀痛，愁悶，悵鬱的事。

然而，「天不負苦心人」，正在他們坐着行李捲悲痛的談話時，正太路遙遠處忽然鳴起一聲汽笛。一輛剛由太原開來的火車飛快的到了，車站上一陣騷動，乘客紛紛下了車，從柵門口唏唏喚喚的擠出來，黃胡女青年下車的乘客裏發現一位戴藍帽，穿藍布衫的朋友，他飛跳起來，上去搶握住那人的手，高聲喊叫

「魏進，唉呀！你傢伙由那裏來的？」

魏進把藍帽摘下來，露出他那微笑的圓臉，頭髮裏露出兩顆小門齒，鼻子彎彎着，望着黃

胡女青年。



「剛從太原來的，你們往那裏去？」

「我們正準備往太原去的呀！你怎麼回來了？」

魏懸仍是微笑着那圓胖的臉，繃着那根鼻子，兩顆小門齒閃着白光：

「走，走吧，還是別到太原去吧，跟我到游擊區去吧。」

他緊握着黃朋的手，彷彿恐怕他馬上就要上火車似的不放開。

「到什麼游擊區，太原怎麼啦？太原不能去嗎？」黃朋很發急的問。

「我有許多話對你們講，這裏不方便，我們最好找一個地方去談談。」

在火車站附近，我到一個小客棧，把他們那一堆骯髒破爛的行李都搬進來。黃朋起了一幫新朋友，一個一個給魏懸介紹過，魏懸那圓球胖臉總浮着微笑，露出兩顆白亮的小門齒，讓起鼻梁對大家點頭。他那粗圓的肚皮也綠大了些，把藍布長衫鼓頂起一個疙瘩。最後他開始對大家報告太原救亡工作的情况了。他說太原工作環境如何惡劣，如何不容易展開工作，當局如何腐敗，只不過想利用利用這批青年裝裝救亡門面，並不是真正想辦什麼救亡工作；太原市面又是如何緊張，恐怖，整日被警報騷擾得不安，人們沒有一天不聽地洞，不聽警報的，他又講出某某同學腿被炸斷，某某同學頭部受傷，某某同學肚皮穿透，流出腸肝來……慘呀，真是慘呀，太原天天數處起火，死多少人，混蛋呀，恐懼呀，死的世界呀，你們還去幹什麼呢？

魏懸一面講，一面伸揚着他那胳膊，用手打着比噐，擱鼻梁，瞪着三稜形的眼睛，這是形容太原變成不能去的地方了。這些話把他們準備去太原的那幾個人的心火澆滅了多半，他們不聲不響的儘管想着太原那二卷一籌密佈的情景。魏懸把話拉轉來了，他說他準備要去的那個游擊隊環境如何自由，工作如何容易展開，如何需要工作人真，……把這游擊隊裏的工作形容得天花亂墜，總之大家都想把他們拉去就是了。太原工作……

胡珈航從人羣裏跳起來，得意開顏的大聲叫着：

「……這正是我們準備要去的那個游擊隊呀！」

魏懸又接着說：「……是的，這並不是我個人吹牛，胡珈航先生也一定很清楚，所以我們最好都到那裏去，都到那游擊隊裏去，那裏已經有一部分救亡青年同學們先去了，太原方面的青年同學們不久也要都去的，只是叫我先打個前站，你們又何必到太原去呢？還是跟我一同去吧，……」

大家無語中都默認了要和魏懸一路到游擊隊去，只有梅亞輝，她似乎對於魏懸這話有些懷疑：

「我在開封，是三五天前的事，還接得朋友由太原來信說那裏工作很緊張，為什麼突然變得這麼快？」

「這變化也是最近兩三天的事呀！」魏懸揚着鼻梁說。

「無論如何我還要到太原去一趟。」梅亞輝很堅決的說。

「梅亞輝，」魏曉靜出點幽默的微笑說：「我們是在北平就認識的老朋友，你還不相信我的話嗎？我知道你去太原的意思，是去看你愛人葉秀子去，他在太原我們在一起的，我們約好了，他不久也要到那游藝隊去，你還去登跑太原一趙幹什麼？你就跟我們一同到游藝隊去等，愛人就到手了。」

大家都默然笑了，梅亞輝倒有些不自然，趕快否認到太原的意思。

「不，不是爲了愛人才到太原去，因爲我們在海船上就打算去太原，意思早已決定了，心裏對太原早就燃了一種憧憬，不去彷彿感到有點遺憾，有點失望，……」

「還是不去好，梅亞輝，不去失望，去了更失望，我們還是一同到冀察游藝隊去工作吧，那裏關係我們最好，他們非常歡迎我們去，尤其像你這樣的婦女領袖，……」

「說不好聽，別再譏諷我吧，我們一同去就是囉。」梅亞輝說。

這麼着，這一夥人便又聚在一起，「天不負苦心人」，胡珈航與山鷹也因此沒有分離開。又坐着平漢假開車，由一個很小的車站下車，冀察游藝隊便駐紮在距車站四五十里地的一個土城寨子裏。

這座土城寨子，沒有一株樹與一個池塘，氣候十分乾燥，時常被昏天暗地的大沙風瀰漫得望不見影形

山鷹他們這一夥，到了游擊隊時，裏面已有七八十名從北平徒步冒險出來的學生，教員，公務員，和從太原過來的青年們，組織了一個宣傳隊，隊名就喚「冀察游擊宣傳隊」，他們一進去，也就參加了這宣傳隊。

胡翹航被推選為歌詠指導員，梅亞輝被推選為組織部長，王翔雲與山鷹二人負責翻譯，名「游擊週報」。

過不了幾天，又有一批新從太原來的青年，衣服與被褥都弄得破爛，破爛，由他們的行裝上可以看出他們這一路的艱難，和所遭受的辛苦。他們又帶來許多驚人的消息，說太原房屋幾乎被炸平了，整日在警報與煙火中，但敵機仍天天飛去轟炸，有時夜間也要去，城裏人都逃光，××失守了，平漢路戰事也極緊張，……

梅亞輝一得到這消息，心裏萬分不安，工作情緒大減，再沒有心思下鄉去做組織工作了。她堅決提出

她決定要去太原看她的愛人。辭准了職，立刻趕到車站去搭車，臨別時她告訴王翔雲和山鷹：

「……你們兩個先留在這裏工作，我到太原去看一看，很快回來，我們三個人的情感永遠是很好的，我們畢竟都是好姐妹，將來我還是在你們一道工作的。」

她說完這幾句話，眼圈也竟發紅了。許多人把她送出小土城，在一條荒涼的路上只她一個人孤單的走了。

傳來的戰事消息都不吉利，大家的心被它壓得更沉悶……

現在山鷹談話的人只有王翔雲，她倆把「游擊週報」編好，便出去散步。

山鷹到這游擊隊來以後，還沒有一個星期，便感到這工作沒意思。這天，全體出動下鄉訪問。

「到現在還沒接到梅亞輝的信，不知她到了太原沒有？」山鷹說。

「到了，恐怕早就到了。」王翔雲肯定的說。

「我想，這裏工作真是無聊，我們編這麼個游擊週報，有幾個人看呢？就拿他們天天跑下鄉去做宣傳與組織的工作人來說，也沒有什麼意思，……我想，梅亞輝那裏如果有適當的工作，我們還是到她那裏去好些。」

王翔雲點點頭，表示同意。又說：

「可見，梅亞輝這一次到太原去，並不是爲了工作去的，主要還是爲了她的愛人。」

「不過她對工作是很熱誠，我想她如果找到了愛人，工作一定也找到的，並且像她那樣工作能力很強的人，到處都受歡迎，我們在她一起工作，一定比在這裏好。我覺得在這裏才十幾天就感到沒意思，我們應該換換地方才好。」

王翔雲表示同意。

據訪問工作是分開許多小組的，王翔雲、山藤，還有兩個由膠東討賊的河南女學生李輝，她們三個成一組，她們被指定到距離土城三里外一個小村子去。沿途她們談着怎樣到梅亞輝那裏去……

「她們走到那小村莊，訪問的第一家，是個窮苦的人家，只有一個撐着拐棍的老太婆與一個年輕媳婦在家，她們走進門口時，便有一隻黃狗嗚嗚吠着撲上來。老太婆一看見是幾個女兵，很高興，把她們接到破爛軟綿的房裏去坐。同她們談日本，她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日本，又問她們是那國人，她們也不知道……」

「這工作真是沒意思，你看同她們是那國人她們都不知道，你說這工作還有什麼方法做呀！」山藤對王翔雲說。

「沒方法做，我們就不做嗎？」王翔雲有點不耐煩。

「不是這麼說，王翔雲你別對我討厭，我的意思是我們做這種工作不適當，頂好換另外一種適合的工作，工作効力也發生得大。你看，現在我們做這種無聊事，真是無聊，沒意思……」

她們真在這老太婆面前談論起來，忽然籬笆外面那隻黃狗又撲着一個人嗚嗚吠叫起來，她們跑出來，她們跑出門去看，原是黃朋、張樹民，和胡珈航他們那一組，胡珈航手裏還牽着一個小白狗搖擺着，亂得那黃狗更發怒的吠叫。

「喂，你們在這裏呀！」黃朋笑着說，那圓圓的臉頰到處都揚起圓紋來。

「是呀，你訪問了幾家了？」王翔雲問。

這時，胡珈航便不再鬧那黃狗，他却把小白狗在空中揮一下，向她們三位女的說：

「走吧，今天在這裏附近野餐，時間已到了。」

三男三女，從這小村子裏走出來，一面唱着歌，一面向着野餐聚會的地方走去。

野餐極熱鬧，一百多個宣傳隊員，穿着各種顏色不同的服裝，這一羣雜亂的隊伍，都散亂的坐在野地上，土坡上，嘻嘻的笑着，倚着墳墓支架起的爐灶，小烟筒口騰出烟，當他們趕到野餐的處所時，亂散在各處的隊員們已經端着碗喝稀粥，啃硬饅了。

司令部裏也派來一位參謀，童子遜，參加他們的野餐。董參謀是瘦臉，大寬額，額上鬚鬚着兩根青筋，臉子黑黑的有幾顆雀斑的小駝背人，口裏兩排牙齒被烟熏得焦黑，由他每一次的虛笑與他那好瞧人的眼睛裏，都可看出他是個很無聊的人，穿一身光澤草綠呢嘜軍服，小鬚鬚時常顫動着。

野餐以後，還有一陣餘興，算做娛樂。宣傳隊的隊長請大家隨意唱歌，自由講故事說笑話，然而沒有

一個敢抱勇氣先出來打破這沉寂的局面。那無聊的董參謀，稀疏的鬚鬚又捩抖幾下，忽然提議道：

「我看先請那位女同志唱個歌，嘻嘻，那位女同志，」他伸出手指着坐在最後面的山鷹：「那位女同志什麼名字？」

「她叫胡山鷹，」旁邊一位男同志答着，站起來喚山鷹：「山鷹，山鷹，董參謀喚你唱歌囉！」

聲聲，……就是一陣討厭的無風作浪的鼓掌聲，並且，那已經沉默好久的人羣也騷動起來，亂雜的吵嚷着。

「歡迎山鷹唱歌！」

山鷹的臉漲得緋紅，許多女同志把她推起來，她用手梳了一下頭髮，她穿一件單薄的緊束胸臍的白襯衣，微突的乳房顯然給了衆人眼睛的一種誘惑，她那尙沒發育完全的身段，像一朵尙未開完全的玫瑰花，黑圍裙下並立的兩根大腿把身子挺了挺，緋紅的兩個瓜子形面容，陡然又變成蒼白，兩個大眼脣長縮的掃了一下衆人，抖着聲音說：

「我不會唱歌，對不起，……」

便又坐下去。然而這有意與她對的衆人，聲聲又拍了一陣手掌，那雷聲般的噪喉又在哄叫着歡迎山鷹唱歌！

山鷹不復動一羣女同志中站立起來，重新申述自己不會唱歌的理由，假如衆人不嫌她唱的醜，也只好



馬影處虎唱一個，以答謝。

山鷹把身體挺直，張開牠那有兩排雪白整齊牙齒的小口，那絃音般的嗓音開始唱出一個與抗戰無關的春天歌。

啊！春來了！

春來了！

春來了！

伊帶着暖氣。

更含着微笑。

伊宣誓說：

要把世界重新改造，

在我懷抱裏不許留與枯寂籠罩，

從她那幽怨的喉聲中，漸漸把絃音送完，那熱潮般的人聲裏便又是一陣騷動，掌聲的鼓聲把每個人的

「耳朵都震麻了。」

那寬額上暴蹙出兩根青筋，臉黑瘦的小駝背董參謀，被她的歌聲震跳起來，像瘋狂了似的走到山鷹跟前來，眼睛一合一開的笑着，說：

「唱得真好，山鷹，再唱一個，一定還有比這更好的。嘻嘻嘻嘻，再唱一個，……」

山鷹坐下去，並不理他，然而他糾纏在她身旁，不走。最後竟伸手去扯她的衣服。

「幹什麼？」山鷹擡起嘴唇用力一掙扎，眼睛瞪得又大又圓，站起來往王翔雲身邊靠了靠。

董參謀吃了一個激怒，但並不惱，瘦臉仍是嘻嘻嘻嘻的笑，露出滿口烟焦牙齒，色情小眼睛仍是一閉一開的望着山鷹，表示他對女人有辦法，還有許多手腕沒使出來。

人羣裏空氣很嚴重，都用憤怒而不言的眼睛望着董參謀這無聊貨，胡翹航却實在忍耐不住了，從人羣裏站起來，憤憤的說：

「今天我們這野宴餘興是大家自由表演的請董參謀不要動手動腳，……」

董子遜的眼睛笑眯成兩條細縫，慢慢從人羣中間走向他的原位坐下，眼睛却還不住往山鷹那裏掃，那在他眼睛裏是一塊鮮豔般的糖菓，他對於女人一向是直覺的，除了想與姑娘們發生肉體關係外，沒有別的什麼想頭。

董參謀又擺擺下去，聽的人唱起歌，講起故事了。

王翔雲坐在王翔雲身旁，背著環境，便一個人溜出去，走到一個荒僻無人的松柏野墳地的碑墓下坐著，聽著許多雜音的事。……她一定要離開這荒僻的團體，無聊的人們，沒意思的工作；第二她想到要回去呢？她決定給胡珈航寫信……

野營與散營了，太陽漸漸沉落下西方，宣傳隊的隊員們亂散著走向土城寨子裏去，王翔雲看不見山鷹，叫起來……

「山鷹，山鷹那兒去了？」

胡珈航也跑過來，粗高健壯的身體急得到處尋找，現在這裏只剩下胡珈航與王翔雲兩個尋找山鷹。有一位老百姓告訴他們說，一個辮髮的女學生，到那片松草荒墓去了。他們一面走，一面對著那墓塚喊呼山鷹。山鷹慢慢從那片松草叢中走出來，蒼白蒼臉，一望見胡珈航與王翔雲，第一句話使說……

「我要請假走了，這無聊的工作，我不想幹了，我決定去太原找極品煙去，或到後方去……」

胡珈航漸漸走近來，聽得山鷹第一句話，心裏似乎湧起幾分悲涼……

「你要到這麼一點點激就要走，真是小孩子氣，環境那裏都是一樣，天下這種無聊人多得很，我希望你仍因受到今天這麼一點小刺激就灰心，我們要同這環境鬥爭，鬥爭不過，要走大家一同走。出鷹，我一個時期，不要馬上走，那樣得自己太脆弱了。」

「是呀，」王翔雲也說：「你還是待一個時期再看……」

「不是，你們都誤會了我的意思，」山鷹倔強的瞪出眼睛辯解道：「我並不是因爲今天野餐餘興那點小事要走，我很想我個環境好，工作適當，也能發揮自己能力的工作做。」

「現在的工作不能發揮你的能力嗎？」胡珈航反問道。

「不是不能發揮我的能力，」山鷹低下頭去用脚尖踏着地下一些小草，喃喃道：「我覺得編這雙靴沒有意思，這種工作誰都可以做，小學生都可以做。何必我們又要幹一些家庭訪問，口頭演講，這些淺薄的工作，叫我們幹真不適宜……」

「那這你理想的適宜的工作是那種工作？是大學教授嗎？是科學家嗎？是詩人嗎？是……」胡珈航說。

「好了，好了，我怎麼配做大學教授科學家？」山鷹有些生氣的說：「你不必逼迫我吧，我不願意幹。我就走，這是我的自由……」

胡珈航却笑了：「……好了，天快黑啦，回去吧……」

暮色慢慢暗灰，野鳥鴉成羣在空中盤旋，風吹來漸漸涼了，胡珈航看 隱這種執拗的性子上來，便不與她深辯，提議快點回去，因爲他得到一個要轉移的消息……

小馬昂起頭，在暮色蒼茫的村頭吟吟叫着……

吃過了晚飯，天上墜滿銀亮的星光，隊伍把破爛的街道都擠滿了，命令是在今夜一定要轉移過滹沱河去。

宣傳隊員們的行裝早已準備妥當，笨重行李裝到大車上，人只帶極輕便的毯子或棉襖。

黃朋從黑影裏走出來，他身上背着一捲軍毯，綁成一根走遠路棍子，他小聲與胡珈航耳語着：

「剛才我由司令部裏回來呀，聽說我們軍隊由平漢線退下來，敵人騎兵正向我軍追擊，所以我們今夜晚行軍要特別留意。」

胡珈航聽得這消息，心裏像澆酒下一碗冷水，他趕快把消息透漏給王翔雲和山鷹，叫她們少帶點東西。

「敵人騎兵最討厭，」山鷹對王翔雲說：「牠們衝過來，亂亂迂迴，今天夜間走路，我們千萬不要分散呀！」

消息一傳出來，人羣裏一陣騷動，黑暗中亂哄哄一片驚慌，都在減輕着自己身上的東西了，人們小聲小氣的都談着敵人騎兵怎樣把我們部隊陣線衝潰散，一些不吉利消息，……

一陣哀悽的銅號響過，大隊的黑影在夜色裏蠕動了，雜亂的宣傳隊也排成行列，走在最前面，但走到三里路，宣傳隊的行列便七零八落的散亂起來，……

山鷹始終與王翔雲牽着手，頭腦走得昏沉沉的，樹影與芒窠被夜色塗得漆黑，幽遠的村落，微散出豬猡的犬吠聲。

胡珈航走在最前面，他向後面黑暗中一羣女隊員們囁叫道：

「山鷹、王翔雲，隨着大隊走，不要急，我還得到前面去替大家準備房子，還要準備茶水。」

天空漸漸佈滿了暗雲，有稀零的雨點打着她們的頭，山鷹越走，肩背上背的那個小包越感到沉重加多重量，腿子也便無力癱軟，背後一批一批追過她們去的人，遠了。她們漸漸與大隊脫了節。山鷹全身的血液奔流着，呼吸喘息着，疲乏，困倦，漸漸使她走得慢了，現在她兩條腿子幾乎是跛跳着，忽然她把王翔雲的手放開，嘆一口氣說：

「唉——王翔雲，我疲乏得很，我們歇歇吧！」

她一面說，一面已經坐下去。

王翔雲也坐在山鷹身旁，一休息，全身的血液奔流得逐漸緩……三月裏的風更覺西痛，眼睛向四下黑暗的烟沉沉的夜色裏尋覓，彷彿她快要發現一件什麼東西似的……

直懸下來，回過頭向路後面遙遠處聽，深夜中傳來清澀的車輪聲，還有皮鞭，吸嚼馬的聲響，轟隆打着地下城墮作響。

「是拉行李的大車吧？」山鷹說。

「是拉行李的牛車，牠走不了這麼快吧！」王翔雲仍舊伸着脖頸聽：「是馬車的響聲，你仔細聽聽，還有人談話呢。」

兩個人又安靜下來，山鷹汗發疲勞，困倦，也不再管那是什麼行李車或馬車，用小包掀墊着頭便躺倒在路旁枯草上睡下去。

「山鷹，牠吓太嚇人了呀！……」

「別怕我，跟我安靜一會。」山鷹不耐煩的說。

王翔雲對臉倒在地上去的山鷹望了一下，便又轉回頭，神經質的瞪大眼睛望着後面有車輪聲的遠處，馬車的輪聲漸漸走近，大路上的一輛車影子顛簸着，由黑灰色的夜裏漸走漸近，這莫不是遇到鬼了？她會聽得鄉下叭噐，嘎嘎了，把紙糊的轎車子着他擄掉，死人魂靈便坐着轎車飛下陰間，說不定這就是死人魂靈乘的馬車往陰間飛走呢。

王翔雲越想越害怕，不禁毛骨悚然，兩隻飛騰起黑霧的眼睛望着那漸走漸近的轎車，她伸手用力猛抓羞慙熱的山鷹，小聲慌張的叫着：

「山鷹，山鷹，快起來，有鬼呀！……」

山鷹睡得很熟，王翔雲用力搖她，她還不醒……

轎車的輪子漸漸滾到眼前，老馬搖擺着耳朵，蹄子幾乎把山鷹的頭踢着了，王翔雲大聲叫起來：

「不要壓到人了呀！——山鷹，快起來，……」

坐在車前座的車夫也被驚了一跳，趕快把老馬勒住，從車上跳下來，也喊着：

「哎呀，是誰？怎麼睡在橋路呀？」

「我們，是我們，……」王翔雲揉揉着山鷹。「山鷹快起來，……」

這是司令部裏的轎車，轎車的蓬帳在空中抖盪着，老馬的耳朵在黑夜裏倒豎了起來，轎車裏有人叫

着。

「呵，是山鷹嗎？叫她坐車吧，嘻嘻，她為什麼睡在地下？……快把車來吧，……」

轎車弧形帳篷裏鑽出一個小駝背的瘦影子，從車上跳下來。

車夫見官長也下了車，他便將皮鞭擡在車上，望着睡在地上的山鷹，小聲叫着：

「哈，這真漂亮的小姑娘呀！」

那瘦黑影子的皮鞋在地下咯吱咯吱的響着，質料很好的軍服在靜夜中發出瑟瑟聲。山鷹感到有一隻瘦瘦的手掌摸她的臉頰，她忽然被驚醒過來，在極近的距離間她看出面前的影子是她討厭的童子孫那混蛋



「嘩嘩」一聲，像狂濤一樣的湧起來。

「嘩嘩，山鷹，你跑什麼，你不是走不動了嗎？坐我的馬車走吧，嘩嘩，後面敵人馬隊快追到啦……」

然而，山鷹像一個失了保護者的小羊般，懺縮的站在王翊雲背後。董子選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他擲筆擲去，忽然在夜色中發現山鷹換了一身裝束，他覺得她穿這身男制服，更增添了她的美麗，姿容，使他怦然心旌得更厲害。

「嘩，你什麼時候換的衣服呀？穿這衣服更好看了。嘩嘩，可惜夜間看不清……」

「別說了，董參謀，請你上車吧，我不坐車的。」山鷹說。

「敵人馬隊一會子就衝過來，你們跑不動呀！」

「誰不動就跑不動，有命給他就是了。」

「嘩嘩，看你這小姑娘真古怪，這種犧牲多麼沒有價值！……」

「沒價值就沒價值，反正我們不坐車，多謝董參謀。」……」

這一碗冷水並沒有擦董子選的鼻尖幾根，他更踉蹌幾步，伸出手去虛山鷹好格陣，山鷹眼睜開，對王翊

「……」

書是書，書壓搭放在地下的小包袱時，身體的疲酸，腦乏，和兩隻已經被鞋子磨起水泡的腳，就使她馬上湧起一個坐車的念頭。那對女人百折不撓的董子遜被自隱那一句一句冷酷無情的話也惹怒了火，她的臉忽然變了一副嚴肅的樣子，也想起了他是個上校高參的地位，聲色俱厲的說：

「看，給你臉你不要臉，不願坐車就罷了，走，我們走！……」

他大聲對馬夫下着命令。

「董參謀，你別怒呀！」山鷹說：「我們是個小隊員，怎敢坐你們高級參謀的大馬車呀！」

董子遜見情勢轉緩，他的面孔立刻又改換過來，嘻嘻笑着：

「山鷹，我姓董的是好心賺人呀，很可憐你們，後向敵人的馬隊一騰過來，對你們兩位女的很不好。

一切都是爲了你們，所以我願意叫你們坐上我的馬車來。……」

「我們也很願意坐，很怕董參謀不方便。……」王翔雲忽然插進一句來。

「嘻嘻，那有什麼關係，快上車，敵人馬隊快過來了，……」

董子遜伸手便將山鷹的路膊攔緊，他的行動實在使山鷹有些害怕，然而現在她也沒有辦法再掙扎，她感到他的兩手用力把她抱起來，把她送上車去，然後又把她的小包袱也擲進去，由他粗魯的行動，她在轎車的黑影裏突然感到恐懼起。

「……我要下去……」

「……什麼，翻上來又要下去，真是……」

董子遜說着，腿子一彈也躍上車盤，不管王翔雲滾上來，便從車盤上握起皮鞭，在空中揮着，用力抽。轉瞬間，馬被抽得像受驚桐殼發狂的飛騰起來，馬套馬鞍與頸頭上的小銅鈴嘩嘩啦啦一陣響，車輪便在夜色裏飛騰起來。

山鷹心裏一陣悸動，覺得事情不妙，在車裏大聲喊着：

「王翔雲滾滾上來呀！你怎麼就趕着走？不行，我不坐了，我要下車去呀！」

山鷹像發瘋般狂叫，緊抱住車前面的轆轤，想跳下去，但董子遜不管她怎樣，儘管把老馬抽打得飛快。老馬倒豎着兩隻耳朵，在夜色裏一起一落的剝視着馬頭，放圓了四隻蹄子的氣力怒奔起來，轎車被震得嘩嘩亂響，在顛簸不平的路中起伏，她緊握住車轆望着下面，黑色的坡崗轉旋着，她不敢跳下去，她心臟受到這一陣劇烈的震動便復發作了。當她兩手一鬆開車轆時，不知怎麼一滾，被車子顛簸進驢蓬裏去，她的氣力用盡了，她簡直沒有一點氣力反抗了……

董子遜那鐵錘般的腳往轎裏塞口，一面還拉着老馬，山鷹幾乎連自己的身子也沒力量放穩，自然更沒有力扭轉。董子遜那鐵錘般的腳拉開篷口了。

董子遜一隊抽着馬的屁股，一面被震得嘩嘩顛抖的說：

「爲了什麼？我連車夫都不要了，我送你當車夫，你還不感謝我！」

「不，美事不去，請你住車呀！」

「哈哈！不管你怎麼叫，也是下不去車呀！」

山鷹雖然感到非常痛苦，鞭子似的又在轎裏裏跳起來，然而童子還還頑蛋不管她怎麼跳，只管用皮鞭抽馬屁股，把老馬抽得喘着氣，她被馬車漸漸磨得透了一點氣力，簡直像一個雞蛋般在車裏裏東滾西滾。

車夫與王甥等車轎裏裏丟了，山鷹被頭得頭腦發暈，無力掙扎，不聲不響的任馬車跑，她兩手握緊車裏的弓杆，不會再使自個身子被雞蛋一樣滾掉。

驛車跑出半英里以外才慢慢穩下來，現在走到什麼地方來，走的還是不是道路，連壞蛋童子滿都昏了，他把皮鞭橫按在車邊前面，兩條大腿提進來，與山鷹並肩坐在驛車裏任老馬的意走。

「現在你還有什麼法子，你使用好呀！」童子還還復仇說。

「我們這窮小人，沒辦法了，有什麼法子對你們這般官老爺使用！……」

「嘿，看你這小姑娘還真個強哩！」說着，他在車板上擦一根火柴吸着煙，把未熄滅的火柴頭迎面臨山鷹的臉，又往她臉上噴一口煙：「嘿！好看，真好看，……」

接着便有一根强有力的鞭痕烙在她的肩膀上，山鷹用力把他一推

「你別這樣呀！」

「還有什麼關係，這裏就我們兩個，我們對什麼事誰都不知道，嘻嘻……」  
立刻，那被山鷹推下去的鐵胳膊又落在她肩頭上。

「董參謀，請你有禮貌些，你別忘了我是你們司令部裏的小隊長呀。」

「嘻嘻，那有什麼要緊，因為我很喜歡你，你是個很可愛的人兒……」

「不，這樣不行！」

山鷹又一掙扎，幾乎把董子遜推個半倒，董子遜用力咬兩口煙，把殘剩的煙頭擲下轎車去，他便又握起皮鞭，很殘酷的抽打着老馬的屁股，老馬無理性的亂奔亂蹶了。誰也不知道蹶到什麼地方來，有時轎車發個偏歪着身子走，有時彷彿從墳丘或坡崗翻下來，有時聽見是在泥裏，馬蹄把水點濺進轎車裏面來……

山鷹一受到劇烈的震動，心臟便又下下的跳起來，她握緊車欄杆，担心的說：

「遲慢些吧，我有心臟病呀，震得我心裏跳得難受呀！」

「哈哈，現在才說這話呀，再晚一點我便把車子趕下淶沱河去啦。」董子遜彷彿勝利一般說：「但是我有一個條件，你答應我，我們就慢慢走。」

「什麼條件？」山鷹問。

「條件很簡單，就是你好好讓我抱一抱。」

「那，不要臉的貨，無恥的東西……」

山鷹憤憤的咒着，她胸裏翻滾一段悶鬱的氣息，深深呼吸一下，她便又換緊轎車的弓杆，緊握起全身的氣力，準備受轎車劇烈的顛簸了。

這一次，轎車的輪子當真又與前次一樣飛快的翻滾起來。車輪時常被大石塊絆礙得跳起很高，幾乎把車拌翻了。然而山鷹始終還是忍耐着不作聲。她一隻手掌按住心胸，另一隻拚命握緊弓杆，使她身子受不到劇烈的顛簸。

董子遜把老馬抽得不能再跑，疲乏的喘着，山鷹仍是一聲不響的忍受着顛簸，老馬的四蹄有些跛了，車輪也被絆礙得受了傷，發出吃吃的聲音，他知道用這種方法並不能把山鷹降服，皮鞭便停歇下來。他忽然轉了一個惡意的念頭，他表露出很兇暴的態態轉進身去，切抖着牙齒怒聲叫着：

「你准不准許我的要求？」

山鷹只望見灰暗的車篷裏伸進一個黑東西，那是手槍還是炸彈，她是辨不出來的，還沒給她機會仔細辨認時，那一根鋒利鋒毫無理由的把她的脖頸撲過來，董子遜那生着濃密的嘴唇在黑暗中與山鷹親了一個嘴。山鷹被這馬車頭發得昏昏迷迷，心臟又跳得厲害，那裏還有力氣掙扎呢？她像個麻木了的人一般，眼睛裏一陣苦酸湧起來，兩顆淚珠滾過她的臉頰……

山鷹在轎車裏被董子遜撲得無法抗拒，當他那瘦硬的手掌慢慢由她的脖頸轉移到她胸部的乳房時，只聽得車輪咯噔一聲，車身一傾，幾乎翻倒下去，老馬也臥在地下了。

童子連像受到驚嚇，從轎車蓬中跳出來，天色已在微微發亮。車輪被陷進泥潭裏去，老馬四肢也被陷去，伏臥在泥水裏不能動彈，原來老馬胡亂的把轎車拖下泥潭裏了。

譯語：

這轎車被跌入泥潭，一匹老馬，連連叫苦，一匹老馬，連連叫苦，一匹老馬，連連叫苦。……

……

……

……

胡那航與實朋是宣傳隊的前哨，渡過湫沱河，在附近一個鄉莊替大家預備了茶水。稀飯，和休息的地方。

清晨黎明時，落了一陣小雨，把隊員們的衣服都打溼，到達休息的地方，大家在破爛的一座大院裏弄起火烤衣服，用水洗泥鞋，泥襪子，……每個人的眼睛都微腫着，顯得十分困倦，疲憊，……每個人的臉色都是蒼白的，鐵青的，大家圍圍住那堆劈柴燃燒起熊熊的火焰，沉黙着，亂想着一些紛雜的事，……

溼衣服和剛洗刷的泥鞋泥襪子，用棍子支架在火焰上，煙火蒸烤得發出腐臭氣味四處流散着，有些人跑進馬廄棚裏，臥在乾草上睡熟了，有些人到處打聽消息，……

魏甦那敲着圓肚皮，穿着一件破藍長衫的粗壯個子，又揚起鼻梁從外面跑進來，對圍着劈柴焰火的這些烤溼衣服的人們報告一項要緊消息，他橫揮着一根胳膊對大家一個注意，然後講起他那三稜形的小眼晴說：

「我們駐紮的那座土城，已經被敵人騎兵佔領了，一大批難民逃過來，也過來湫沱河，……」  
烤溼衣服的人們聽着消息驚愕得一陣騷動，散離了那堆劈柴火，臉孔朝向魏甦來，魏甦這圓球臉露出



「出陣時時刻刻都要準備好，隨時都有出發的可能性，……」

這消息傳來以後，宣傳隊裏便是一陣驚怖散過來，近觀服尹耕矮小的身段跳躍起來，在空中揮了兩下拳頭，喘着胸脯說：

「走吧，咱們就跟着走，走到那裏是那裏，……」

然而這一句並挑不起大家談話的情緒，尹耕只好又低下頭在次煙土烤襪子。

「黃朋端清」麵粉黑的小米乾飯，乾飯上還堆着些蘿蔔菜，一面大口的吃着，一面走過來喊着：

「吃飯，吃飯，快去端飯吃，……」

雜響似的人們都擁進一間小廚房裏去，院子裏那堆劈柴只剩下炭灰了，上面仍舊支架着一些溼鞋溼襪子溼衣服。

陰沉的天空，哭喪着臉兒，吃過晚飯後，隊伍又在暗淡泥溼的路上蠕動着，穿過稀疏的小樹林，穿過深曲的泥溝，又在那種氣沉沉的原野上蠕動着，像一條蛇般蠕動着，……

「收，收，收，……」

後面忽然飛馳一匹紅馬，騎在馬背上的軍官緊勒住馬韁，一面用皮鞭抽着馬屁股，馬的四肢劃開弧形，慢而優雅的奔騰過來，奔近大隊的尾巴時，便用皮鞭向大隊的頭一揮，厲聲喊道：

前面的，跑步！」

前面的龍頭跑快起來，當這大隊剛剛跑出不到五里路，只聽背後轟一聲，他們剛剛走過來的一座大橋，橋墩被炸毀了，石塊與煙塵到處飛濺，空中飛起一大團黑煙。

人心一慌，隊形散亂了，尤其宣傳隊的隊員們，像受驚的螞蟻般紛亂的拼命往前跑，騎在紅馬背上的軍官大聲吼道：

「別慌，別跑，是炸橋梁哩……」

山鷹脫離開董子燕的騾車，渡過滄茫河，便與宣傳隊取得連絡，現在她的心像石塊一般麻木無感覺，這一聲的震動並沒給她什麼刺激，一切都處之泰然。王翔雲緊握住她的手掌，抖着，身子幾乎被嚇癱軟了。小聲對山鷹耳語着：

「一定，一定是敵人追來了，不然為什麼把橋梁也破壞了呀！你往前看，司令的馬也飛沒了影兒，我們跑又跑不動，這怎麼好呀？」

「跑不動，死在這裏。」山鷹冷冷的說。

「噀，你怎麼變得這麼大胆，在這樣緊急時候，還講這種不吉利的話真神經，真有神經病。」

「山鷹那像石像一般雪白的臉上滾下兩顆大淚珠，王翔雲睜圓她那兩顆小風眼睛驚奇的望着山鷹，望着她那款款流淚珠的眼睛，她再沒敢下來不敢再同她講話了，立刻想起昨天夜間董參謀欺騙山鷹坐馬車

「你說我有神經病，你看我那裏有神經病？」山鷹抬起頭，質問王翔雲，忽然她用九抓住王翔雲的頭髮，像復仇般的兩隻眼睛瞪得極大，恨恨的用力勒緊。

「沒有，我說錯了，山鷹，請饒恕我。」

王翔雲被山鷹那有力的手扯得低下頭，頭髮幾乎被山鷹扯斷了。她被嚇得抖着，不敢有一點反抗的請  
去山鷹把頭髮放開。

山鷹把她的頭髮放開，她感到山鷹的態度有些失常，便不敢與她講一句話。

大隊又走遠了，田野裏很寂靜，遠遠傳來沉重的碾聲。山鷹不講一句話，與王翔雲一同走着，仍舊背她的小包袱，有時她抬頭望望兩旁殘餘未割的豇豆，蕎麥，被霜冰打得焦乾的棉花秸。

胡珈航是在最後走的，他氣喘喘的趕上前面來，看見王翔雲與山鷹，便大聲叫着：

「山鷹，你走不動了嗎？」

山鷹回轉頭，望着喘氣的胡珈航：

「我怎麼走不動？」

「我怕你身體不好。」

「不好還要走。」山鷹倔強的說，低着頭，只是向蒼蒼下看。

「這塊地種着蔬菜，蓋上草繩與玉雞糞。牆壁上畫着一羣羊，手裏拿着一把繩鞭，羣羊跟牠驚慌路旁的小草。」

「山鷹，你爲什麼這樣不高興？」

「我很苦惱。」

「有什麼苦惱，可以告訴我聽嗎？」

山鷹搖搖頭：「女人總是受欺侮的，怨不得我母親警告我說，男人呀沒一個是好東西，都是壞蛋，……這話也許是真的，男人總是想種種方法欺誘女人的，你說我這話對嗎？」

胡珈航真弄不清楚山鷹說這話的用意，莫非他欺誘過她？他沉默片刻，想不出他對山鷹有過一點欺誘不忠誠，他抬頭看看山鷹。

「你的話，我不懂是什麼意思，還是那裏的話？」

「這是我母親的話，現在我想把它研究一下，你說這話對不對？」

胡珈航又抬起頭看看山鷹，他奇怪她爲什麼忽然想起談這些話。

「一個靈爽純潔，肉體純潔的女子或男子，他們的愛情是神聖的，幻想很高的，假如一方面發現另一方面是欺誘，朦朧，虛偽時，這在初戀的青年男女們是一個洗不掉的污斑。你的母親警告你的話，也許她會經歷過這種苦痛，但那些只以肉體，美色，……爲愛情前提條件的人們，這種是沒有魂靈的人，他們根

小就沒這些想頭的，……」

阿，對的，你的話我很同意。」山鷹抬起頭，閃光的眼睛看看胡珈航：「我覺得愛情應該純潔，神聖，應該向着這一條光明的路進行；不然就變成欺誘，無味，與野獸有什麼差別？」

胡珈航點點頭，他手裏的細柳枝又往路旁小草上亂抽一陣，說：

「你媽媽爲什麼那麼愛鬱呢？」

「我也不知道，她總是罵爸爸欺騙她，爸爸倒底有什麼欺騙她的事，我不清楚，我還有一個小弟弟，在她不耐煩時，她便對着小弟弟出氣，亂打一陣，又是哭，又是叫，說是要離開爸爸自殺去了，這都是常有的事，可幸的還有一個脾氣善良的爸爸，不管媽媽怎樣吵鬧，他沒生過氣。我最恨的是媽媽，她總不關心我，討厭我，她總說假如沒有我們，她早已跑進山裏去當尼姑。她不讓我接近男人，她口口聲聲都罵男人是壞蛋，是釣魚的，是誘騙的東西們，……我的身體就壞在她手裏，因爲從小她不好好喂我乳，她說我連累了她，想把我丟掉，……」

忽然，遠遠又傳來兩聲沉重的鐵聲，胡珈航停住脚步，伸長脖頸探聽。

背後突然驚慌慌跑上來幾個落伍的隊員，小聲叫道：

「快點走，敵聲多麼近呀！」

這下裏便響隆隆的村落，十分沉寂，看不見一個人，一切都像被死的恐怖壓蓋着，大地的神氣也似被

在地下不能顛倒……



山巒被一股緊張的鼓舞，兩根腿子像飛起來那般輕，腳板上被磨起的水泡也麻木失了知覺，喉嚨裏時時在喘着氣。

恐怖寂靜的曠野裏越顯得空曠，那焦黃葉子的村樹，灰褐色的寨牆，緊柏叢密的墳墓，高大的茅草，……一切都是寂寞得可怕，一切都是恐怖的。

他們跋涉着，到暮色蒼茫趕到一個小村落，才趕上了宣傳隊隊員們。

平漢線戰事消息很不吉利，宣傳隊員們都謠傳說，冀察游擊隊快進出了滄縣區，冀察游擊隊一個中隊被敵人騎兵衝散，現在正在混戰，敵人還繼續往這裏進犯。

好幾個女隊員一得到這消息，都哭泣起來，宣傳隊駐紮在太行山脈小支脈下一個小村落裏，局面很淒涼，嘆息，沉默，哭泣，……充滿着憂鬱，恐怖的氣氛。

「聽說敵人還繼續往我們這裏追擊呀！」黃朋向魏甦說：「你可得到另外什麼消息嗎？」

魏甦的鼻樑也不再腫了，嘴裏那兩根放白光的牙齒也很少露出來，他並不同答黃朋一句話，圓胖的臉，蛋拉長，發出蒼白顏色。

魏魁近視眼却說着：

「這吧，我們乾乾淨淨點，這這這河去，我們這些人也嘗嘗艱辛的滋味，叫那些官兒們也吃吃苦，他們才

覺悟呀！」

魏魁聽得尹耕的話，似更感到有些不高興，對尹耕瞄了一眼，憤憤的說：

「在這樣緊急的時候，我們決不應該隨便說風涼話，拋棄魏失敗主義，這就等於漢奸，現在我們每個隊員都應該聚精會神，統一行動，統一工作，越是緊要時候，我們越應該工作緊張，既然我們爲了救亡工作而來，那我們就應當把全部精神與力量聚集到工作上去，爲了國家民族，我們不應該有『獻荷且』，有一

點……」

尹耕那近視眼小個子氣沖沖的跳起來，兩手叉着腰，側着身子大聲吼道：

「魏魁同志，你說誰是漢奸！你別認爲你救亡理論高妙，你別有些太不知羞，誰能在一個團體裡待他『一輩子不成？我幹不了就走，用得着你教訓人！……』」

說到這裏，便有好幾個隊員上來調解，將魏魁拉出去，魏魁一面被拉得往外走，一面也叫着：

「……誰來這裏是爲了吃這『一』飯，誰還爲了這二十塊錢，我也不是傳教的給你講什麼救亡理論呀

魏魁的聲音漸漸在外面消失了，尹耕在這裏吼聲卻更加大起來。」



……囉，你認爲你是救亡官兒了呀，我看你還不够！你屎克郎落在豆圃裏，冒充什麼大的呀，……

正在吵得很熱鬧時，一位隊員慌慌的由外面跑進來，嘶嘶啞啞的說：

「……別吵啦，快準備出發，敵人到濤沱河啦，……」

破爛不整齊的街道上，隊伍又在集合了，緊急集合號和銀笛子的急促聲，使得各處的人都飛跑出來。

……  
又是夜行軍，陰涼的黑夜裏，隊影散亂着行走，在溝渠裏，叢林裏，平原的路徑上蠕動着。……

王翔雲又是緊握着山鷹的手，前後都是人影，腳步聲，呼吸聲，一堆一堆的荊叢，灌木，芒草，山丘，村落，……都是一團一團沉靜恐怖的黑影，……

一會，王翔雲低頭向山鷹說：

「你疲乏不疲乏？」

山鷹搖搖頭，回答不疲乏，片刻以後，噴出一口氣，又說：

「唉——這裏我真待够了，到地方我非走不可，我想到後方去，不教書，就去找梅亞輝，你說怎樣？」

「好，你走，我也隨你走好了。」一向自己沒有堅決主張的王翔雲很乾脆的回答。

山鷹很高興，接着她又講了許多這裏工作沒意思，環境也不好的話，所以不如早點溜開，找一個工作

環境好，又很理想的工作去做，……

她們談着談着，天色由青衣變成淡白，人影子在崎嶇荒草叢中的狹徑上隱隱現現，高大的芒草與叢木被風吹得嘩嘩的抖，天漸漸亮了，遠處村落裏房屋被罩着一層稀薄淡霧，池塘與溪水閃着幽暗的亮光。有一匹馬的影子由叢草中一閃，便飛過去，尾巴撒着地，咬咬咬，一串聲音消失到遠處去了。

騎在馬鞍上的軍官，滿處打聽山鷹，由散亂的大隊前面又拐回來，咬咬咬……

「山鷹！山鷹……」

他終究又從雜亂的人羣最後面找到山○，山○一發現他，心裏便打一個寒噤，這又是那曾經騷擾過她的那個討厭不懷好意的東西。

董爭慚慚笑着，從棗紅色馬背上跳下來，拉着馬韉，迎頭攔住山鷹……

……「山鷹，你一定走不動啦，嘻嘻，給你這匹馬騎吧。」

「謝謝，董參謀，我不會騎馬。」

「馬挺老實，你只要把韉繩稍稍一勒，牠就立刻停住，摔不下你的，嘻嘻，……」

「我胆小，沒騎過馬，我不敢騎，……」

「嘻嘻，在戰地總應該學會騎馬呀，不會，學學就會啦。嘻嘻，來我替你牽着，你騎，牠決摔不着你，嘻嘻，……」

董子遜那寬瘦額蓋上兩根青筋直顫着，眼睛不住開合。閉合的，望着山鷹。

宣傳隊裏人們漸漸走遠了，這裏便只剩下董子遜與山鷹。山鷹仍舊拒絕騎馬，董子遜攔住她的路，他現在可以清清楚楚在晨光中看見她的臉，瓜子形嫩白的臉，黑亮而圓大的眼睛，高鼻子，細白的兩排牙，她雖然穿一身嶄新的男人制服，也好看，這使董子遜的心火燒得更熱些，立刻他悔恨在轎車上那一夜好機會不該放過。

「我不騎馬，我害怕馬，我走我的路，你別管我好了。」山鷹倔強的瞪大眼睛說。

「你這女孩子真固執，我這一片好意被你誤會了，你可知道後面敵人追得很近啦。」

「敵人追來有這條性命給他，怕什麼？」

「哈哈，你真不怕呀！好，不管你，不管你了。」董子遜把紫紅色的馬拉過來，握緊馬鬃毛，他那被晨露浸溼的皮靴用力一彈，磁磁一陣響，那條小駝背瘦骨身子便翻上馬鞍去，瘦影子在晨霧裏飛騰一陣，突然馬又停住，他又回過身來大聲叫道：

「山鷹，山鷹，我決不騙你，你瞧這馬多麼老實，你還是騎馬吧！」

山鷹並不理他，她一聽見他那討厭的喉嚨的聲音，便想起母親曾經警告過她的話，男人呀，都是壞蛋，都是釣魚的，……

她從路旁繞過去，追趕她的工作同志們，然而四週都是又高又深的芒草，高粱地，灌木林，早已望不

見宣傳隊員們的影跡了。她的衣服不知什麼時候弄上了許多泥濘，鞋子被露水浸溼，蓬鬆的頭髮遮住臉，這些更將山鷹裝飾得美麗，幽靈似的在亂草路上行走，她穿着這身男制服，顯得她的身段高了些。但她生就一條好身材，無論穿什麼衣服，都是襯適美麗的，好看的，……

董子遜騎在馬鞍上，遠望着她慢慢走路的姿影，肩頭上背着一個小包袱，他被這影子吸引得又跳下來，寬額上的青筋跳着，眼睛合閉，合閉的望着她，露出滿口煙黑牙齒：

「山鷹，你真是個天仙呀，穿什麼衣服都是漂亮的。……」

山鷹仍不理他，她很想走快些，她憎恨王翔雲也走遠不替她。她身體感到軟弱，疲倦，但無論如何她是不騎董子遜那馬，這一次她再不上他的當。

董子遜牽着馬韁，跟隨着山鷹背後走，朝露把他的皮靴弄上很多泥沙，東方那片明亮的天空已經吐出一塊紅舌，把半天都舐得變成紫紅，陰暗的雲塊也被燒成紫的像棉花，野鳥們成羣飛着，……

「山鷹，你瞧，……」董子遜弓着腰用手指着一片稀落的高梁叢中的小徑：「那些人，敵人的馬隊呀，唉呀，追來了，……」

山鷹也望見許多雜亂人影，滑過高粱叢林飛奔，山鷹被嚇得高聲叫起王翔雲來，董子遜却在一旁笑了，露着滿口煙黑牙齒：

哈哈哈哈哈，你不是有……，那不是日本鷹，是我們

游擊隊裏的馬呀，……」

山鷹仔細看了一下，那紅色黑色白色的馬匹們，因為老弱不堪，跑起來都像驢子，頭頸總是揚不起來，騎馬的人們也是穿着骯髒破爛的衣服，她看清楚以後，自己不禁也笑了。

「我們後面不是還有人嗎？」山鷹問。

「沒有了，他們都走超路走啦，這馬們走後面的連絡隊，所以我們一定快點走，所以你還是騎上馬，我甘願做你的馬夫。……」

山鷹不相信童子遜的話，她認為這全是欺騙她的，她仍舊倔強的踏着潮溼的沙路，斜過一條狹窄的田徑去，是一條山崗，前面的大隊已經翻過山崗了，現在僅剩着這條一帶般的崎嶇小路飛繞在山崗的香梁上。一會，他們看見的那幾匹老瘦馬也跳躍過了那山崗的明路，田野裏寂寞得沒有一點風，一切枯萎了的植物彷彿都在靜寂裏等待着乾死。

山鷹的頭腦昏沉沉的，她四處望不見一個人影，只有朝陽的光慢慢從濃雲的裂隙裏漏下來，隱藏着半塊蒼蒼的臉，偷偷的窺視着悶沉的大地。她驟然神經一緊張，汗毛眼裏發起一陣寒慄，感到十分恐怖，臉上露着陰森的颜色，兩隻眼睛注視着她，彷彿思考着一件在他心裏已經下了判決的事，怎樣把這件陰謀的事件實現。

幾天來的退却生活，疲乏，營養不良，睡眠不足，損壞了她的健康，這是在她的生命中初次受到這種

苦痛，初次跋涉這更遙長的路程，一面走，一面喘息，兩條麻木了的腿子實在很需要休息了；但是當她又回過頭來看看背後牽馬的董子遜那鐵青陰沉的臉，低着頭思索着一件陰謀事的表情時，她全身的血液奔流得更迅速，兩條疲乏無力的酸軟腿子立刻震奮起來，加快的走，想爬過山崗趕上大隊去。

慢慢繞過山崗下面有亂石的一條崎嶇明路，經過山坡下一片稀疏的林木，她的臉變得蒼白無血色，當她在山崗上爬動時，心臟突然卜卜的跳起來，她的眼睛被一陣黑霧蒙住，急促喘幾口氣，身子便軟癱癱的倒睡在山崗的小徑上，山鷹因為過度疲勞暈倒了。

「山鷹，山鷹，怎麼了？……」

董子遜那小陀背瘦人走上來，趁這難得的時機，一手便將她攙進懷裏，吻着她那蒼白滾了血色的小嘴唇，失去了掙扎力的山鷹，週身都失了知覺，一塊貞潔的白玉，便這樣被沾污了。

濃霧又將太陽遮住，露出着陰淒的顏色，大地也很陰沉，一切都甚寂靜，董子遜的那匹瘦紅馬拴在叢林外一株樹上，暈倒的山鷹被董子遜那兩條鐵瘦胳膊擁抱進山崗下面一片濃密的叢樹裏去，曠野被一團黑霧遮住，陰暗，淒淡，依舊靜悄悄沒一絲風，樹木枯草都靜寂得被死的恐怖壓蓋着，太陽躲藏在濃雲背後，不再望這醜惡的世界，遠遠却只有一隻烏鴉刮刮了兩聲，……

這一次的前哨，又是那身體健壯的胡珈航擔任了這個職務。另外還有兩個身體比較健強能跑步的隊員，和胡珈航一路，早已走出很遠很遠了。

後面這隊伍是很散亂的，並沒有照着他們決定的行軍計劃那麼走。散兵們也混雜在他們一起。還有不少難民，自然，這就形成了雜亂無秩序的隊伍。

沿途扭負貼標語與傳單的黃朋，魏魁，尹耕，張樹民，工作情緒並不因行軍疲乏而減退，每經過一個鎮，或是路旁一株粗樹，牌示板，石碑，等等，黃朋手裏的漿糊刷子便舉上去刷漿糊，魏魁手裏的紅綠紙條貼上去，沿途所經過的牆壁，樹身，木板上，……到處都是紅綠標語與宣言傳單。近視眼尹耕與外號「活寶」的張樹民，沒有漿糊與紅綠標語，便用石灰與黑木炭遇到光白的牆壁便亂寫一陣。

張樹民擦着猴形嘴，寫完一句，便喃喃着說：

「我這塊膏藥又完啦。」

「張樹民，這是救國的事，怎麼能隨便亂講話。」近視眼尹耕說。

「這鷄巴有屁用，臨到敵人追來了，還貼這個，是貼給日本鬼看的嗎？日本鬼看見這標語能發生什麼

效力？怨不得人家喚我們賣膏藥的，一點也不假。我想，要是真的做宣傳工作，並不在乎貼不貼標語，而在乎我們深不深入民間，肯不肯實際去做。貼這些標語有什麼雞巴用，老百姓又不認字，把它當塗看吧，又不是畫，還不是白白耗費紙墨嗎？」

尹耕那兩個小眼睛，從凸起數百度的近視眼鏡裏瞪着張樹民這「活寶」，聽着他這番理論。他從來沒聽得張樹民發過什麼議論，今天忽然發現他這番高奧的理論，覺得有些好笑。

「老張，」尹耕近視眼睛說：「你說得自然也有一部分道理，不過你將標語的用處完全否認了，我不同意。標語不能說一點作用都沒用，那麼世界上就不應該有標語，……」

「噢，老尹，」張樹民急急揀着說：「我們都不要辯論，總之賣狗皮膏藥的臭名氣已經落在我們頭上，要想把這臭名氣除掉，只有實幹，少讀些好聽的理論。」

張樹民很担心尹耕那滿口救亡「學說」將他駁倒，所以急得他那猴子嘴歪着，這却將尹耕逗笑了。

他們走到一個小鎮，小鎮裏人都逃光，家家的鋪板緊緊關閉住，街上看不見一個人影，情況很恐怖。

尹耕看見一塊白牆壁，便舉起手裏的黑木炭，往牆壁上寫着：

「打倒侵略中國的日本軍閥！」

下面又註明：「××游宣」等小字。

張樹民在他背後敲一敲猴子嘴，做一個鬼臉，便走開了。



小鏡子外面傳來一陣沉重的機關槍，魏懸那圓粗脖子穿着長布衫的影子跑過來，手裏提着機關槍，一面跑，一面揮手，慌張的兩個小眼睛轉得特別多。

「快走，快走，……」

「怎麼回事？」尹新還伸着長頸問。

「機關槍響啦。」

「是打靶的吧？」

「快走，快走，……」

魏懸沒再細談什麼，已經提着機關槍跑遠了。

尹新知道情況不佳，一着急，連手裏木炭都丟掉，兩條腿飛起來一般輕鬆，跑出了小鏡子的破街道。

接着，又是一陣沉重的機關槍響：

「……」

宣傳隊的隊員們，一連機關槍響，把身上所有的東西都一齊丟光，散亂了，四處飛逃，那很長的一列部隊並沒有受到一點影響，還是照舊擺着很整齊的行列，慢慢蠕動。散亂了的宣傳隊，看見軍隊沒有動靜，

四處飛逃的人便又慢慢走回來，又拾起丟掉的東西，跟隨着大隊走。

忽然，這長長的軍隊的行列，在曠野裏散開來，這一次嚴重的事當真臨頭了，機關槍的彈子滿天空飛，把各處的樹叢掃去半塊，山丘與土壁被掃得起着煙塵，宣傳隊這一次也當真散亂得像闖在熱鍋裏的螞蟻，到處飛！

天空被陰濃的烏雲蓋住，各處的村鎮，都被恐怖，沉寂，壓蓋着，在那道山崗背後的叢林裏，又飛騰出那匹紅瘦馬，上面坐着兩個人，一個是董子遜，一個是山鷹。山鷹扶着董子遜的肩頭，坐在董子遜背後。老馬慢慢穿出叢林，繞過山崗，繞着那沉重的機關槍走過去。

現在山鷹並不覺得他可怕，只是由她內心裏泛起一些憎厭，……

老馬漸漸慢下來，走着，董子遜問：

「山鷹，你還怕我嗎？」

山鷹沉默片刻，才說：「現在什麼都別問了，快走路吧！」

「那麼，以後你要聽從我的話呀，我想娶你做妻子哩。」

山鷹低着眉頭，沉默着不說話，馬蹄敲得地下的沙礫噠噠作響，紅馬經過一條小河時，把頸子伸下

四處飛逃的人便又慢慢走回來，又拾起丟掉的東西，跟隨着大隊走。

忽然，這長長的軍隊的行列，在曠野裏散開來，這一次嚴重的事當真臨頭了，機關槍的彈子滿天空飛，把各處的樹叢掃去半塊，山丘與土壁被掃得起着煙塵，宣傳隊這一次也當真散亂得像闖在熱鍋裏的螞蟻，到處飛！

天空被陰濃的烏雲蓋住，各處的村鎮，都被恐怖，沉寂，壓蓋着，在那道山崗背後的叢林裏，又飛騰出那匹紅瘦馬，上面坐着兩個人，一個是董子遜，一個是山鷹。山鷹扶着董子遜的肩頭，坐在董子遜背後。老馬慢慢穿出叢林，繞過山崗，繞着那沉重的機關槍走過去。

現在山鷹並不覺得他可怕，只是由她內心裏泛起一些憎厭，……

老馬漸漸慢下來，走着，董子遜問：

「山鷹，你還怕我嗎？」

山鷹沉默片刻，才說：「現在什麼都別問了，快走路吧！」

「那麼，以後你要聽從我的話呀，我想娶你做妻子哩。」

山鷹低着眉頭，沉默着不說話，馬蹄敲得地下的沙灘噠噠作響，紅馬經過一條小河停住，把頸子伸下

被敵人騎兵衝散的宣傳隊，在太行山脈小支脈附近，地層深窠的一個小鄉莊集合了幾十個人，有五分之二的人員不知下落。

山鷹在半路裏遇到兩個被衝散的男隊員，她跟着這兩個男隊員，與宣傳隊集合了。

王翔雲一看見山鷹，大吃一驚，她緊握山鷹的手，悲喜交感的叫着：

「……我們都以為你被日本鬼俘虜去了啦，你怎麼過來的呀！呵，真想不到你還能回來……」

接着，她報告了許多不幸的消息，宣傳隊裏有兩個女隊員被敵人俘虜過去，三個男隊員被鬼子當場用刺死了。剩下有些失蹤了，最後她講到胡珈航也是失蹤的一個，山鷹一得到這消息，她彷彿突然沉落個黑暗無光的深潭裏。

「……這幾天還有陸續回來的隊員們，都是被衝散分開的，等幾天看，胡珈航也一定回來的……」  
王翔雲就這樣把話結束了。

山鷹返來以後，容貌一天比一天憔悴，枯黃……

逃回來的隊員們都狼狽不堪，衣服襤褸，骯髒，大部分都把棉衣服或棉襖丟光了，殘秋的气候漸漸變

了，到夜間睡覺，男隊員們都互相擁抱成一團取暖，睡在百姓家潮溼暗黑的小草棚子裏。

●女隊員們也很可憐，她們用乾草代替褥子，也擁擠在一起。

「游擊週報」停刊快兩個月了，慘淡的宣傳隊裏，大家工作情緒十分消沉，隊裏聽不見一聲唱歌，隊員們每天除了吃飯，地鋪下便睡滿着人。連工作一向很積極的魏甦，現在也是整天穿着破藍布衫倒在地鋪下睡，睡醒了便脫下內衣捉虱子。

女隊員裏尚好些，她們還看書，補襪子，那位令人討厭的女隊員李輝，最用功，她身邊帶着一些小說，夜間睡倒了還把蠟燭點在頭旁邊看小說。山鷹精神很壞，夜間睡覺有一點燈光就把她一夜的睡眠攪擾了。現在她患着很嚴重的失眠症與神經衰弱，……

這一天，山鷹忽然接到胡珈航一封信，信的內容大意是說，他混亂中離開了宣傳隊，現在他已到鄭州，他希望她快點到鄭州來，因為梅亞輝也在鄭州，她組織一個戰地服務團，她希望王翔雲與山鷹來參加，其他隊員們也非常歡迎，……

山鷹很興奮的把這封信拿給王翔雲看，她笑着說：

「想不到梅亞輝也到鄭州了。」

「我們一定到鄭州去參加她的服務團。」王翔雲也很興奮的說。

「我們決定明天請假，把手續辦清楚，後天動身。」

「聽說這兩天要招集一次軍民聯歡大會，還要排演保衛家鄉，你也被派定了一個角色，一定講不准假。」

「我不會演劇，我根本不會演劇。」山鷹很高興的說。

派定她的演員，她決定不排演。在沉悶不和的宣傳隊裏，隊員們時常鬧着小意見，魏甦與尹耕兩個救亡理論家又吵起來……

魏甦的理論射及到近視眼尹耕身上，尹耕性情本來也焦灼，魏甦也不示弱。

魏甦瞪圓兩個大眼睛，吼叫着：

「你賺你的工作情緒，還配談救亡工作！……」

「你說我的工作情緒怎樣？」尹耕被氣得全身肌肉顫抖，臉面變成青灰，他一根胳膊在空中揮擺着說：「誰到這裏來誰還是爲了揮這幾十塊錢不行！」他驕然把伸出的胳膊往自己胸脯一插，「好漢子，到那裏沒有一碗不吃，誰願在這雞巴團體裏工作！走，我馬上請假走！」

尹耕氣憤憤的一張，就鑽進男隊員睡覺的草棚子裏去，捲鋪蓋，表示他去什麼地方都有工作，都有飯吃。

魏甦也跳進來，破籃布衫拖到地，倒背起兩手，鼻樑又擱着，兩隻眼睛緊做三棱形，站立在他背後，

露出他那兩根小門齒：

「聽說這兩天要招集一次軍民聯歡大會，還要排演保衛家鄉，你也被派定了一個角色，一定講不准假。」

「我不會演劇，我根本不會演劇。」山鷹很高興的說。

派定她的演員，她決定不排演。在沉悶不和的宣傳隊裏，隊員們時常鬧着小意見，魏甦與尹耕兩個救亡理論家又吵起來……

魏甦的理論射及到近視眼尹耕身上，尹耕性情本來也焦灼，魏甦也不示弱。

魏甦瞪圓兩個大眼睛，吼叫着：

「你賺你的工作情緒，還配談救亡工作！……」

「你說我的工作情緒怎樣？」尹耕被氣得全身肌肉顫抖，臉面變成青灰，他一根胳膊在空中揮擺着說：「誰到這裏來誰還是爲了揮這幾十塊錢不行！」他驕然把伸出的胳膊往自己胸脯一插，「好漢子，到那裏沒有一碗不吃，誰願在這雞巴團體裏工作！走，我馬上請假走！」

尹耕氣憤憤的一蹶，就蹶進男隊員睡覺的草棚子裏去，捲鋪蓋，表示他去什麼地方都有工作，都有飯吃。

魏甦也跳進來，破籃布衫拖到地，倒背起兩手，鼻梁又擱着，兩隻眼睛緊做三棱形，站立在他背後，

露出他那兩根小門齒。

「不是和權沒什麼分別嗎？」

這一番話，把尹辨說軟了心，尹辨停住了捆行李的手，從近處眼鏡裏射出兩道真誠的視線，隨即那副的，現在覺得魏懸有幾分可憐了。

「無的話自然有理由，不過你得原諒大家受到這次潰退的驚嚇呀！」尹辨忽然又把話聲一轉：「不過我不再說話了，我決定要走，我想換換環境，不願在這里幹啦。」

尹辨從衣櫃裡往外好的行李上捆繩子。魏懸雖然又給他講了許多情感話，沒有效力。最後魏懸向他打問到那裏去，做什麼工作？尹辨說他父親在蘭海路上做事，他想組織蘭海路演劇隊去。

魏懸的黃朋忽然跑進來，聽說尹辨要走，眼睛立刻充滿眼淚：

「尹辨兄，你真非走不可嗎？」

「我要走了，黃朋，你有什麼事嗎？」

「我不希望你走，」黃朋的淚珠滾出來：「我們這個團體剛剛受到敵人衝散，現在內部又鬧不合，我們的團體就這樣算散了夥嗎？大家聚來的不容易呀！……」

「不，黃朋，」尹辨又給黃朋解釋：「我這次走並不是鬧意見，我早就打算走的，我走了後團體決不因爲我受到什麼影響，而且一定相反的會好起來。」

「你要走，王翔雲和山鷹也要走呀。」



「她們走與我走沒有關係。」

「你不能再待一個時期嗎？」

「不，不能了。」尹耕立憤慨地：「我不再待下去，我說一句話算一句話的，決不願人來挽留。」

「要走大家一同走好啦，一個一個走得好嗎？」

「不必再多辯啦，黃勝，我送你到碼頭，送你上船，並請你替我領這幾個月的生活費。」尹耕立  
翻從衣袋裏把舊存的一百五元掏出來，交與黃勝。

黃勝接過錢呈打開來看了，說：「這筆錢暫時是怕弄在晚上。」

「為什麼晚上？」

「隊長進城有事，晚上回來，今天無論如何是不能去了，明天才能走。今晚上我們還可以談一夜話。」

……

「噢，……」

晚上，月光很明亮，照得鄉村裏房屋與樹木露着蒼白顏色，沉鬱，寂寞，……

愛睡覺的隊員們，吃過飯又去睡了；沒有睡的便三五成羣到樹林裏去散步，唱歌。

魏懸，尹耕，張樹民，三個人找了一個明淨的地方，這裏有一個露天石碾，他們盪了一點鐘。從村裏小店裏買來一些花生米，四兩燒酒，大家坐在石碾臺上，面對着月亮飲酒，吃花生，談天。尹耕明天要  
走，他們準備這一整夜不睡，他們似乎有許多話要說，然而什麼話都談不出來，他們都在想着宣傳隊剛成  
立時那番熱鬧情景，……

「尹耕兄，」魏懸忽然打破沉寂的空氣說：「你到了鄭州，希望來封信，假如你的演劇隊成立起了，  
如有用武之地，我也極願去學習學習演劇，因為我對於新劇還有點興趣。」

「好極了，我非常歡迎，不過我怎敢收容你這樣的虎將！……」尹耕的臉頰閃着光，嘴裏嚼着花生  
米。

站在旁邊的張樹民聽見他們這般客氣的談話，禁不住哈哈笑起來。

張樹民吃着幾顆花生米，沉默一會，又說：

「我也想換個地方工作，我也會到你們那裏去。……」

「只要我能够把演劇隊組織成功，我希望這裏朋友們都去參加，」尹耕有些興奮的說：「將來演劇隊組織成功，我們可以沿臨海線流動，我的理想極高，我想請一位有名的導演，訓練一部份演員，自己寫劇本，自己演，燈，幕，……這一切用具都製買一套新的，好的，……」

這時，月光下的破牆裏跑出一個人影子，一面跑，一面在叫道：

「張樹民，尹耕，魏甦，……」

尹耕聽出是范樸的聲音，把手舉在空中招呼着：

「在這裏呀！」

范樸跑過來了，小身體在牆面上擺擺着走來，手裏提着一隻烤雞，幾串山楂糖。

「我剛聽黃朋說，尹耕要走了，使我心裏很不好過。」

說着，他便將手裏的東西都擱放在石碾盤上，然後望着尹耕，問他一些爲什麼要走的話，走後到什麼地方去，有什麼計劃。尹耕把范樸小弟問的話都答覆了以後，范樸又說：

「我得到一件消息，剛由司令都得來的。」

「什麼消息？」張樹民問：「是日本鬼又有什麼動作嗎？」

范樸從石盤上抓一把花生米，往口裏送着，微笑，他那梳得很亮的頭髮閃爍着光：

『不是敵人的什麼消息。』

『莫非是山鹿島王菊雲要走的消息？』魏應也笑着，月亮照得他那兩顆小門齒閃光。

『是，也不是。你們都猜不着。』黃傑所在邊界說：『這事關係我們全部宣傳隊員，現在我告訴大

家吧，就是部隊要成立政治部了，我們是宣傳隊，原來是叫更改編成政治工作隊。』

『這消息我早就聽說了。』魏應說：『我聽說：『宣傳隊改編政治工作隊，是換湯不換藥的，

政治隊還是幹這一套工作。』

於是，大家的談話重心就轉移到政治部成立後的工作問題上去。……

月光下又跑過一個影子，是黃朋，喘着氣跑近了，尹新趕上去，着急的問：

『怎麼了呀，黃朋，滾了假嗎？』

『准了，隊長准了，除你一個，全准了。還多給你二十塊錢安家費。』

黃朋興奮告訴他們，三團雲里山部隊准了假，……

『散了，我們宣佈散隊歸隊吧，』黃朋笑着說。

『哈哈，哈哈，這是一場好夢呀，哈哈，哈哈，』魏應和張樹民面面相覷：『別着急，張樹民，還有

個李輝呢。』

『哈哈哈哈哈……』

大家都一聲哄然笑了。

王翹雲與山彪也講難了情，因為有一點受驚的小手還沒有潤清白，所以第二天不能走。然而她倆的心裏倒算很輕鬆了。

第二天，便是軍民聯歡大會開會的日期，山彪與王翹雲也去參加過開會，回來把一切手續都辦妥當，東西也都準備好。到黃昏時，她們還在村郊去散了一會步……

『不是隊人的什麼消息。』

『莫非是山鹿與王菊雲要走的消息？』老趙也笑着，月亮照得他那兩顆小門齒閃光。

『這，也不光。你們都猜不着。』張樹民在旁說：『這事關係我們全部宣傳隊員，現在我告訴大吧，就是部隊要成立政治部了，我們這宣傳隊，將來也要改編成政治工作隊。』

『這消息我早就聽說了，你們還不準備。』老趙說：『宣傳隊改編成政治工作隊，是換湯不換藥的，政治隊還是幹這一套工作。』

於是，大家的談話重心便轉到政治部成立後的工作問題上去。……

月光下又跑過一個影子，是李海，嚇得他跑進了，尹松趕上去，着急的問：

『怎麼了呀，書院，出了個嗎？』

『准了，隊長還好，除了一個，你一個，你……，這冷給你二十塊錢賞費。』

費四階帶告訴他們，三團要與山鹿也商議了個，……

『散了，我……』

『，哈哈，……』

『李海。』

『哈哈……』

六家都一齊哄然笑了。

王翔雲與山彪也請進了帳。因爲有一點準備，小手續沒有弄清白，所以第二天不能走。然而她倆的心裏總算很輕鬆了。

第二天，便是軍民聯歡大會開會的日子。山彪與王翔雲也去參加過開會，回來把一切手續都辦妥當，東西也都準備好。到去不曉，她們還在村郊去散了一會步……

往鄭州去，路上沒有發生一點麻煩，她們背着那流浪生活過的簡單行裝，坐上一輛悶子破爛火車，火車便把她倆拖走了。

路上給她們印象最深的是黃河鐵橋，和在一個小火車站被百姓扒光了衣服的敵機航空員的屍體，……破爛的悶子車裏，裝載着煤炭，貨包，除了坐有幾個傷兵，整列的火車沒有乘客，山鷹與王翔雲緊挨在一起，臥在一列裝貨包的敞車頂子上，兩旁的景物飛一般旋逝過去，過黃河鐵橋在下半年夜，月亮被稀淡的霧雲籠罩着，寒冷的天空只顯露着一輪光圓。黃河的急流嘯叫着，吹來的風特別寒冷，悽涼，淒落，淒

寞，……  
如夢，如幻的火車兩旁的景物，一閃就過去，山鷹的頭髮被風吹得亂散着，半塊臉被遮着，火車到鄭州時，她彷彿模模糊糊，被搖籃搖擺了一整夜，猛然醒來，彷彿進入到另一個世界，車站上人聲紛囂，山鷹那睡眠不足的兩眼微腫着，只見見站台下擠滿穿着各種色彩衣服的乘客，與這貨車並列的一輛難民車，難民們在哭着，吵着，叫着，種種嘈嘈的怨聲冤話時時發出着，……

擠出人聲雜亂的火車站，她倆背着簡陋的小行李擔，王翔雲與山鷹穿過大街，按照胡柳航信上的住址



邊，在一條僻靜的巷子裏，有一所二層破破的舊緊門，山鷹與她手裏的信對照了一下，喃喃道：

「就是這個號數。」

她又對這門端詳半晌，才伸出手掌彭彭拍兩下，她屏住呼吸靜聽，裏面似乎沒有動靜。

彭彭彭……

她又用力多拍幾下。

「誰呀？」

裏面有人應着。她想像着出來開門的是那身體粗壯的胡迦航，黑紅色健康的臉。露出雪白牙齒，閃着那明亮的眼睛對她發出驚喜的笑，兩個人的血都急速的奔流，……

山鷹正在想得心裏跳動，那破緊門嗚隆一下敞開了。裏面露出一副大女人的面容，使她倆幾乎不敢相信這就是梅亞輝，這是副蒼老，衰弱，頹萎，彷彿剛受過很大挫折的風霜臉，她倆正站在門口還在靜候，那女人突然被一股熱情激動着，瘋狂了似的跳出來，將山鷹推進懷裏：

「哎呀，山鷹，我在這裏等你們很久了。看你怎麼也變成這麼瘦呀！……真想不到我們還能見面呀，……」

梅亞輝說了這幾句話，眼淚幾乎流下來。她又將王翔雲的手緊緊握住，被外在一種興奮力量的驅使，使她拼命緊握。她瘦得露出了額骨，這幾個月不見面，她彷彿已經變成中年婦人模樣了。她的衣服很破

爛，很骯髒，一雙紅皮鞋彷彿從來沒碰過油，漆皮被毀得露出一塊塊白皮，已經被她腳踏得歪扭着，頭髮很亂，披散在兩肩，憔悴，衰黃，使人想到一個剛剛喪夫憔悴過度的貧寡。

「你變了，」山鷹說：「你變得不敢使人認了。」

「我變了麼？」梅亞輝倔強的問：「我比以前變得怎樣？」

「變了許多。」山鷹望着她的臉回答。

「你什麼時候從太原回來。栗先生也和你一同來了麼？」王翔雲笑着問。

「唉，」梅亞輝長嘆一口氣：「等青睞間再給你們細談，走，快進去坐坐。」

她雖然比從前衰瘦了，但她還是很有氣力，她一隻手便把她們的行李捲托進門裏去，托上了樓。樓上是一間光線很充足的房子。桌子上的書籍文具，狼藉的亂堆散着，床鋪上的被子，枕頭，髒髒衣服，都堆在一起，到處是灰塵，糊泥，像供毫無條理的歪三歪四的放着。她已不是以前生活那兩嚴肅的梅亞輝了，一切都變得極頹唐，無禮，這簡直使她倆有些不相信她是梅亞輝，使她們都想幾個月前她還是一個很苦澀，生活極有條理的青年女子，……

「你怎麼變成了這個樣子？」王翔雲有些不相信的問。

「我變了嗎？」梅亞輝向後沒有一絲笑紋，很冷靜的說：「我覺得人生很空虛，沒有一點意思。」

「真奇怪，現在你也竟說出這話來？」王翔雲說。

三個人都坐下了。

梅亞輝看見她這副心灰意冷、一團霧氣的面孔，不禁嘆息道：「我在那個時候才感到只有那樣的痛苦才是深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這痛苦從何而來，這一路，不知是怎麼走的，你總覺得像一場噩夢呀！」

「怎麼一回事，可以告訴我們嗎？」田應問。

「和在我想起你給我說你母親告訴你的話，「男人沒一個是好東西，都是釣魚的，」現在我有點相信了。我常常想，女人爲什麼要仗賴男人生活，沒有男人就不能獨立生存嗎？我常常這麼想，今後我決不接受男人的幫助，我自己想做出一番事業來。……」梅亞輝沉默片刻又說：「男人，他們把女人看做一朵花，一個蘋果，只要你年輕，美麗時，有許多人向你求愛，這是你，你要求他什麼，他都會答應，你要他的命他都會給的。但是，等你的青春一旦凋謝，他的虛虛的面孔便揭開了，一切都是假的都是欺騙的，他決不叫一下把你丟進臭水潭裏，哈哈，男人原來就是這樣一種東西呀！……」

梅亞輝笑着臉失常，因爲他的腎虛太激動，眼淚掉下來。接着她便開始報告她這次在太原失戀的經過了。她怎樣與她的愛人墮落至苦海，苦海八年，這八年，她與他，真火熱的戀愛，誰知他在抗戰的動亂裏到太原就變了心，並且很快的與另外一個女人墮落了。這一切她辛辛苦苦爲他跋涉了幾千里，趕到太原時，票這一面也不見她呀。你看，八年長久的時日，她還給他他的情感在鞏固了，誰知他這次竟受到這意外打

「……她得到果爾同那女的私逃，同居，結婚，……這些消息，這些對於她不利的話以後，她怎麼不瘋狂呢？她神經怎麼不錯亂呢？……她的眼淚怎麼能不像泉水般流呢？……」

她很激動，失常，情感被熱燒得她像一團火，她叫着：

「……所以呀，山鷹，你母親的確把男人看透了，她不叫你接近男人，她一定吃過男人的虧，上過男人的當，王翔雲，山鷹，你倆都還年輕，你們都不知道男人的心多麼毒辣，多麼無情，多麼會說甜言蜜語……都是虛偽，誘騙，欺詐呀，你們都不知道這裏面有多麼複雜，多麼曲折呀……」

梅亞輝一面說，一面拭着眼淚。

「別說了；該休息一會了，梅亞輝，你太興奮了。」山鷹安慰着她。

沉默了一會，梅亞輝把眼淚擦乾，忽然很冷靜的朝着山鷹說：

「山鷹，你是不是愛着胡瑞斌？」

山鷹的臉突然變得緋紅，她支吾難答，她深害怕梅亞輝那嚴厲毫不容情的刻薄的嘴舌。她會把一個人批評得不值一個錢，她也能把一個人抬舉到天上去。梅亞輝看出山鷹的表情，她卻改變了一副和藹的笑臉，說：

「山鷹，你別害羞，你的事我知道得很清楚，胡瑞斌爲人很忠厚，坦白，他把你們內心的事都說給我聽了，我也非常讚同你們的幸福。但是我告訴你一句話。當你把對方認識清楚以後，你不要猶豫，不要持

「盼望你們早日成功呀！」

「哈哈……」

王翔雲在旁邊笑着拍起巴掌來。

山鷹的心房跳動了，彷彿一個意外的拳頭猛烈向他的心尖擊來。

「我對胡珈航的關係很純潔，是朋友關係……」山鷹臉紅着說。

「山鷹，你別否認，你們真有愛情那又有什麼關係，不過我聽得好幾個人都這樣說。胡珈航是個理想

高，靈魂很純潔的人，你可知道最近他想去考空軍了。」

「考空軍，已經去了嗎？」山鷹有些着急的問。

「沒有，」梅亞輝照舊很嚴肅的說：「我勸說了他，他已經把這念頭打消。不過他想學習的種類太多了，還容易把他損害，你想，一個人的精力有限，如果每一種都想學精，學好，飛機也會駕，汽車也會開，又會寫文章，又會繪畫，……結果那一門都弄不好的。所以我時常批評他有一點風頭主義的好勝心，缺少恒心決心，所以我又勸他還是繼續學他的音樂，不要再想考空軍啦……」

梅亞輝的眼淚漸漸乾了，又顯露出她從前那副男子的氣概，把王翔雲與山鷹批判一頓。她說山鷹腦子放不開，不够勇敢；王翔雲自己沒有主見，總是這隨着別人，……接着她又把莫察游擊隊某宣傳隊隊員們，那些熟悉的人一個一個批判一番，一直把她的口說出了白沫，她的喉嚨發了沙，才停住講話。然而她的

身體已經不能支持，便慘倒在床上休息了。

兩三分鐘以後，梅亞輝又睜開眼睛來，把她要組織戰地服務團的計劃又對她簡講了一遍，她那瘦露出青筋的額蓋顫跳着。

「山勝，你雖然比以前瘦了些，氣色却好多了，我想你的身體一定比你在海船上好許多吧！」梅亞輝望着山勝說。

「我們這次參加黨察宣傳隊，雖然沒做出什麼成績來，但多少對我們的經歷有些益處，這一次的失敗，是我們下一次的成功教訓。我現在正在與××總司令部商議，組織戰地服務團，希望宣傳隊那些朋友們都能拉過來。」

「宣傳隊因為成立政治部的關係，隊員們都想離開那裏，他們一定都很願意來參加服務團工作。」王翔雲說。

「那好極了，歡迎他們都來！」梅亞輝又激奮起來：「請你們快發封信去，就說這裏成立戰地服務團，需要大批工作青年，歡迎他們都來參加！」

梅亞輝說完，忽然咳嗽起來，咳嗽幾聲以後，從側邊身上一往地下吐了一口血，又閉住眼，昏倒在床上了。

她因為精神過勞與奮，講話太多，身體的溫度漸漸增高起來。

胡珈航住在臨近另外一條巷弄裏，山鷹依照梅亞澤告訴她的住址去找胡珈航。

這是一間破陋陰沉的小屋子，有一個極小的紙窗，窗簾前被一座兩層高樓擋着，屋子裏便顯得格外黑暗，冷淡……

已死難，艱險中別離，如今又在這裏重逢，這在他們每根神經都歡欣得顫慄。山鷹一看見胡珈航，全身的肉肉都緊張起來，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興奮得這樣失常。

山鷹第一句話便問他為什麼又要跑去考空軍了。

胡珈航笑着回答：

「我一時情急的衝動，生活上給我太枯燥，便總想興奮一下。」

「我不希望你考空軍。」山鷹懇切的說：「空軍是很危險的。」

胡珈航很興奮的笑起來，望着山鷹，她比在汽船上時長高了，而且更聰明，懂事，溫柔，靈魂純潔高尚的女孩子，由她那黑亮的眼晴看出她奔放的熱情……

他倆談到梅亞澤的事，胡珈航說：

「梅麗輝這次從太原回來，受刺激很大，幾乎得了神經病，天天罵大街，她說你母親也常常罵梅，罵男人，是真的嗎？」

「我母親罵我父親，並不是罵男人，……」山鷹發笑着說。

「哦，你母親一定受到過欺騙！」

「我不知道，她從來不講給我聽。」

「我的理想很高，尤其對於愛情這件事，我常常想，世界上的愛情應該是很純潔的，很神聖的，很坦白很光明的，……不應該在對方的魂靈上染一點污斑，這才是真正的愛情幸福。我希望我的愛人，不管魂靈與肉體上都極純潔，這是我所希望的，像上帝般神聖，……」

「哦，……」山鷹的心裏嘆息起來，她的呼吸很短促：「哦，……」

「山鷹。」胡珮航的眼睛忽然注視到她身上來，她神經質的看他一眼，她感到他簡直像審判官一樣，他的健康色臉浮着激奮的微笑，嘴角露出幸福的紋路：「山鷹，……你是個很純潔的女孩子，你的身體，都像潔白的玉石般純潔，你的智慧，聰明，都是我最理想的，山鷹，……」

山鷹驟然一抬頭，看見他的眼睛與牙齒都在閃光，他坐在那一張圈椅裏，等待她的說話，……

山鷹的臉蒼白，她很想立刻把她的肉體上遭受的黑斑一下吐洩給胡珮航，讓他懲罰她，或是不再再向她高的希望，或是把她拋棄，……然而她沒有這勇氣，她在桌子上，低着頭，在一塊信箋上用自來水筆



「盪，盪，盪……在這最緊張最迫切的一刹那，因為她的血液循環得過急，突然她的心臟病又發作了。她暈倒在桌子上，自來水筆滾在一旁。」

「怎麼了，山鷹？」

胡翹就從圈椅裏站起來，趕快走過去抓住她的手，只感到她的手腕上的血管跳得很厲害。他立刻明白她的心臟漸漸癱瘓了，趕快把她搬到他床上休息，她的臉慘白沒一點血色，只有她那兩瓣薄薄的嘴唇顯出淡紅顏色。

幾分鐘後，山鷹醒來了，深深吐出一口氣，睜開眼睛看見自己已經睡在床上，身上並且蓋上了棉被，胡翹坐在她身旁笑着，盡住她的手：

「好了嗎，山鷹？」胡翹黑紅臉還是那樣微笑，注視着她：「你需要休養呀！」

「是的，……」山鷹長縮的問答，把她被握住的手掙脫，便坐起來，下了床。

「你為什麼這樣冷淡，你有什麼事要講？」胡翹望着她那不快活的臉。

「哦，沒有，……」山鷹興奮的答，又走到她原先坐的圈椅裏坐下去，出一口長氣，重新拾起自來水筆又往信箋上亂畫，一直把信箋畫得像網一般密，還畫：

「所以一個人應該有一副純潔的靈魂，……肉體，……剛才我還沒把話說完，你就是倒了，你一定還悉我的內心，我願意把我的話繼續說下去，我願意坦白的把我的心撕開給你看看，……」

胡珈航又坐回他的座位，繼續講着他那毫無現實的幻想，對於人生隱隱卑劣的厭煩，……這一次的山鷹靜靜地聽，她把水筆也停止塗抹，她的神經漸漸麻木了下來，……

那不測悉山鷹內心的胡珈航，把他那動盪顛簸的幻夢給山鷹看，最後他歸結到印進他魂靈裏最深刻最深刻的幻影便是山鷹，他絕望地想：他絕望的幻影所迷惑，立刻把她那甜美的兩瓣紅潔玉般的小嘴唇獻給他，……然而，山鷹靜坐在這椅裏，她變成一個石膏像般沒情感的麻木的人，眼睛盯注在牆上不動。這使得胡珈航有幾分失望。

「山鷹，」他忽然大聲說：「為什麼這樣冰冷無情。你對我難道沒一點情感？」

山鷹驟然從僵癡的情態中騖醒，神情恢復到現實中，她望見胡珈航的臉浮着憎恨的顏色，兩隻眼睛惡惡地注視她。

「不，胡珈航，我有許多話要對你說。」

「有什麼話，難道你不能做主，因為你母親警告過你，不讓你接近男人！」

「不，她怎麼能限制我，……要時我與她說說，沙女團長也可以的。」

「那麼你要對我講的，什麼話呢？」胡珈航那雙不動他的眼睛瞪出很大。

「看你，別把這得意氣都不肯給我呀！」山鷹大聲說。長久嘆出一口氣，

「好，好，我不逼你，你說話！」

山鷹又吐出一口長氣，沒有說出的勇氣，沉默一會，又說：

「胡珈航，以後有機會再給你仔細的談，好嗎？」

「好，也好，總之，你是我最理想的人兒呀，我希望你不拒絕我，……」

山鷹抽一口氣，說她母親由北平寄信來說，要離開北平到內地來，說不定往西安去，因為她父親也要西安種職業呀。

胡珈航對於這事漠不關心，他最迫切的問題是想知道山鷹對他的態度。……

噠噠噠……

驟然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喊著山鷹，王翔雲氣喘喘的跑進來了，她一進來發覺得臉變成鐵青色：

「山鷹，董子遜又追來了，他在梅亞輝那裏，他要找你呀！」

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使得山鷹的心臟又卜卜的悸動起來。

「現在他在那裏？」山鷹問。

「在梅亞輝那裏，在梅亞輝那裏，……」王翔雲着急的重複的說：「你頂好不見他，避免麻煩，梅亞輝的意思也是這樣。」

「我去，我去揍他一頓！」胡珈航跳起來，眼淚充滿臉龐，揮着拳頭，他滿心的憂悶很想借這機會發

洩發洩……



山鷹又吐出一口長氣，沒有說出的勇氣，沉默一會，又說：

「胡珈就，以後有機會再給你仔細的談，好嗎？」

「好，也好，總之，你是我最理想的人兒呀，我希望你不拒絕我，……」

山鷹抽一口氣，說她母親由北平寄信來說，要離開北平到內地來，說不定往西安去，因為她父親也要西安這職業呀。

胡珈就對於這事漠不關心，他最迫切的問題是想知道山鷹對他的態度。……

噲噲噲，……

顯然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喊得山鷹，王朝雲氣喘喘的跑進來了，她一進來被嚇得臉變成鐵青色：

「山鷹，寶子遜又追來了，他在梅亞輝那裏，他要找你呀！」

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使得山鷹的心臟又卜卜的悸動起來。

「現在他在那裏？」山鷹問。

「在梅亞輝那裏，在梅亞輝那裏，……」王朝雲着急的又複回說：「你頂好不見他，避為麻煩，梅這意思可是這樣。」

「我去，我去揍他一頓！」胡珈就跳起來，眼淚充滿眼眶，握着拳頭，他滿心的憂鬱很想借這機會發洩。

「不，不要去，」王翔雲攔住胡翹航說：「去不得呀，他帶着手槍，……」

「帶着手槍誰怕他！」胡翹航的手又往前揮一下，倔強的說。

「和他鬧沒意思呀，……」王翔雲與山鷹同時說：「你安穩些，別太衝動呀。」

胡翹航平息下來，三個人又在小黑屋子裏談了一會話，胡翹航便提議出去吃飽子。

胡翹航，王翔雲，山鷹，他們三個人拐進一條破爛狹窄的巷子里，遠遠望見那吊着小木牌子的飽子館，籠裏飛騰着熱氣。

三個人上了飽子館的小破樓，樓上收拾得十分雅靜，清潔，只擺了三席豆綠色桌椅，每席桌上放着一把茶壺，三五個茶杯，雖然都是泥燒的，但都很乾淨。三個人坐下來，那段勤的小夥計便擺了桌布進來，把茶壺，一兩問要多少飽子，多，稀飯。隨後還把抹布往肩頭上一搭，便噤噤的下樓去了。

蒸飽子上來，帶出一陣葱香。除了隨着熱氣的一大盤飽子，還有三碗白糖稀飯，這都是山鷹最愛吃的東西，然而她用筷子把蒸飽夾進嘴裏咬半粒咀嚼，嚼碎了，却不想嚼，她心裏真一塊雲影把影籠住，她只是囁了幾口綠豆白糖稀飯，有許多零亂的思想攪擾着她的心。

胡翹航與王翔雲談着戰事新聞。談着宣傳隊裏的舊事，正談得熱鬧時，小破樓下的夥計們忽然喊叫：「樓上看座！」那破樓梯嘩嘩的一陣響，走上來的是梅麗輝。

梅麗輝一上來，空氣便格外活躍了，她用手指頭點着他們的頭，叫嚷：

「轟，怎麼了？一發就發了，我說新運到什麼老運來呀！」

胡胡越越快所起來請極重輝坐，極重輝表露出她那大姐四態度，坐在上座，便報告他們說童子班那混蛋去了，請他們不必爲他担。接着她那歇不住的嘴便又談戰地服團工作計劃，發動民衆，組織民衆，……這一次非大大幹它一下不可。越說越興奮，居然擰緊拳頭不顧一切的往桌面上一擡，只震得桌面上的碟碗一齊跳起來：

「幹吧，我們一定要好好幹一下呵！中國暴風雨的時代已經來臨了，我們還待得什麼！……」

這却把王翔雲鬥得哈哈的笑起來，一嘴裏的碎沫一下噴了一桌子，也噴進他們稀飯碗裏去，山應也笑了，却用筷子敲着王翔雲的頭：

「笑死鬼，什麼時候滿肚子裝的笑，看你把人家稀飯碗裏都噴下了飯沫子，可叫人家怎麼吃呀。」

蘇門在山隱心遠上那地他感到黑暗，使她沒有一時愉快，現在她變得很憂悶，沉默，多思，神經質。

而那崇拜純潔靈魂與肉體的胡珈航呢？他每天都希望山隱快點給他一個懇切的答復，他的希望是與蘇門的，充滿幻想意味的，山隱在他崇高的魂靈上佔了極重要位置。

梅亞輝的戰地服務團手續辦得太慢，雖然團員們大部分都招齊了，但公事尚未批下來，山隱與胡珈航三天都有時間談話，在市區荒郊散步，到有兩棵檉柳小樹的隨海墜旁田徑裏唱歌，……

這一天九點鐘光景，鄭州市區的警報器像小孩子嗚咽一般淒厲的叫起來：

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鄭州繁華市面的人們像潮水般到處奔騰，洋車與人羣擁擠在一起，有的轎子被踏掉，有的衣服被擠破，一處小巷口被車塞住，後面擠上來的人潮都急燥的叫罵，喊吵，喧鬧，哭泣，……彷彿飛機馬上就要飛到頭上投炸彈了。山隱也被擁擠在人羣裏，好不容易才掙扎擠出小巷口，迎面卻又來了一種阻力，是一種車輪碾過路面上，半車被人攔截了一個拉馬，老年被擄以逃一個空投彈去，正在泥水裏掙扎，趕車的主人



死硬刀法，半響，用皮鞭抽半響，想叫快些突起來，無奈後面人體太穩，在中軍這裏攔攔攔一個人走過，人馬紛紛避開，車夫騰騰騰，放聲報了為什麼把牛車攔住行路，這簡直是漢奸行爲。但已過去的人紛紛走，也不再罵車夫漢奸了；沒有攔住的人還在這裏攔，罵，叫，吵，……

「山鷹，山鷹，我找你很久了，……」

人羣中忽然發出這種聲音。山鷹回頭一看，原是那寬瘦額蓋上暴露着青筋的煙鬼，董子遜，這一個沾汚她純潔心靈，損毀了她人生快樂的魔鬼，又跟搔在他背後了。

董子遜穿着很貴重毛織物發光彩的深黃綠色的軍服，一雙淺淺綠綠的馬刺靴，腰間抽着一皮帶發的小子彈與一把六輪子小槍，被那寬大的唾舌帽遮蓋的枯瘦臉，額骨與鼻頭顯得更高，眼睛暗澀無光。山鷹一望見他的面影，她心鏡上那七愁苦的黒斑立刻擴展開來，變成憎恨，厭惡，……種種複雜交混的心思牽她腦海裏顫動，她的眼睛露出憤怒的光，只望了他一眼，便在人羣裏又擠着，……

董子遜這之似乎變得很嚴肅，有禮貌，他很恭謙的說着：

「山鷹，從今以後我決不敢侵犯你一下，請你原諒我的魯莽，山鷹，我對你是很恭敬的呀，請你以後不要再對我那麼無情感呀，……」

「現在什麼話都別再多說了。」山鷹冷冷的說。

「那麼你還願不願同我談一次話，我有許多話要同你談呀！」

蠶子滿眼隨望着山鷹那冰冷無情的臉，他極擔心山鷹仍如以前給他慘酷難忍的尖聲，所以他臉上浮着悲哀的顏色，然而那無情的話終於又冷冰冰的響到他心上：

「我沒有時間與你談話。」

山鷹說話時並不看他一眼。這時候，被擠在泥潭裏的老牛已被車夫拉起來，車夫用皮鞭抽着老牛拖着破車咯咯聲的走了，這裏的人也都走空，街巷每家店舖都關起門板，緊急警報接着又嗚嗚叫起來。

山鷹拐進一條沉寂無人的巷里，蠶子遜又跟追上來：

「山鷹，我有許多話要同你講呀，我住在這附近，到我那裏坐坐，到我那裏吃飯，好不好？」

「警報了，那裏沒有時間談話！」

「山鷹，我爲了你才跑到鄭州來呀，到鄭州好幾個月，把鄭州都找遍了，始終找不到你，你爲什麼不見呀？你討厭我嗎？」

蠶子邁着小駝背，低着頭近到山鷹的耳邊說，發出兩排煙黑牙齒，色清的小眼睛不住開合，開合，這門在他腦海裏閃爍了好幾個月的影子又出現在他眼簾裏，然而他覺得彷彿有許多對不起山鷹的地方，所以他在心裏覺得很歉，很想對山鷹懺悔，最終目的他還想山鷹能够把他的罪惡原諒過去，把山鷹發爲他的太太。

蠶子發覺山鷹聽得全清楚，如漆的臉更顯得蒼白了，他穿一件襤褸的藍色布衫，一雙瘦弱的手。

「你爲什麼？」他，臉上的小氣容快兩個小個頭般陰沉着，眼睛比以前更顯得活潑光亮，臉龐像蘋果那樣  
紅潤，這且給童子遜的腦海一個刺激。他臉上的青筋跳得更厲害。

「請你不要再跟我，」山鷹不耐煩的說：「叫人家看見算怎麼回事？」

「山鷹，你以爲我是個粗野的軍人嗎？不是的，你把我看錯了呀，在我沒有加入軍隊以前，我也是大  
學畢業的呀，我也是學生呀，不過現在跟軍隊混久了，多少染了一些軍人習氣，請你原諒我，我很願意  
同你做朋友，我很喜歡你，尊敬你，以後我決不敢挨你一下，我挨你一下我就爛手指頭，爛心爛肝，爛肺  
山鷹，你給我一點小刺激，我便晝夜不安，我願意做你的勤勞兵，做你的用人，只要你……」

童子遜的眼皮又是開合，閉合，急切的等待山鷹回答。馬刺皮靴在陽光下閃爍，額上青筋的跳動更  
加快了速度。

山鷹聽他的話，簡直像蒼蠅嗡嗡那般厭煩，雖然他費了極大苦心，山鷹卻沒把他一句話放進耳朵

這時，迎面一個背破槍破哨的警察走過來，催他們快走，因爲二十幾架飛機快到了，接着便又是一陣  
，很慌張的幾個人奔跑出去，飛機沉重的聲音變了，童子遜與山鷹在混亂中分散開……

二十幾架飛機是路過，只把人們們嚇了一陣，便飛遠了。荒野裏到處樹叢與溝壑裏都藏滿人，那沒有  
飛的空場裏擺着一些賣零食的小攤子，人們許多都聚到那些小攤前面，吵吵嚷嚷嚴然形成個臨時小



六欄下梅亞輝與山應。

碧涼的曠野，樹木都光禿了枝條，像懸掛着的微風，灌得她們的耳朵嗡嗡。梅亞輝與山應同坐在優曇旁一塊石頭上，梅亞輝握住山應的手，不但男兒們感到山應可愛，就是梅亞輝也覺得山應與其他女人有盡不同的魅力，使梅亞輝不能將她拋棄，於是才將她放開。

「山應，你現在健康多了。」

但是山應却一搖頭：「你却不曉得，我現在同心感病比以前更厲害了。」

山應那面黑大眼睛望着梅亞輝那無一點曲線的體段，她覺得梅亞輝比她的母親更和藹，能體貼她她的內心。

「梅亞輝，」山應又說：「今天我又遇到了寶子這，他總是麻痺我，這怎麼辦呀？」

梅亞輝那肥胖的臉上浮起一層微笑，她記得山應與她一個小孩子，對一個無聊男子就無法對付。

「山應，」梅亞輝微笑着說：「你不是說你性慾過強，男人是釣魚的嗎？只有懶惰的子女才是被男人魚。我覺得，男人才是女人的玩物，你不要去信儒，應，去給他幾次苦頭吃，看他還敢來搗亂你嗎？」

「你說，怎麼給苦頭吃呀，是謀害他嗎？」山應有些不解的問。

「哈哈，你真是可憐，連男人的聰明都沒有呀。」

梅亞輝告訴她，你既然不愛那寶子這，給他一些苦頭吃是很容易的，你一方面表示對他好，一方面卻又

要求對他冷淡，這種對待男人的苦痛，是叫男人簡直捉摸不透的迷惘，弄得他昏昏矓矓，還不是你很容易做到的嗎？

但她怎麼懂得山鷹已是被那董子濼沾污了的人呢？山鷹聽得她的話，只是勉強微笑着，……

「山鷹，你真不中用，」梅亞輝帶出一點憤恨的聲調說：「你瞞着，你不給他一些虛吃，他總要欺侮你的呀，……」

山鷹嘆出一口長氣，愁苦在心頭上那塊黑斑又擴展，立刻她悔恨自己太懦弱，……她聽得梅亞輝在替不平的嘆息，沉默一會，梅亞輝又說：

「山鷹，你沒用處，真是沒有用處，……你要受男人一輩子欺壓，……我也為你擔心，……」

梅亞輝又激動起來，她對山鷹又詬罵男人虛耗，多變，無情，……她並對天地宣誓，今後決定抱獨

身……

梅亞輝並不洞悉山鷹內心愁苦事，她只感到山鷹與董子遜欺侮得使她同情。那無聊的董子遜自從探詢山鷹的住址，極常常跑到這座小樓上來找山鷹，但大多次都是撲空了。那不怕挫折的董子遜，仍是每天找山鷹，他彷彿有滿肚子話要找我個機會給山鷹說，這些話不告訴山鷹，他簡直活不成了。

這一次，董子遜又來了，梅亞輝出去與他談話，董子遜第一句話便問山鷹那裏去了。

「她給你留下一封信。」梅亞輝說，把一封信給了董子遜。

這封信分明是梅亞輝偽造的，但這糊塗的董子遜早已迷惑，他看不出是梅亞輝的筆跡，信裏寫着甜言蜜語的字語，要他今夜九點鐘，在××郊外路口一棵槐樹下會面，她將扮飾一名警員在槐樹下等候，希望他熱烈的給她一個擁抱，一個吻，……下面寫着愛你的山鷹等字。……

董子遜很興奮的拿着信走了，梅亞輝趕快去找山鷹來，她那沒一點曲線顴頭形的臉龐都笑僵了。就如男性們初次受了他的詭計，她初次對男性的報復，彷彿她已獲到勝利。

「山鷹，」她將山鷹摟得緊緊的，「我在替你報仇呀，今天夜晚可以顯笑話啦。……」

「什麼笑話呀？」

「你今夜裏跟我去看武志，一定可以看見很有趣的事……」  
山勝也笑了，彷彿她已經明悉了那笑話內幕的情景一般。

X X 近郊路口，昨夜裏剛發生一件強盜案，那女人被姦後又被謀害在槐樹下路旁，一直到今天女屍還沒人認領，用破蓆子遮蓋着，公安局正在爲着這件案子焦灼，各處派了暗探調查。看守女屍的人是公安局派去的一名警察，也就在莊亞真給莊子通這信的山勝同行身。美事請只有梅亞輝知道，山勝却像在一個閉關中……

這一夜，月亮却被一團陰暗像極黑棉一般的烏雲遮住，九點鐘不到，董子通早已走出市區，往 X X 近郊路口會面的地點走去。

X X 路口是在一帶自然高立的地帶近旁，地層土壁下是居民們的房屋與隱隱的密洞，像一些稀疏的林木與溪煙迴繞着，具有着一副取笑心脾的極亞輝也早過了王翔雲與山勝，隱藏在附近的地層密洞裏，這層洞之居高臨下的地位，也沒有樹木與溪煙的瀾灑，所以望見那下面的 X X 近郊路口那棵斜伸着臂膀的古槐，以及柱立在槐樹下守女屍的老警察的影子，清清楚楚。

董子通的眼睛在灰白的夜色裏合閉了合閉，小眼睛裏早已跳着許多小黑點子，額蓋上的青筋跳得有些失常，他幾乎有點神經質的弓着小腿背回四下張望，遙望遠處槐樹下有沒有人等候他。

正在警察覺得眼睛有點花時，隱藏在槐樹身出現一片雪白的小東西，蠕動着向他的身邊滾過來，他做



他停住腳聽着注視，然而那片不祥的小白東西卻一直向前飄

「魔鬼，一定是魔鬼！」他心裏叫「魔，你還能魔住我！哼……」

他一兩塊起腳，一面往前迎過去準備要同這魔鬼打一場，但他心裏忽然起了一個轉念：

「這可打不得呀，魔鬼鬼變的，會喝人血，吃人肉……」

那片蹦蹦的白影子一會比一會攏長，一會比一會距離他近，這便使他有些毛骨悚然，他捺不住聲叫一

聲

「有魔呀……」

叭——一聲響，是牧羊的皮鞭，這時候他神經才鬆懈下來，這羣白東西們原是一羣小白羊在吃草，當心裏一鬆，出了一陣冷汗，噫了一聲著護保佑，原來他的眼睛不中用了……

曠野裏靜悄悄沒一點風，選住月亮的蒼棉雲般的雲團把月亮遮蔽，寂寞荒涼的大地上便立刻明亮起來，這離地層的片煙是灰色的，小河無聲溢着……

童子趕快走到×近郊路口那棵槐樹時，他心裏壓不住的跳起來，因為他已經望見了槐樹下警察的影子，他遠遠就看見槐樹下藏了一整「田鼠」！

但是槐樹下的警察只是左右走兩步，便又停下來，並沒回響，他相信這一定是山鷹，又對他作什麼怪

便又快速度，往前趕幾步。

那看守女屍的差警已快滿六十歲，又黑又粗，生得一身脂肪，耳聾眼花，並聽不見旁邊有什麼聲音。他只是左右走幾步，對那屍片下的女屍看一看，歇一歇，心裏唯一希望是那換班的警察快來換崗。他向青天嘆傷，悔恨他當初不應該當警察，……却不防一個黑影向他猛撲過來，他還來不及抽警棒，他的身體早已被一個瘦弱靈敏的漢子像撲女人一樣將他摟了起來，更無恥的他那嘴脣竟向他這番靈敏的老頭上吻過來，這簡直是摸到了鬼，說不定就是毒殺女屍的那犯人淫火上來看錯人了人，然而他掙扎不過那漢子聽得那漢子喘着氣，貼着他的耳朵說着一些含糊糊糊的話：

……山鷹，我喜歡你呀，……我有許多話要給你講呀，……呵，……」

簡直是瘋子，把他混身的棉大衣與脂肪箍得緊緊的，幾乎使他呼吸不得。他猛一抽手，換出了警棒。那瘋子頭上敲了幾警棒，那人才鬆開了手。

「混帳，你是幹什麼的？」

警察一面粗聲喊着，一面把警棒揚起高高的恫嚇那人，那人趕忙跪下道：

「山鷹，請你原諒我，原諒我，以後我再要是……我就爛肝，爛肺，爛心，呀，……」

警察一面用手擦着他那被童子瀦吻過的鬍鬚嘴脣，一面向着跪在他面前的人叫着：

「混帳，你看我是誰？我不是你的王英四英呀，我是守屍首的警察，混帳，……」

「你……你……你……你……」

「混帳，女兒說不定就是你害死的，走，跟我到局裏去說……」

董一涵有債不是山應，站起來仔細觀看，老警察滿臉白毛，身體像個鐵包，這時他才意識到剛才撞倒時他滿臉破爛刺得他的臉慌，他相信這破爛警察不是山應，簡直又是撞到了鬼，立刻他又想起剛才那片不吉詳的白東西來。那老警察拿出繩子要拴他，他趕快掙脫逃了，匆匆往回路走去……

隱藏在地層高處密洞裏看笑話的梅亞輝，王翔雲，山應，只有梅亞輝笑得殘忍不住聲了，最後山應才知道這等話的內容，完全是梅亞輝一個人搞的鬼呵。

「山應，」梅亞輝說：「我替你復仇了，哈哈哈哈，」

梅亞輝笑得弓着腰。

山應並不怎麼笑，她覺得隱伏在她內心的苦愁，——她心靈上那塊黑斑，決不是這樣一件笑話能擦掉的，她內心的憂慮，集結在她心靈上的愁影，……這都是童子遞給她的罪塊，就是她用鋒利刀刀將童子遞刺死，他的血也不能將集結在她心底的暗仇洗淨呵！

梅亞輝被熱情一激動，她就不停歇的婆子啼便又胡亂的講着話，她講着她初戀的甜蜜，她又講着與栗腳這八年辛辛的戀愛經過，最後結論又是男人呀，真毒恨，一離開你就變了心，……

她們一而談話，一面顧着疎林路旁的小徑徑走，寒夜中傳來一陣淒涼的曲子與絃音：

哥哥去打鬼子兵，

妹妹呀，守家庭，

紡紗紡到半夜呀。三裏

天空的雲團消散乾淨了。月亮照著瀾漫了淡煙的村落，地層高壁下陰鬱的澗谷，稀疏的灌木，無聲澀沉的小河，與那小河上歪扭着破舊欄杆的小木橋，……

梅亞輝只顧談着，王翔雲與田騰也只顧聽，她們走過了幾條的小徑，沿着明亮的河岸邊走，橫過了那座小木橋，她們都不知不覺，因為她們的魂神經已經將她們引進另外一個幻界了。

穿過這座小木橋以後，前面是一條多塵土的大路，兩旁是排直的兩列粗老柳樹，微風吹得光禿的枝條沙沙的響。驟然，山巒像被魔鬼發瘋得瘋瘋披披的撲進海裏的陶樓裏，抖着聲音大聲叫着：

「呀，——你們，……看那柳樹後面有鬼，……呀，……」

她被嚇得全身顫抖，梅亞輝往路旁那棵粗高柳樹背後躲閃過去，柳樹背後確是貼靠着一個黑影，

「那是誰呀？……」

「不做聲，也不做動一下。」

「定是偶鬼。」山鷹說，把梅亞輝的胳膊攥得緊緊的。

「那是誰呀？在那裏嚇人？」梅亞輝又喊著。

「靠在那柳樹背後的那黑影仍不動，只有柳樹枝條被微風吹刷得嘆息。」

「是泥菩薩吧！」王翔雲說：「我們走去看，因為前幾天我看見一個泥菩薩被丟在這路上的，……」

她們三個手牽手一齊走過去看，瞪大眼睛，慢慢往那柳樹背後移。

「是那泥菩薩，還戴着帽子呀。」王翔雲叫起來。

梅亞輝却搖搖頭：「不是，我們在拾塊磚頭打它一下，……」

三個人正要尋磚頭時，只聽得爲聲似的一聲吼叫，那影子驀的跳出月光下哈哈的笑了，把她們都嚇一原是胡翹航那高大的身體在這裏發鬼。他跳出來還不停的哈哈笑。

「我老早就聽見你們講話了。」胡翹航說：「你們到那裏去啦？」

「我們嗎？」梅亞輝說：「我們到鄉下去玩啦！……」

「三更半夜去玩，不信！」胡翹航笑着：「別騙我啦，你們幹的事我都很清楚。還蒙騙我什麼？剛才

路上碰見了蓋子遜，他是去幹什麼的？」

「哈哈，……」梅亞輝笑着：「我不知道呀！……」

山鷹却沉默着，臉變成蒼白顏色。

「你們會不知道？」胡珈航大聲說：「還騙我啦！你們玩的什麼把戲，我比你們看得還清楚呀！……」

「哈哈，……」她們三個人都笑了。

山鷹却是勉強的苦笑，笑出的聲音也不自然，現在她知道胡珈航的出來，明明是窺探她的行動，對她起了懷疑，她心地異常不安，這幾個月來，她簡直有些害怕他，她簡直不敢同他談話，不敢，彷彿她內心欠下了他一些什麼，她總是躲避他，在她沒有法子避開他時，便對他苦笑一下就過

胡珈航，你出來幹什麼？」梅亞輝問胡珈航

我嗎？」胡珈航說：「我出來散散步，因為我最近心裏很悶，又患失眠症，我每天夜裏都散一兩個步。」

「哦，我知道你心裏有什麼事。」梅亞輝對胡珈航開着玩笑說。

我心裏什麼事都沒有，因為我很愛這月亮，你看這月亮多麼純潔，……」

銀語簡正是給由心靈一個嘲笑。諷刺，她低着頭不說一句話，也不笑一聲，沈默着，深呼吸也不敢大聲，只是跟隨在梅亞禪與玉翔雲的背後，望着被月光照得像霜冰般的大路，慢慢邁着脚步。靜夜中那樹木稀落彌着一層淡煙的村落裏，又傳來一陣弦音與歌聲：

你呀去打鬼子兵，

留下妹子守家庭，

哥哥呀，保重，

.....

胡翹航的情緒變得很憂鬱，焦愁，神經質，他懷疑着山鷹種種行動，山鷹對他有意冷淡，疏遠。在運服務團許多男團員裏，假如有一位對山鷹說一句話，或笑一下，他都會懷疑到山鷹與他有愛情關係。每天他都孤單的憂鬱的到僻靜的角落去散步，高聲唱着悲調的歌曲。……

山鷹近來變得也比以前更沉默，憂慮，悲愁，……她沒有心情整飾自己的衣服，頭髮，每天除了與梅靈輝和王翔雲她這兩位好朋友談幾句話，別的人她一個也不接近，現在她簡直有些害怕胡翹航，每天她都在悲愁與寂寞中過去。集結在她心底的那塊黑斑，使她沒一分鐘的快活，沒一分鐘活潑，她不知道用什麼法子才能將她心底這塊黑斑消滅，她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沒有法子能够醫治她鬱悶的心靈，使它變成活潑的，天真的，……

她不禁，不多會，從她鬱悶的狀態中看來，她不像十七八歲的少女，簡直變成了個二十歲以上的女人，嚴肅，沉默，使人難以接近。山鷹不愛胡翹航了嗎？不，不是，她對胡翹航是純潔的，神聖的，她非常擔心胡翹航就發覺她的污斑，發覺她的不貞潔，發覺她肉體上所遮蓋的蹂躪，……這將使胡翹航失望，這將使胡翹航受到刺激，瘋狂，胡翹航將監視她，她愛她，永遠不理她，……她不敢將她內心的事坦白



胡珈航，她害怕他，但是她不能放胡珈航，她不能給胡珈航心靈上苦痛，她與胡珈航最心愛的胡珈航一點聯繫，……這在她心靈上是一個苦痛的矛盾，一個不能對任何人公開談出的矛盾，日夜在纏繞她的心，……胡珈航表現得越瘋狂，她心裏的鬱愁淚積得便越沉重，……

梅亞輝的戰地服務團一切手續都辦妥當了，這一羣茫然的青年們不久便可輾轉到戰地，將又在戰地砲火裏週旋了。他們都盼望著早點離開這沉悶的鄭州，因為各戰場上救亡工作的活躍空氣，使他們怪興奮的不能再在這裏多待一天，他們願意奔進那緊張的暴風雨般的砲火裏去呵！

在戰地服務團出發前，××總司令部駐鄭辦事處主任，代表××司令歡宴大家，這是在黃昏時分，大家齊聚在一座人聲嘈雜的酒樓上，樓上吊了一盞煤汽燈，把兩張鋪了白布的圓桌面上那些銅羹，酒杯，烏木黑筷子，碟子，酒壺，照得燦爛眩目。……

那留有兩縷黑鬚的××司令部代表主任，怪和藹的站起來，說了幾句客套話，便抖擻兩縷黑鬚對大家笑笑，眼睛閃着光，舉着雪白酒杯，然後用手把端平的酒杯對各位提提，兩隻小眼睛對大家每個人的面孔瞧瞧，大家那些叢林似的胳膊也都把酒杯舉起來，伴同着那主任都用嘴唇吻一下杯子。這一陣嚴肅的空氣過去，便緩和下來，猜拳的，張開大嘴笑的，吃菜的，喊叫的，尤其胡珈航，魏魁，賁朋，他們那桌男的，臉都變紅了，其餘男團員們也不停的半敬半逼着那主任飲酒，竟把那黑鬚主任灌得滿臉漲紅，醉醺醺的昏了。

魏甦現在仍是穿的他那件又肥又大的藍布長衫，他那肥寬的袖口向前一掃，便伸出袖筒裏的手來，像戲台上演戲一樣捏起酒杯，圓球形臉上浮着笑紋，露着兩根小牙發光，那根舉起杯子的寬袖筒胳膊，直對着那險子已經被酒火燒紅的代表主任敬來：

「我是最誠意的，敬主任一杯，大家都知道我不會喝酒，不過今天我很高幸，……」

然而魏甦那根胳膊在衆人眼前搖了多時，把喉嚨都說乾了，無論如何那主任是不再沾一點酒了。胡珈航很興奮，他現在却忘記了統一戰線的對像，却舉起杯子朝着魏甦挑戰道：

「我們是好兄弟，要喝就喝乾。」

魏甦自然也不示弱，兩個人一舉子酒杯都乾掉。

「好兄弟，再來兩杯！」

魏甦把酒壺拿過來，對胡珈航斟了酒。兩個人又連飲兩杯，大家便是一陣熱烈的鼓掌，喝采，……

一個很少飲酒的胡珈航，今天破天荒飲了七八杯，他的頭有些發脹，昏昏，全身被內部逐漸發散出來的酒熱氣好像在火籠裏，眼睛裏在一陣陣飛湧起雲霧了。接着他有些失常的唱起歌來，他唱着一個很悲愴很憂鬱的歌，……

那始終在沉默冷峻中飲酒吃菜的女同志，沒有一個過來敬主任酒的，推正她看這情景太消沉，她下了酒壺，端着酒杯，男同志走過來，女同志表示了一下敬酒的意思，幾個男同志們一個個挑戰，

「嘩，三拳一杯，打一個通關，不會猜拳的與她對飲一杯，一直把全桌男同志們都猜過拳，飲過酒，她才  
提回酒壺，拿回酒杯來，但臉上却並不

胡珈航忽然拍一下桌子，跳起來：

「來，梅亞輝，我們再飲幾杯！」

梅亞輝又走過來，微笑着望着胡珈航那朦朧矇矓的眼睛，只見他的脚步已有些站不穩了，然而嘴裏還  
是不示弱的說：

「這時候，……在這般激動的場面裏，我們還不儘量醉一場嗎？梅亞輝，……你的酒量很好，……可  
是，可是我要與你比一比，……」

「酒可以解除人的痛苦呀。」梅亞輝說。

「真的嗎？真能够……」

胡珈航睜着朦朧的眼睛，發急的在桌上尋酒杯，但是因為他剛才連飲下去的那幾杯酒的力量漸漸發上  
來，更使他暈了，手在顫抖，酒杯舉在手裏，酒順他手指往下滴，還對梅亞輝碰了一下杯，糊糊塗塗倒  
嘴裏去，有一大半從他嘴角溢出來，猛烈的咳嗽着，酒杯從他手裏滑下去，因為咳嗽得過厲害，把他所吃  
下胃腹去的酒菜都一齊翻上來，嘔吐了一樓板，眼睛裏含着淚花，他在痛苦的喃喃着：

「……人生，真是痛苦，……痛苦呀，……只有酒才能解除痛苦，……只有酒才能使人麻木，……」

在癡醉裏的人們才是快活的，……」

梅亞輝也極興奮的又跨過來，她那有力的兩腿只震得樓板彈動，她大聲對山鷹說：

「山鷹，」呵，顫蕩起來了……」起來動蕩一下，你看胡珈航爲了你動蕩了，你爲什麼這樣消沉！起來多飲幾杯酒，醉一場吧！」

大家都笑了，梅亞輝便將她那顫抖的手裏一滿杯酒，一舉頭便倒下口裏去。山鷹在衆人的眼目裏又苦笑一下，也飲了一滿杯酒，她全身的內骨立刻被酒熱熱燒着了。

山鷹飲過酒，仍舊以沉默回答一切，忍耐一切，……那一桌男團員們又在歡騰着，笑着，……

黃朋那熱情的小個子，見胡珈航有些失常，便跑去扶他，誰知他的氣力却還很大，一個拳頭猛然阻過來，正擊撞在黃朋的頭上，黃朋被擊暈倒下去。

轟隆——嘩啦啦，……

胡珈航將他們那一桌子碟碗都推翻倒了，樓板震得大家心裏一慌，以爲發生了什麼意外，那些小碟子，調羹，筷子，……到處飛跳，滾轉，將胆小的王翔雲嚇得提腳往樓梯跑去，但發現大家沒有什麼動作時，她又停止了跑，目瞪口呆的向着翻在樓板上的桌椅，與那狼藉破爛的筷碟張望。

大家將胡珈航攙下樓去，黃朋也被人送回去，這熱鬧的酒席便這樣不歡而散了。

胡珈航被攙回他們住的那座破樓板上，又打碎了幾個茶杯，便滾倒在地舖上，撲着，一連枕頭哭沒幾

酒歌，唱一會歌，讓一個身體吐了滿舖的酒氣醜惡的東西，把大家的被褥滾得十分紛亂，狼藉，……

那些男團員們都在紛紛議論着這全是山鷹給他的痛苦，他們都在猜測山鷹為什麼給他苦痛，接着他們想到山鷹另有受人，……大家都為胡琪航抱不平，他們都說胡琪航是個熱情，懇誠，坦白，能幹的青年，為什麼一個女孩子害他和昏走迷，損害了他的健康與意志，把一個有為的青年喪掉，這責任都歸由山鷹負，……山鷹現在簡直受着全體團員們的攻擊，疏遠，……她內心更加多一層苦痛了。

這是在戰地服務團出發跋涉的途徑上，嚴寒狂暴的北風吹得她週身麻木，失去知覺，一輛大車拖着大家的行李，車輪輾轉的，老馬的鬃毛被風吹得亂散着，那男團員們早已走出去很遠了，被掉在最後面的是山鷹，甚至連梅亞輝與王翔雲也掉開她，她穿的衣服不多，只穿一身剛發下的灰棉軍裝，也戴着軍帽，頭髮在額邊露出着，顯得她的臉蒼白，兩頰被風吹得像蘋果般發紅，憂鬱的兩個黑亮大眼睛閃出光，……

「王翔雲，王翔雲，……」山鷹喚叫走遠了的王翔雲。

王翔雲站住了，她披着一件破大衣，風吹得她大衣角在抖着。她那尖瘦的下額露在軍帽下，兩隻手緊緊插進大衣袋裏……

「有什麼事呀，山鷹？」

「你等等我，有事給我講。」

王翔雲站住等她，山鷹趕上去，她凍得渾身顫抖着，她伸出冰冷的手，王翔雲握住她的手，像冰雪般涼，她在喘息，顯然她忍受不住這寒冷的北風吹噓，兩排牙齒互相抖切着。

陰淒的天，彷彿有落雪的模樣，風還不停的吹噓，她們的耳朵沒了一點感覺。山鷹倚伏在王翔雲的身後，她身體才感到一點溫暖。

「也許，這一次到戰地我要死了，」山鷹悲愁的說：「不被大砲打死，也會被凍死的，……」

「爲什麼這樣悲觀哪，山鷹？」王翔雲把她的手握緊，感覺她全身顫抖着。

「我並不是悲觀，我總覺得我不能長壽呵！」

「記得你在宣傳隊時，不是說過那裏工作環境不好，工作沒有意思，不能發揮你的所長，這一次我們參加這戰地服務團，我想一定比在宣傳隊好些，這裏你可以儘量發揮你的所長啦。」

「也許這一次能提起我工作的興趣，不過我心裏很痛苦，很感到受壓迫，……」

「哈哈，真有趣，胡翹翹說痛苦，你也說痛苦，究竟你們兩個誰給誰痛苦？我真不知道你們的痛苦原因在那裏，人家在戀愛期間是快活的，甜蜜的，……你們爲什麼雙方都是痛苦呢？這痛苦究竟是你們那一方面造成的呀？」

「你不知道我們內情呵，他不了解我，我有許多話想給他講，但是他的性情太急，他逼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這使我有點對他畏懼，不敢對他講。他經受不起一點刺激，所以不敢同他講一句深一層的話，我

心像陸着一塊鉛塊般不舒服，我天天在鬱悶中生活着，這情形你一定很諒解我呀，翔雲，你是我最知己的好朋友，你看我怎麼活下去！我現在簡直像生活在苦海裏呀！……」

山鷹的臉蒼白着，她對着天長嘆一口氣，便又沉默下來。

鉛灰色的天空中飄落着微細的雪花了，風還是不停的吹噓，曠野裏的村落被一層淡煙似的流動的寒霧彌散着，前面的那些團員們的影子漸漸在風雪裏隱沒了，拖行李的破馬車還慢慢的在黃土大道上顛簸着滾轉，嗚嗚的響着，……

雪並沒有下大，蒙蔽在天空那鉛灰色的雪雲消散乾淨了，但是氣候却驟然轉寒。

這個服務團到達戰地，極亞輝很振作，她身體已經也像以前那麼粗壯，結實。她除了活動各部隊的上關關係與各機關團體取得連繫，她還要同服務團團員們下鄉宣傳，組織救護隊，担架隊，茶水隊，軍民合作站，……

戰地服務團一到達X X總司令部駐紮地，附近沉寂的村落，小鎮，立刻活躍起來，服務團的工作很快的展開，他們一部分出去工作。一部分還要留下排演話劇，準備在什麼大會上出演，這也是他們工作的一項。

這正是救亡熱潮像暴風般吹來時期，國內各戰場到處都分佈着熱誠的青年們，深入民間搖旗吶喊，每一個村落，城鎮，各地的牆壁上都貼滿着壁報，標語，到處都可以看見排成隊搖着小旗子的男女青年們，唱歌，演劇，運用着各種化妝方式，在街頭講演。

救亡團體也像初夏的風雨般降生，就以X X總司令部來講，救亡團體就有三個之多，除了他們這救護團，另外還有一個巡迴演劇隊，一個戰時動員會，假如再加上地方上組織的那些不三不四的團體，



雲並沒有下大，蒙蔽在天空那鉛灰色的雪雲消散乾淨了，但是氣候却驟然轉寒。

這個服務團到達戰地，極亞輝很振作，她身體已經也像以前那麼粗壯，結實。她除了活動各部隊的上關係與全機關團較取得連繫，她還要同服務團團員們下鄉宣傳，組織救護隊，担架隊，茶水隊，軍民合作站，……

戰地服務團一到達X X總司令部駐紮地，附近沉寂的村落，小鎮，立刻活躍起來，服務團的工作很快的展開，他們一部分出去工作。一部分還要留下排演話劇，準備在什麼大會上出演，這也是他們工作的一項。

這正是救亡熱潮像暴風般吹來時期，國內各戰場到處都分佈着熱誠的青年們，深入民間搖旗吶喊，每一個村落，城鎮，各地的牆壁上都貼滿着壁報，標語，到處都可以看見排成隊搖着小旗子的男女青年們，唱歌，演劇，運用着各種化妝方式，在街頭講演。

救亡團體也像初夏的風雨般降生，就以X X總司令部來講，救亡團體就有三個之多，除了他們這救護團，另外還有一個巡迴演劇隊，一個戰時動員會，假如再加上地方上組織的那些不三不四的團體，

「今天前方大概很緊。」王翔雲說。

「也許，」張樹民把手裏的小白旗往空中一擡：「今天早晨的砲聲最密，不知道這砲聲是我們的還是敵人的。」

「我們在冀察宣傳隊裏沒有聽得過這麼密的砲聲。」黃朋側着頭說：「你們聽，是排砲呵，一響就連着響幾響，聽說這排響的砲是敵人發的，……」

「昨夜裏我們總司令部的特務團都閉上去啦。」山鷹說。

「你聽誰說的？」王翔雲問。

「梅亞輝告訴我的，她昨夜隨着扭架隊回來，路上還看見的。」

「也許這一次抵擋不住了呀。」張樹民說。

「我昨夜裏聽總司令部裏一位參謀說。敵人援軍開來好幾萬人，這一次恐怕沒有把握。」黃朋說。

他們一面談着，一面聽着砲聲慢慢走着，走進一個小村落，村落裏看不見一個人，他們挨家挨戶的拍門尋人，但每一家的門都緊掩着，再不然便用鐵鎖鎖住，淒涼，恐怖，寂寞，……只有從遠處傳來的砲聲，一聲接着一聲的，……

「人都逃空了呀！」張樹民甩着小旗子從一條破爛的小巷裏跑出來，說：「真是，一定消息不好！……」

大家臉色變得都很蒼白，在一座土地廟前面坐下休息，每個人都滿心懷疑，躊躇，……昨天這  
邊這樣嚴重，一天工夫變得這般恐怖，……：

他們這五個人彷彿被人類丟棄了般徬徨着，愁慮着，……蒙住天空的暗雲逐漸裂開縫口，露出來一  
塊一塊的藍天，忽然在遙遠的圓騰着大氣的天空傳來一陣嗚嗚聲，聲音很沉重，漸漸近來了。

「快躲起來，飛機。……」

王翔雲的耳朵感覺最敏銳，驚慌的叫着，立刻握緊了山藤的手，不知所措的跑着，也尋不到個掩避處  
，頃刻間，那聲音已漸漸加大，沉重，近來了。

張樹民很快的把小旗子捲起來，往土地廟裏跑進去。

「廟裏不行呀，還是爬在地下好些。」黃朋揮着胳膊對張樹民說。

王翔雲與山藤隊在一叢亂樹下面的一條草溝子裏了，李輝那又笨又粗的河南女學生，飛機已經飛到頭  
頂，她還跑，沒有找到隱避所，這可將山藤氣極了，大聲叫着：

「別跑啦呀，我們的性命都要被你送掉的，快仆下！……」

李輝早已被嚇昏了頭，她一聽得樹叢下面的一條草溝裏有人叫，便拐過身子又往山藤她們伏臥的這條  
小草溝裏跑來，一看見王翔雲與山藤，她也仆倒在她倆身旁，山藤被氣得罵着：

「你真是一條笨猪呀，那裏仆不下呀，還跑？飛機破爛目標都是你弄糟的，……」

李輝一臥下，便不敢做聲，口裏只有喘氣，連頭都不敢抬一下。

王翔雲扯一下山鷹的衣服，蒼白着臉低聲說：

「你看見了沒有呀？」

「沒有，你看見了嗎？」

「我也沒有，聽着這聲音一定不少，我們躲的這地方不好呀，離房子太近，……」

王翔雲的手顫抖着，緊握住山鷹的手腕。

「不要緊，不要緊，……」山鷹安慰着王翔雲。

「看見啦，我看見啦，哎呀，真多！我的天呀，……一三，二三，……十五架，十五架呀！都是白額色的，飛得真高，你順我的手指瞧，」王翔雲伸出手由樹叢中間指着：「看見了嗎？……噢，後面還有呀，後面還有十幾架，……不行，我們這裏不好，我們快點換個地方吧！……」

王翔雲站起來用力扯着山鷹的胳膊，山鷹攔攔着她：

「走不得，現在不能動，動就會給它們被註目標的，……」

然而，正在這時候，只聽得樹叢後面喊聲喊喊跑過兩個人來，都穿着黑藍衣服，後面還跟着一條黃狗。王翔雲也便趁着這機會用全力把山鷹扯起來，李輝也跟着起來，她們順着這條小韋靜一直往前跑，……

鳥，鳴，鳴，鳴，鳴，鳴……

急響在老瀛五海軍聲響空中，有許多小東西磨擦着空氣掉下來，轟轟轟轟……

王翔雲，山騰下衣襟，隨着這聲音滾滾在墜下時，她們全身抖着，動都不敢動一下了。

敵機飛機轟轟一般，沉重的爆炸聲響過，只見六團濃煙由前面好像一個村落裏騰起來。飛機彷彿更加多了，敵機轟轟轟轟，王翔雲的手發抖的握住山騰的衣襟，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根，不敢向空中望下去，她覺得這一切非死不可了。許多不響聲來敵機的怨恨都浮上心頭，突然而也驚叫着過海，響聲連連，這槍炮聲和天空聲，敵飛機的聲響，海面響對王翔雲說：

「不要緊，飛機被炸炸炸炸炸炸。」

「不要緊，飛機被炸炸炸炸炸炸。」

第二次雷鳴般的爆炸聲過後，只聽得飛機上像野雉咯咯叫起來，山騰這一下都害怕了，她緊攥住王翔雲的腰，淚水一噴，頭向身旁，短小的濃煙裏頭去。

「不要緊，飛機被炸炸炸炸炸炸。」

這時候，那兩個從村莊裏跑出來的穿灰藍布衣服的老百姓，或擁護們爬伏的濤濤裏奔回來，跟在他們背後，兩個狗也畏縮的夾着尾巴，縮縮着身子，繞着她們身旁，圍着。

「不要緊，飛機被炸炸炸炸炸炸。」

這兩個人被嚇昏了，一發現溝裏有人嚇他們，他們簡直不知怎麼樣好，兩個人喘着氣仆下了，黃狗也

堆縮在他們身旁，尾巴低垂着。

在被炸成齏的幾分鐘後，空中那沉重的嗚嗚聲漸漸遠了，滾騰在空中的濃烟像烏雲般捲旋着，受恫嚇的飛機成羣的繞着烏雲飛，飛機的嗚聲漸漸隱約，王翔雲，山鷹，李輝，從草溝裏爬起來，她們三個滾得渾身都是泥土。張樹民與黃朋也從那座土地廟裏爬出來了，他倆在望着騰捲在空中的黑烟。

「炸的是城裏吧？」張樹民說：「城裏房子燒起來了，你看那火，……」

「那日本鬼子真慘，這麼一個小城，也竟丟幾百個炸彈。抗戰以來，我們的房屋真不知被他們炸毀了多少啊！」黃朋望着遠遠的濃烟下面的紅火說。

她們三位女的從草溝裏爬起來，一面拂着身上的泥土和草葉，一面往這裏走來，每個人的臉色都是蒼白的，張樹民一望見她們那種狼狽情形，禁不住的笑起來：

「哈哈！看哪，……她們都變成土鬼了。……」

「，感謝雲到嘴邊着氣：『別說了罷，差點兒把我們嚇死啦，我們就爬在那草溝裏呀，滾一點掩避，眼看飛着天上的炸彈發着亮往下落，可是也沒地方鑽呀。最討厭的是那兩個老百姓，飛機丟炸彈啦，他們還帶着條黃狗亂跑，飛機掃機關槍啦，他們又還回來，你看多麼可惡！』」

「我看他們說不定是漢奸！」李輝忽然插進一句來。

「那兩個人在那裏？」黃朋問。

「我們來時，他們又帶着那條狗往村裏去了，看那條黃狗也像受過訓練一樣。」王琳雲說：「可惜我邊沒有武器，我身邊若是有隻手槍的話，我想上去盤問他一下。」

王翔雲越說，越覺得那兩個人可疑，那兩個人彷彿真是漢奸了，黃翔很激動的跳起來：

「那兩個人往那裏去啦？」

王翔雲用手指着草溝岸旁的灌木叢後面，一條崎嶇小路，她說那兩個人便是順着那條小路走的。

「走，你們給我指路，我去盤問他們。」

黃翔與張樹民匆匆往前走，她們三個女的跟隨在後面指路，穿過了一片叢樹，還順着那條羊腸小路往前走時，迎面范樸慌張的跑過來，他滿身都是灰塵，眼睛與鼻孔塞滿泥土，簡直像個鬼，頭髮也散亂着，令人想到一個剛從灰土裏鑽出的人。他喘着氣，喉嚨嘶啞了，望見了張樹民他們，因受驚過度神經有些失常，嘴裏抖着叫喊：

「……快，快點回去呀，胡珈就受傷了，……」

這一個晴天的霹靂，使大家心裏立刻罩上一層恐怖，而尤其是山鷹，彷彿在夢幻裏一樣，不敢相信這真實的，在這幾秒鐘的時間內，她的思想比電流還迅速，她清楚的望見范樸那灰白臉上也有血跡，那彷彿是被碎片把他的額蓋滑開半寸長一條小傷口，血順着他的鼻梁慢慢滴下來，她立刻感到有種不吉利的兆數壓蓋住她的心頭，……

大家團團范樸都驚慌亂問胡凱航的傷輕重，被炸到什麼地方，范樸被那一幕轟炸的恐怖，神經還沒恢復常態，講話沒一點條理，時時發癡，……

山鷹不顧一切，一個人匆匆往城裏趕去，……



被炸後的小縣城，到處堆散着瓦片，碎磚，斷樑，破棟，爛傢俱，……攤撲在破壁下的灰土裏還飛着烟火，有的房屋坍塌下半邊，有的整個變成一堆瓦礫，街上很粗的古槐連根被拔起來，架槓到附近的房頂上，到處的牆壁都露着被炸彈破片穿鑿的深洞，破口，……

山鷹的神經十分緊張，她在這濘濘堆着亂瓦的街道，看見好幾條倒睡在路旁的屍首，有的頭部被炸去半塊，有的身體被穿鑿開許多血洞，有的剛從瓦礫裏挖出來，變成泥土人，……倒坍的牆壁裏時傳出女人的哭泣聲，混亂，恐怖，緊張，……使她的血管快要炸裂開，她不敢想胡珈航被炸成什麼情況，也像睡在瓦礫邊旁那些死屍嗎？噢，不會，一定不，……

山鷹一直向常開大會的會場奔去，當她拐過一座古廟，映入她眼睛第一個不祥的影子便是廣場上那往日常做劇台的「戲樓」，也變成了一片焦土，瓦片，廣場裏到處都是飛濺的礫塊，灰塵，胡珈航便是來這「戲樓」佈置會場的，但是她看不見胡珈航，這裏沒一個人，莫非他當真被葬埋在那一堆亂瓦裏嗎？……

「山鷹，山鷹，……」

她驚一回頭，望見她背後一個牆角裏，是梅亞輝喚她，那裏圍聚着七八個服務團的團員，正忙碌的用

胡珈航被用担架送進醫院去，醫院在靠城角的城牆下，也落了一個炸彈，只被炸毀半間房，還沒傷着人。醫院院長也在做遷移準備，把一切儀器與藥品都收置起來，許多被炸傷的人抬進來院長不收，梅亞輝穿一件破灰軍服，身體圓粗的輪廓畢露，軍帽後面探出半截刷子似的頭髮，她一看見這慘楚的情景，兩隻眼睛便怒瞪出又大又圓，走進醫院的門口大聲叫喚：

「醫院裏沒一個人嗎？院長也死啦？……你們院門口擺着那麼許多傷人呀，你們這醫院竟看着他們死不救，你們還是救耶穌啦，你們還配耶穌信徒，還配做醫生！……」

她像一個婆娘般用手指點着院裏的醫室，一面往裏走，一面大聲叫罵。

從一間房門裏走出一個禿頭戴眼鏡的紅鼻頭外國人，聽見外面大聲吵叫的是個女的，却驚異的望着梅亞輝，最後裂開他那脫光牙齒的兩瓣嘴唇噙噙的笑了。

他拾進醫院裏去……

她雖然聽梅亞輝說着這樣不關緊要的話，她却發現梅亞輝的臉上沒一絲笑容，圍在這裏的每一位團員們臉上都很有蒼白，每個人的神經都像受到大難般驚恐，……

胡珈航被用担架送進醫院去，醫院在靠城角的城牆下，也落了一個炸彈，只被炸毀半間房，還沒傷着人。醫院院長也在做遷移準備，把一切儀器與藥品都收置起來，許多被炸傷的人抬進來院長不收，梅亞輝穿一件破灰軍服，身體圓粗的輪廓畢露，軍帽後面探出半截刷子似的頭髮，她一看見這慘楚的情景，兩隻

「你是做什麼的？」那紅鼻頭的外國人和藹的問，從他那平光眼鏡裏射出兩道視線，凝視着梅亞輝。

梅亞輝說明她們團體裏被炸傷的人，又對這紅鼻頭外國人做了一番政治講話，這紅鼻頭老外國人總是眯縫着眼睛笑，露出他的和氣有修養，最後他給梅亞輝解釋了一番醫院不接收傷人病人原因，他們這裏醫生都走了，只剩下幾個看護，而且這醫院本是他私人所開，他要歸國，醫院在一個星期前就辦結束，所以不開診已有一個禮拜，既然有許多遭受不幸慘炸的傷人送到門口，他決不願活活看着他們死，爲了「人道」，他也要救他們生命。於是他立刻招喚他那個男女看護來，把門口的傷者都抬進病房去，挽起他的袖口，便開始替傷人察着傷口了。

天色漸漸黑下來，胡翹航被抬進一間病房，跟來的一些團員們都一致主張叫他住院，可是一想到空襲，住院還有顧慮，……

蓬蓬塵的塵埃漸漸停止了，王翹雲，李輝，張樹民，黃朋，他們那幾個下鄉宣傳的人回來，也跑進醫院來看胡翹航的傷，跟來的還有受到驚恫的范樸，每個人的臉都露出驚怖的顏色，他們一進來就先問胡翹航被炸到了什麼地方，傷輕傷重，……但當他們望見慘淡的燈光下睡床上靜躺的胡翹航那蒼白顏色時，他們們都沉默下來。范樸站在人羣裏時時發癢，他的耳朵裏還充滿着飛機爆炸聲，……

梅亞輝看見空氣太嚴重，她爲了使大家的心輕鬆下來，便安慰大家道：

「什麼事都沒有，傷口很小，一個禮拜便好的。」她又扭轉過頭朝着范樸：「范樸小弟弟，今天你受

「歸也不小呵！……」

李輝神經比較平靜，她搶着說：「是啊，他說當那炸彈掉下來時，他同胡珈航在一起的，他仆下了，胡珈航沒仆下，在他仆的旁邊那塊牆上，距離他一尺高有一塊破片把牆穿透一個洞，……」

「到現在，他的臉色還是青的。」王翔雲也加上一句。

梅亞輝見范樸不說一句話，他往時的天真靦在一點也看不出了。她覺得他很可憐，便伸手去替他把散亂的頭髮整理一下，握着他的小手說：

「小弟弟，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吧。」

這一句話却使范樸的淚珠撲簌簌掉下來，他還是初次受到女人的溫柔，安慰，尤其在他裝滿飛機與炸彈聲的腦子裏，受到她這手掌的撫揉，把他一腦子裏那些炸彈飛機也打散了。……

那上身粗數得像一段樹身般的魏魁，從總司令部跑回來，他一進醫院，便喚叫梅亞輝出去有話講，梅亞輝跑出來，好幾個團員也跟跑出來，魏魁在黑影裏小聲對梅亞輝說，隊伍退下來了，戰況大概不大好，應該先把傷人送走，趕快做移動準備。……

「隊伍是從那個方向退下的？」梅亞輝問。

「從那個方向，」魏魁伸手一指：「那是那個方向？……」

「是東邊？」

「……不定今晚就移動。」

聽得這句話，梅亞輝有點慌。

「我有這樣好嘍，」梅亞輝說：「這裏我們留下兩個人看守胡珈航，再派兩個人經常與總司令部取得聯繫，……派人去回團體去做準備。同時準備一副担架給胡珈航。」

魏魁很同意梅亞輝的提議。兩個人回到病房裏，把消息也透漏給大家，大家聽了都目瞪口呆，他們決定留下王翔雲陪伴山鷹在這裏看守胡珈航，有特殊情形他們便立刻來通知。魏魁與張樹民到總司令部去連繫，其餘的人都回去了。

夜色漸漸灑下來，滿天的星光發輝，醫院裏充滿呻吟與哭泣聲，那個有着紅鼻頭戴眼鏡的外國人，提着一盞馬蹄燈到門口忙碌着，替躺在地下的傷人洗傷口，塗藥。傷人一會比一會抬來的多，醫院裏也便一會比一會嘈雜，哭泣聲，呻吟聲，喊叫聲，……一直到深夜還在繼續着，……

胡珈航靜靜睡在床上，這半天他沒與守在他身旁的山鷹講一句話，他倆不講話已有好幾個月，現在只聽得他鼻孔裏微弱的呼吸聲。他腿上的傷口早已消過毒，被那紅鼻頭外國人用藥棉與綳帶纏好，病房裏燃着一盞暗淡的豆油燈，黯黯中的胡珈航，臉孔變得消瘦，黑黃，因流血過多，他整條身體都變軟弱了。

山鷹呆坐在他床前，癡癡對他的臉出神，胆小的王翔雲緊攥住山鷹一條胳膊後頭，彷彿她伴陪着一個守喪屍的孤女，感到這凄慘的病房裏，到處都散着陰魂氣息。白天被炸死的那些死屍與被牆爛壁的影響

纏在褲襠子裏浮着，她想胡翹航這半天也不說一句話，也許要……

「山鷹，」王翹雲搖了搖山鷹的胳膊：「胡翹航被炸到什麼地方啦？」

山鷹的眼睛由悲愁中醒來，對王翹雲望了一下，說：

「驢子上，……」

「炸的還不重？」

「山鷹不耐煩的只搖搖頭，不再回答，由她的表情看來，彷彿有許多雜亂的事纏攪她的心胸，……」

外面受傷人們的呻吟與哭泣聲漸漸平息，夜已很深，王翹雲實在有些忍耐不住，正在這時候，門子外面一陣急促的腳步聲來，梅亞輝推開門進來，手裏提了一串油條，喘着氣說：

「怎麼樣，……胡翹航不吃東西呀？街上什麼東西都買不到了，這餛飩油條還是跑到南關外買來的，用開水泡着給他吃點吧！」

說着，她把風吹乾的油條放在桌子上。

「大概他睡着了。」山鷹說。

「他沒給你說話嗎？」梅亞輝低聲問。

山鷹搖搖頭。

梅亞輝坐下來，出了一口長氣說：

「現在是這樣的，你們的行李我們都替你們打起來，假如今夜臨時有什麼變故，我們打算抬着胡翹翹走，今夜能平安過去，明天一早就把他送走，担架我們已經預備好，聽說距離這里一百多里有個縣城，那縣城在深山裏，那裏有個美國醫院，醫生和設備都甚好，我們想把他送進那個醫院去，裏面有一個醫生是黃朋父親的好朋友，去時叫黃朋寫封信介紹。」

「總司令部裏有什麼消息嗎？」王翔雲問。

「沒什麼緊要消息，敵人衝過來一百多個團長，現在已經開上一千人去殲滅，整個戰局並沒有什麼變動，——那麼我要回去了。」

王翔雲也決定要跟梅亞輝回國去，連病房裏便只剩下山鷹孤單的守着傷人了。

梅亞輝與王翔雲走後，胡翹翹才梅亞輝那一陣響亮的談話吵醒，他彷彿做了一個惡夢般醒來，睜開眼睛，怪驚異的望着面前病房的粉壁，和幽暗光影裏隱現的少女頭髮，面容，眼睛，……這一切仍似在夢境中，他像響雷般的苦痛的喊一聲：

「哎呀，好痛呀！……」

他掙扎着想翻過身，可是半塊身軀與一條左腿都似乎不屬於自己，不聽受他的支配，使他難以抬起

「翹翹，別動，醫生吩咐不能動的，……」

突然，胡朔航閃爍出兩個發光彩的眼珠，有些失常的望着山鷹。因為她這熟悉的聲音給他意識上一種親薄，神經有些錯亂，他忽然歇斯里的哈哈大笑起來，這笑聲使山鷹有些害怕，她極擔心他會有什麼意外事發生。她又聽見他含糊糊糊喊了一聲：「痛呀！便又潛下去，眼睛慢慢閉上了。胡朔航以鮮血復蘇，兩隻眼直立時變得提高了。

胡朔航倚伏在床沿，把小油燈挪近，用手輕輕摸着他的胳膊，很久，他那深陷下眼窩去的眼睛才慢慢睜開，望見山鷹。一些碎散的形象又在他腦海裏飄蕩了，她深深嘆一口氣，神經意識恢復到正常。胡朔航問：「山鷹，我的腿子被敲掉了嗎？」

「沒有，胡朔航，你在腿只被破片打了一塊傷，……」

「哦，好一個噩夢，剛才我夢見有人盜我的墓，把我迷離了。」

他抬起頭望望自己的腿，吐出一口輕鬆的長氣，把頭放平在枕頭上，兩隻眼睛望着山鷹。

山鷹沉默着不聲不動，胡朔航忽然發覺她那瓜子形兩個臉蛋上滾着兩串淚珠，淚珠掉下他的脣頰來，濕濕的……

「山鷹，你怎麼了？山鷹。」

不知什麼時候，山鷹的手移到胡朔航胸前，胡朔航渾身的血液沸騰起來，他已忘掉自己腿上的傷口。



他緊握着她的手，他還是初交得到她溫柔的安慰，這是真情的交流嗎？……兩個人的情感正在緊張時，山鷹彷彿從夢癡中驚醒，突然掙扎開他的手：

「不，不能這樣，……」

情感由沸點驟然降落下來的胡珈航，却有些摸不透山鷹是什麼用意了。

「怎麼樣，山鷹，你不愛我不是？」

「不，……我非常愛你的，……」

「哪，哪你為什麼不敢接近我？我們好幾個月沒講過話了，這都是你弄的僵局，都是你有意疏遠我，有意使我苦痛，假如這次我當真被炸死了，你一定很快活，那時候你心裏那苦痛的影子便可以被炸彈把它消滅了，炸彈便可以替你復了仇呵！」

「胡珈航，我不准你這樣說！」山鷹忽然大叫一聲，這聲音可以發洩出她內心一部分苦悶。

暫時沉默下來，山鷹兩隻眼睛瞪出很大，望着胡珈航，把她平日對胡珈航淤積的憎恨，都充怒上她的眼睛來。但是當她想起胡珈航現在變成個被炸傷的人時，她立刻又緩和下來了，說：

「因為我有許多話還沒對你談呀！」

「給我談了就愛我，是不是？不給我談就不愛我？」

「不，不是，我恐怕騙欺了你，我恐怕你不原諒我呀！」她的喉喉顫着。

「什麼話，你總不給我講，——現在講罷！」

「不，……現在你身體不好，不能講。」

「是什麼話，現在說出來也不要緊呀。」

「不，等你身體好了，找一個地方，我詳細的告訴你。」

「……是你母親和你爸爸的私事，是不是？」

「不，不是，你別瞎猜啦。」

「……你和董子邁的事？」

出聲的臉陡然勝紅，但是她立刻又很堅決的否認了。

服務團住在離城兩三里路的小村子裏，還是一座古廟改修的小學教室，通長的三間廟房便是他們的辦公室宿舍，每個人的行李都已捆起來，公文箱與一些用具也都打好。剛才張樹民回來報告了一次消息，隊人那一百多個騎兵已被殲滅，整個戰局也許可以好轉。有好幾個團員一得到這消息，認為沒了什麼關係，便滾倒在乾草上睡着。不敢睡的團員們圍聚在一起，伴着清暗淡的小燈，細聲接耳的談話，聽得外面有一陣狗吠，大家便都怔一怔眼睛，疑神疑鬼的自相驚擾。有時他們不放心，派出一兩個人出去巡邏一趟，巡邏回來報告的人總說是逃難的人在搬東西，……

難民逃的太多，他們都知道這不是個好兆頭。

「最好現在就先叫担架把胡錫航抬走，我們也可免掉一個累贅。」黃朋說。

「看看你的錢錢點點了？」梅亞輝問。

黃朋從他的小袋子裏把銅殼錶掏出來，扭開殼子對着燈光瞧了一下，回頭望着梅亞輝：

「快四點了。」

「好，我們先把胡錫航送走。」

附備男團揮着兩備掛架的農夫，往城裏去。

梅亞輝坐立不安，她背着雙手在狼藉的教室裏踱去踱來，東望望西看看，到處都是爛紙團，碎紙片，鋪在地下，乾草散亂着，那大小不均等的行李堆積如山，疊放在靠牆壁的一角。梅亞輝望着這堆行李，呆住了，嘆出一口氣說：

「這些東西，我們五個快子怎麼挑完呀？」

「滾滾滾，只有丟吧！」一位男團員說。

外面一陣急促的腳步，隨着狂飈的大吠，大家立刻靜下來，每個人都伸起耳朵聽。

一個出去巡邏的團員回來報告，說是散兵退下來，大概有十幾個，都跑步過去的。

大家正在驚異時，劉德齊交是一陣腳步踏得地下嗡嗡的響，魏楚與張樹民喘着氣，隨着一陣風捲進來，兩個人誰都說不成話，魏楚兩隻小眼睛瞪得極圓，捲手一揮：

「快走啦，兩百多個騎兵衝過來了，……總部已經撤走，我們的東西最好少帶，……不重要的都丟掉，總部的東西也丟了許多呀，……說不定要突圍的，……」

這個消息，使大家慌了，睡在乾草上的幾個人也一溜滾爬起來，揉着惺忪眼睛，問魏楚和張樹民騎兵從那個方向來的，現在到了什麼地方。其餘團員們也不知那件東西重要，那件東西不重要了，就如那二百多個騎兵已經衝進過小村子來一般。

「不要緊，大家靜靜聽，要……」梅亞蹙心裏隱有些慌，面上却不露出來：「先把那五個快子，選重要東西挑，……」

大家稍稍平息下來，梅亞揮指揮着某些公物挑，某些公物不挑，她並且告訴大家自己重要東西親身背帶不了的東西。

挑快被拉來，開始用繩子繫行李，每個人都忙忙碌碌的整理自己的東西。

天快黎明時，服務團才出發，挑快與團員們擺了很長的一列。他們按照總部給他們指示的路綫行進，曠野裏逃難的人們抱着孩子，背着包袱，拉着牛，牽着驢，挑着東西，推着土車，……還有撐着小木棍敲着腿移動的傷兵，犬也隨着人們跑着，就如大災難將要把這一帶毀滅，都無聲無息，急忙的在幽暗的黎明光影裏蠕動，……

各處莊村的鷄啼着，往日它是催促人類早起的小動靜，如今它的啼叫，在人們心頭上變成討厭的，慌亂的，恐怖的聲音，……

誰也料想不到這次的轉移會有一年多禮拜的艱苦跋涉，由安徽轉移到河南省境，他們晝夜與睜倦，飢餓，疲乏，搏鬥着。他們簡直像雞犬般，每個人的東西大部都丟了，穿在身上的軍服，破爛，髒穢，每個人身上都生了虱子，狼狽得不成樣子。

人在那沙礫，山岳，岩塊，泥水裏踐踏着，……

魏魁前面是張樹民，魏魁，范樸。張樹民還活寶貝，一路上都鬧着趣聞，雖然他疲累得兩腳已是顛跛了，嘴裏還是滿口誇大的話，天下事他門門都懂，件件都會，只要你隨便提出一件事，他都會講得天花亂墜，形容得有聲有色，就如他會親眼看過親身經過。

魏魁並不多講話，間或竊起鼻梁露出他那兩根小白門齒微笑一下，表示對張樹民所講的那一番話當做一些趣聞聽。具有着一副純真心年輕的范樸，最愛聽「活寶」那些胡扯八聊，而且他聽得很入神，有滋有味的，把疲乏與飢餓都忘記了。

走在後面的團員們，零零散散，間雜着一些東歪西視的挑夫，在那起伏的嶺崗與凹地曲折的公路地帶上走動着，……

忙亂與驚慌中，不知什麼時候山野裏的草禾已長出一兩尺高，樹叢與蘆葦是蔭蒼蒼的，真的，在恐怖與流奔的生活中，誰還注意到季候的冷熱，植物的生長呢？……

嶺崗上忽然有一位男團員的小影子躍上來，招着手跳着腳呼叫：

「汽車過來了，空的呀！」

他一面叫喊，一面揮着胳膊，前面魏魁他們三個打手勢，他們三個聽見，立刻從疲乏中興奮起來，一

「殺住，殺住呀！……」

只聽得後面嶺崗那裏，傳來一陣汽車喇叭與馬達聲，一輛敞口的載重汽車慢悠悠上來，嶺崗上的男女團員們一陣尖銳的呼喊與騷動，把汽車殺住了，這是總部的汽車，大家見是空的，所以都無條件的爬上去，魏甦他們三個也飛般的往這裏跑來。

人和行李什麼都搬上去了，幾天來大家心頭上積壓的愁苦，一下子被這一陣興奮都驅散。汽車唿的一陣喇叭叫，馬達急速的旋一陣，準備開了，車上的人都急叫起來：

「別開呀，後面還有人，……」

「山鷹他們還在後面呀，……」

汽車夫怎管得他們後面有人沒人，汽車已經像一條繩般從嶺崗上滑下去，膠輪捲起一陣黃土，向着一條山峽駛去。兩旁的山岳丘陵隨旋一般退後，太陽快落山了，西天山頭上浮着血紅的雲霞，汽車上飄出一陣悠揚的歌聲。張樞民不會唱歌，他却亂哼着一個小調：

「……奴家滿十七，怎不給小奴買嫁禮，……爹爹偏把小奴來留呀呀，……」

汽車已飛進山峽裏了。……

公路上散亂着一些擄棍子的傷兵，雜民，間或有一小隊一小隊武裝齊全的弟兄們走着。

天氣已經變得炎熱，珊瑚流，把架距離他們上流的嶺崗有三四里路遠，把架的兩個快子走十幾步

便停下來喘幾口氣，嘴裏叫着走不動了。

「無論怎樣，今天我們一定要趕進一個村店才得休息呀，半路上你有地方睡嗎？」山鷹對兩個担架兵說。

兩個疲老的農夫，纏着眉頭露出滿口焦黑蟲蝕牙，弓着脊背，赤裸開胸膛，汗珠順着胸肋往下流。睡在担架上的胡珈航，腿傷因日久沒洗，沒換藥，半截左腿紅腫得像肉瘤，腿更增加了重量，時時發着陣一陣劇痛。

在嶺崗下面一塊青岩板上，山鷹看見用粉筆寫着幾個字：

「山鷹，前進，到小沙集休息。」下面註着一個「輝」字。

「老鄉，」山鷹抬起頭，望着担架前面一個寬臉的老鄉：「你知道小沙集離這裏有多少遠，今晚我們就住小沙集。」

寬臉的老鄉眉頭一擡，嘆出一口氣說：「天活爺，小沙集離這裏還有二十多里吶，天快黑啦，今天趕不到呀。」

「趕不到，路上沒地方住呀，老鄉還是賣點氣力呀。」

呀，呀，……

兩個老鄉又停下來，用木槓墊了那担架喘氣，後面那個長臉的老鄉從肩頭拉下骯髒的汗濕手巾，往額



翻上抹一把，整整天色。

「太太，今天到不了可怎麼辦？」

一路上老鄉都是喚她做太太的，山鷹本來沒反抗過，可是這次却引起她不高興，現在她心裏很焦灼，看着天色快黑了，各處戰況她又不明瞭，而且前面那些團員們始終沒看見一個，萬一路上遇到敵人，胡翹航又不能走，她真不知怎麼辦好。她睜大兩個眼睛，楊着眉頭，幾乎咆哮般叫着：

「走呀，走呀！沒有話講，死也得走到小沙集呀！」

瓦臉的老鄉滿臉愁容，無可奈何的向後面的長臉老鄉整整，拉下手巾又在臉上抹一把汗，才又把扭架放到肩背上，吁着氣走着，……

西天山頭上的紅雲變成了陰暗的棉花團，四週山影漸漸變成黑的，當他們拐過那條深長的山峽時，前面是一塊很小的盆地，有四五所小飯店舖房橫豎在公路兩旁，沒有一個人，房子裏滿地舖散着乾草，石塊，磚頭，破爛的桌椅翻倒在地下，還有馬糞與屎尿，死一般沉靜，死一般恐怖，只聽見從岩石縫間流下的小泉水潺潺的，像泣咽般響着，……

這一夜，他們宿在這裏，兩個老鄉歇下茶，便把帶來的包穀放進破鍋裏煮着。胡翹航的腿傷劇烈作痛，山鷹燒了一盆滾水，替他洗傷口，傷口被開水洗後，腿子的疼痛漸漸減退，胡翹航的精神立刻振奮起來，這是一間安着磨盤的粉坊，燃起樹皮燧燈光，在火焙下可以望見傷人消瘦橙黃的臉，額骨高聳着，深陷進

眼窩的兩個眼珠被火焰映得通亮，頭髮蓬亂得像一叢亂草，令人想起一個囚犯。

吃過包穀稀飯，楊腹總算填滿了，身體的疲乏也減退下去。

「山鷹，現在我有一件很興奮的事。」胡珈航說。

「你有什麼興奮的事？」山鷹撥動着樹皮燃起的火焰。

「我現在才知道你待我很真摯，可是我却不知道你爲什麼總怕接近我。莫非我的樣子長得醜，還是因爲我的傷口醜陋？我真猜不透！」

「哦，原來你現在才知道我待你真摯呵！那麼過去一切都是欺騙你的了？也許你這樣想，可是我却沒有這麼想過，……」

驟然，她的手被胡珈航那兩隻熱烘烘的手掌捉住，她望見他的臉激動得有些可怕，兩隻眼珠像審判官似的注視着，在這幾秒鐘裏，山鷹週身的血液滾騰起來，她心頭上那塊罪惡的黑斑突然漲大，像魔鬼般侵蝕她的心，她能欺騙你嗎？她能……

她只感到他那有力氣的手在興奮的往她胸脯前拉她，她聽得他胸窩裏心臟撲撲的跳，他用力把她擁抱進懷裏，當他的臉快要挨上她臉時，她用手掌拒絕了。

又是一碗冷水澆涼了胡珈航的心，他用力把她推開，兩隻通亮的眼珠放光，大聲叫着：

「難道你的嘴脣被別人親過了？」

「……沒有……沒有……」

她抖擻的哀叫着，淚珠兒從她眼眶滾下來。

胡翹航頹然的倒在乾草上，剛才那一陣興奮使他忘記他的腿傷，那陣動作撞着他的傷口，整條左腿劇烈的痠痛起來。

山鷹的心被苦痛塞滿，她像一個犯罪的人滴着淚珠，伏在他身上求饒恕。胡翹航緊咬着牙齒，與這條左腿的痛苦搏鬥着，……

樹皮熱的燈光早已熄滅，只有殘餘的灰燼尚在閃亮。兩個扭架伙一倒去就睡着了，發出噓噓的新聲，

前面的那一輛汽車，把服務團的人們載着翻過幾道山嶺，繞過幾座山丘，當天夜間便把他們拖到大別山脈下面的一所小縣城，古時稱它做光州的潢川。

這裏有一條沙河，水很清，河裏聚着一叢叢的船隻，沿河兩岸建築了兩座小城，中間一座大石橋做爲貫通這兩座小城的路，顯然這兩座小城尙沒受到戰爭的騷擾，從早到晚，城裏人很少，有時敲響報鐘，城內人們也不見減少。

X X 總司令部設在鄉間，服務團爲了工作的便利，便住在北城一座破落的祠堂裏。

服務團到潢川四五天，被丟在後面的山鷹與胡珈航還沒有到，梅亞輝很着急，甚恐他們在路途上出了事，又怕他們進城找不到服務團的住址，所以她在這兩座小城四門都貼了紙條，紙條上寫着：

「山鷹：服務團住北城X X 街X X 巷X 家祠堂裏。輝。」

這紙條貼出去第二天，兩個快子拎着傷人來了，山鷹跟在担架後面，頭髮亂散着，面色枯黃焦瘦，兩隻眼睛也陷下眼窩去，眼皮因睡眠不足而發着烏青色，嘴唇被風吹日晒得裂開皮，一身軍衣弄得十分骯髒，兩隻腳都磨開線，破了幾個洞，無氣力的一顛一簸隨着担架走進破祠堂裏來。服務團的團員們幾乎都不

比用認她了，一直等她們看出架上來，遮羞傷人的被單，被單那熟悉的色彩花紋，他們才敢認還是山鷹。

這時候，祠堂裏外的團員們正在忙碌着寫標語，壁報，畫漫畫，聽說山鷹來了，祠堂裏外的人都趕出來，把山鷹與胡翹航的担架圍了，問着山鷹一路的情形。有的問她為什麼走這樣慢，有的問她路上發生了什麼事情。梅亞輝歇狂的從外面跳進來，粗聲粗氣的叫着：

「哎呀，山鷹，可急死我啦，我天天到北門外去歡迎你，你可曾看見我們在城門上貼給你的紙條嗎？」

梅亞輝緊攥住山鷹的手，像一個母親看見自己久別的愛女，又抱她的頸子樓一下。

「看見啦，我就是看見你的紙條才知道你們住在這裏呀。」

「這一路你是最辛苦的啦，——你瘦了。」

「唉，——」山鷹嘆口氣說：「你却不知道這一路伙子多麼難尋，這一帶人真刁滑，你給他講多少好話都沒用，除非把鈔票掏出來給他看，他才肯來，……」

「聽着，她把這一路尋伙子艱困的情形報告一遍，又說胡翹航的腿傷因一路沒換藥，更嚴重了。那担架已經將擔架的傷人放在地下，這些人便又轉移到睡在担架上的胡翹航身上，胡翹航被這一路的陽光晒得又瘦又黑，連連得昏昏迷迷，兩個額骨瘦稜稜的突起來，眼階微閃着一線縫兒，沒一點精神，令他們想到那無期徒刑的囚犯到臨終的一剎那。」

「抬到醫院去吧，這裏有個好醫院。」魏魁說。

大家也一致贊同魏懸的提議，立刻又喚那兩個快子把胡珮航抬往醫院去。山驛一坐下來，兩條腿便酸軟起來，疲累得她動一下都沒氣力，坐在祠堂石階上，一部分團員們跟着担架送胡珮航進醫院去，剩下一整人圍着山驛談話，大家在危難中別後，重聚的情感都一齊迸發出來。

「在這裏，我們可以平靜一個期間了。」梅亞輝說：「聽說敵人已停止動作，我們也趕在這裏好好作一番工作，胡珮航也可以在這裏把傷養好。」

山驛兩個眉頭蹙作一團，因險消盡，鼻子顯得更高，翻起帶鹹澀的眼睛對梅亞輝瞇一下，嘆口氣說：

「唉，胡珮航的腿腫得怕人，身上熱度也時常高一陣低一陣，被撿起來便說糊話，這一路他又很少吃東西，……」

梅亞輝聽了山驛的話，臉變得有些陰沉，她沒想到胡珮航的傷勢會這麼嚴重。大家的臉也隨着梅亞輝鬱積下來，堆上一些擔憂，愁悶，恐怖顏色，……

住在通光州北城裏，他們沒事時便過石橋進南城去逛，或是到沙河去洗澡，氣候也委實一天比一天熱，他們在這裏生活漸漸有了規律，每日按鐘點起床，唱歌，排劇，吃飯，散步，……山驛比他們更忙

……

……胡珈航腿上的傷口雖經醫生又消過毒，換過幾次藥，可是傷勢仍不見減輕，還不消腫，身體的溫度常常漲高，他被這傷口折磨得只剩下一層黃皮了。被驚得神志昏迷時，便又講着糊塗話，講着飛機，路障與腿子顫抖起來。

「他一定還有別的病，」醫生說。

「那麼請先生仔細替他檢查一下好不好？」山鷹說。

醫生穿一件白外衣，擰起嘴唇出了一會神，說：

「大概是因爲受驚太很，神經上受到損壞。——他的傷口可曾檢查過嗎？」

「沒有，……」山鷹慢慢搖着頭，望着醫生那眼鏡子。

「哦，——也許是的，……」醫生彷彿悟到一件事似的，從眼鏡裏射幾兩道視線，望着胡珈航那條腫

得像紅肉瘤似的腿：「不消腫是很危險的，……」

醫生擰着嘴唇吸一下鼻涕，開始檢驗胡珈航的傷口，用消過毒的鑄鐵接陽那窩擰得比人嘴還要大了一倍的傷口，外面並看不出什麼，當他把鋼釘往傷口裏撥弄時，却在傷深處發覺一塊硬東西，扎着那大腿骨，醫生不由得驚叫了一聲。

「哎呀，我的天，一塊炸彈片還沒取出來呀。」

站在一旁的山鷹也被驚了一跳，也彎下腰來瞧，只見醫生眼快手快的已經用小鑷把比核桃還大些的一塊

炸彈片夾出來，炸彈片侵滿着血，生了一層鐵鏽，四面還有鋒利的稜角，山鷹心裏不禁打了一個寒戰，這時候，他才明白了胡珈航腿腫的原因來。

「這塊鐵片取出了，應該不會再腫了吧？」山鷹問醫生。

「不但腿不腫了，身上也不會再發癢了，兩個禮拜好。」

醫生一面說，一面還在檢驗那傷口裏還有沒有碎鐵。胡珈航被剛才那取鐵片的一陣劇痛痛醒，深深吐出一口長氣，呻吟兩聲，睜開他那黑乾眼皮，那傷口裏的一件東西被取出後，他那腫漲的腿子輕鬆多了。

胡珈航的體溫當天便減退下去，幾天來他都在昏迷裏，像夢般生活的碎影還殘留在他腦子裏。他的溫度一減退，食量大增，精神也恢復過來。山鷹每天替他端些飯菜來，胡珈航見山鷹對待他這般體貼，從心底裏透出的歡喜，浮上滿臉笑容。

醫生的話很靈，十天以後，胡珈航的腿傷當真好起來。胡珈航很高興，山鷹替他買來一些梨子，他叫山鷹替他把破軍服拿過來，從衣袋裏搜摸小刀削梨子皮，一面搜摸著，一面說：

「再過三天，我就可以出院了，我便又和好人一樣可以跑啦。」

「是呀，服務團裏的工作同志都很希望你早點好，他們都歡喜聽你唱歌，……」

「這一次真是給服務團添了不少麻煩。」胡珈航說着，把小袋子裏的東西搜遍了，還是搜不出小刀子，「難道小刀子丟在路上了嗎？」



「來我替你找。」山鷹拎過衣服來。

胡珈航是個馬虎的人，衣袋裏塞滿一袋東西，手帕，日記本，銅鎖，還有吃剩的一些糕塊，……山鷹把這些東西都掏出來，放在桌子上，從這許多東西中正在尋小刀子時，忽然發現一張像片，像片上是一個有白鬚的老人，猛然看來是很熟習的，拿在手裏仔細打量時，禁不住驚叫起來：

「哎呀！」她眼睛直楞楞的望着像片上的老人：「這像片是誰？」

「這嗎？」胡珈航平靜的說：「這便是我父親，我到北平去看他，母親怕我認不得他，特地給我這張像片對照……」

「哦，……」她的心血突然感到一陣窒息，卜卜的跳起來。

她兩手抖着，望着像片上的人，還同樣的照片在她自己家庭的牆壁上也貼着一張，早已給她看得厭熟，還分明是她的父親，却想不到也竟變成了胡珈航的父親哪。她的臉立刻變得沒了血色，彷彿有一件天大的事壓到她心頭，使她生命裏一切希望都變成一片黑暗，彷彿沉下無淵的深海裏，……

但胡珈航一點也沒覺得，他從她掏出一堆雜亂東西裏檢出了那把鋒利的小鋼刀，開始削那梨子的黃皮，削過皮的梨子露出那雪白的種子，一個梨子的皮削完了，便用手提起那梨子柄把，在空中晃着：

「山鷹，現在我要謝謝你，請你吃了這個梨吧！」

却不留神那梨柄不牢，只聽胡珈航呵啞了一聲，梨子噹噹便落在地下，雪白的梨子沾滿了灰塵。胡珈

就望着那滾在地下的梨，自己責罵自己已不長進，明明知道那柄不結實了，却還要提在空中提什麼，「自己便從新由床頭小几上拿一個梨，又開始用鋒快的小刀磁磁削着。說：

山鷹，我現在腿傷也好了，你所要告訴我的話，現在應該說了吧！

山鷹那兩個黑大的眼睛閃着光，她對那張有着蒼白鬚髮戴眼鏡的老人照片，打量了好一番，莫不是她的眼睛看錯了，還是這假片是假的？……

「這當真是你父親嗎？」山鷹沉默一會，又問。

「還還騙你做什麼，還還是假的？」

「你父親叫什麼名字？」山鷹又問。

「叫胡仲元。……」

「呀！……」山鷹可不住叫起來：「我不相信，我真是在做夢呀！……」

山鷹的神態變了，她沒心情吃胡珈航削的梨子，把那張像片還給胡珈航，便飛快的離開醫院，回到服務團所住的那所破祠堂時，她便暈的在舖上了。

三天以後，胡珈航便進出了醫院，他身體雖尙沒恢復健康，因為他實在不耐煩再住這鬼醫院，他需要與他那些熱情的青年朋友們過團體生活。

服務團裏的青年們，照舊打打鬧鬧生活得極有趣，他們把寫好的標語與壁報都貼出去，每天大家都出

就望着那滾在地下的梨，自己責罵自己已不長進，明明知道那柄不結實了，却還要提在空中提什麼，「自己便從新由床頭小几上拿一個梨，又開始用鋒快的小刀磁磁削着。說：

山鷹，我現在腿傷也好了，你所要告訴我的話，現在應該說了吧！

山鷹那兩個黑大的眼睛閃着光，她對那張有着蒼白鬚髮戴眼鏡的老人照片，打量了好一番，莫不是她的眼睛看錯了，還是這假片是假的？……

「這當真是你父親嗎？」山鷹沉默一會，又問。

「還還騙你做什麼，這還是假的？」

「你父親叫什麼名字？」山鷹又問。

「叫胡仲元。……」

「呀！……」山鷹可不住叫起來：「我不相信，我真是在做夢呀！……」

山鷹的神態變了，她沒心情吃胡珈航削的梨子，把那張像片還給胡珈航，便飛快的離開醫院，回到服務團所住的那所破祠堂時，她便暈的在舖上了。

三天以後，胡珈航便進出了醫院，他身體雖尙沒恢復健康，因為他實在不耐煩再住這鬼醫院，他需要與他那些熱情的青年朋友們過團體生活。

服務團裏的青年們，照舊打打鬧鬧生活得極有趣，他們把寫好的標語與壁報都貼出去，每天大家都出

山鷹用手理了一下散亂的頭髮，又嘆出一口氣。眼睛，對胡珈航望了一下，說：

「那天我看你那張像片，當真是你父親，是不是？」

「是呀，你怎麼又問起那像片來？」

「我現在才明白了我媽媽爲什麼罵我爸爸，我現在才明白了她爲什麼罵男人，……」

山鷹的咽喉有些顫，眼脰裏一陣酸熱，淚珠直滾下來。胡珈航還不懂這像片的內情！

「山鷹，你別哭，你先告訴我，那像片怎樣？那像片怎……」

山鷹止住了哭，這像片給了她說話的很大勇氣，她覺得事情都逼壓到頭上來，非說不可了，於是她先把她與董子遜的事詳細的說了一遍，然後講到那像片上來，那像片正是她的父親，由她母親罵她父親的事，證明父親是欺騙了母親，……一切都證實了他們是一個父親。……

她把一切都講得很有條理，話講完了，便坐起來，病也好了。她沒有想到胡珈航起什麼影響，她最後又說：

「我曾接到我母親來信，大概最近就請我父親由北平出來，我父親到西安去就什麼銀行經理，我們不能再待在一起，我要到西安去了，……」

聽了這話，她心裏像放下一塊沉重的東西，感到很難受。

嚙人的老蟬們，儘管在樹枝上吱呀呀的吵，天氣很熱，人們肩膀上都流着汗水。

山鷹請了病假，離開服務團，往西安去了。

胡珈航瘋狂起來。雖然在那般烤人的暑日下，他仍舊在蒸籠般悶燥的沙河灘岸繞圈子，有時對着天空大笑，有時摟住一株老樹幹痛哭，大家都說他神經錯亂，完全是山鷹傷害了他，但誰都不洞悉他們的內幕。

魏懸披着滿頭汗水，圓鼓着肚皮，拐頸着兩條粗腿，從太陽地裏奔回來，一跳進這祠堂裏，便驚慌的叫着：

「胡珈航跳下河去啦，快去救，快去，……」

服務團裏的人們像一窩蜂子般擁出來，都往沙河跑去，當他們跑到沙河岸，在那聚着許多民船的沙灘附近，胡珈航却靠着一隻民船的舵，半截腿浸入水裏去，手裏拿着一張像片在望着，哈哈狂笑一陣。堤岸上堆着一些柴木，柴木上站着些團員們，他對柴木堆上的團員們招手，失常的笑着，說：

「……快來，快來看，這就是害我的人呀，哈哈哈哈，……快來看……」

「他手裏拿的什麼呀？」梅亞輝問。

「是他父親的像片。」黃朋答：「我們快點把他拉上來吧，他要是跑進河當間可就危險了。」

「快點撈上他來。」

魏魁也很急的說着，便同張樹民都脫去長褲上衣，撲通一聲跳下水去，水花四處飛濺着，……

胡珈航見他倆跳下來，便挺直起胸脯，兩眼睛睜得圓碌碌的又圓又大，惡狠狠向他倆怒瞪出眼珠子：

「惡魔，你們來吧！……」

隨後他把像片插進袋子裏，分開兩手挽起腰來，那樣子好像比武一般。

魏魁與張樹民望見他那突出的眼珠，有些怕他，在水淺處的沙灘上走一段，便停下來。黃朋見他們畏縮了，也自抱奮勇的脫去長衣，跳下河水去幫忙，另外還又下來兩個身強力大的男團員，還才把胡珈航四面圍攏了，像拾豬糞把他拾起來。他在眾人的胳膊裏顛掙扎了一會，才把他抬上了河岸，踏着被太陽蒸晒得火辣辣的地面，把他拾回那祠堂來。

胡珈航被拾進那祠堂以後，哭了一陣，便睡下去。梅亞輝很爲這事焦灼，嘆一口氣說：

「他又沒有個家，這可叫我們怎麼處置他？」

「以後我們還需要對他特別關照，要不然恐怕難免發生危險的事。」魏魁說，兩隻小眼睛對大家環顧

大家有的主張把他送醫院去，有的主張給他家寫封快信，叫他家裏派人來接他。

「他家裏只有一個老母親和一個小妹妹，叫她們誰來接？而且還都在上海。」黃朋說。

「我看還是把他交給山鷹，有山鷹在他身旁，他神經一定可以平息，醫生也沒有山鷹會醫他的病。」

張樹民掀起鬍子嘴說。

大家有的臉上一堆起笑容，有的在暗暗點頭。

「可是山鷹為什麼請病假走，拋下胡珈航不管，這裏面一定有個原由。」魏甦說：「我看見好幾次，

胡珈航看着他父親的像片笑，哭，罵，也許這原由便在那像片上頭？……」

「神經錯亂的人發什麼。」張樹民說：「自然他的病完全是爲了山鷹，山鷹爲什麼離開這裏，倒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得我們研究的。」

「他是到西安去見她母親的。」梅亞輝說：「她說她父親已經到了西安，寫信來叫她到西安去，她說

她對戰地生活也過够了，總之，她是吃不了苦，想回地家去過溫靜的生活，……」

「山鷹走時，她告訴我說還要回來的。」王翔雲說。

「她回來？你看她的行李一點都沒留下，還回來什麼？」梅亞輝有些生氣的說道：「這種女人，嘴裏

只會說前進吧，到現實潮流的最前頭去吧，其實她進入到現實裏不到三天，便喊起苦呀，苦呀，這如何幹

得了？像這樣的女人，只好躲到家庭裏去，給人家當姨太太去！真沒有我這個范樸小弟強哩！」

梅亞輝的眼睛望着那臉蛋紅嫩的范樸。范樸被她看得臉上一層羞紅，視線落到避人的角落去。

「我們這個團體，以後再不許有這種戀愛事情發生，」魏甦說，也瞪出兩個眼睛，嚴肅的擺出他對某衆講話時那種姿態，又搬出他那一套救亡至上的理論，一隻手在胸前比劃，講到激昂時，也跺一下腳。臉頰都漲得通紅：「以後我們團體裏再發生戀愛的事，我們全體團員把他驅逐出去，別破壞了我們的救亡工作……」

講完了，最後還以一聲跺一脚，表示他內心對戀愛妨害團體工作的人如何激憤！

對面又站起一個男團員，生得一張山羊臉，口唇清利眼睛灼灼閃光，從來很少講話，站起來對剛才魏甦這滿肚皮火氣的一陣咆哮有所駁辯，他說戀愛是人生必經的大事，生命中天賦的本能，是不可缺少的，若我們這個小團體竟來將人生的本能一刀割斷，未免太慘忍；照他的意思是，戀愛的事決不可禁止，則看他們的戀愛方式對工作有無妨害，有妨害的便不妨勸解一下，第二步才談到禁止，最後才能把他們驅逐。無妨害甚而對於工作有利的，我們還要從旁邊幫助他們成功，……

驟然一陣子鼓掌，這山羊臉的話抓住了衆人的心理，大家也一致都這樣主張，尤其那有幾分稗氣的王翔雲，與坐在王翔雲身旁的李燦。巴掌拍得最響最密，這顯然是給魏甦一種諷刺。魏甦的圓臉漲得通紅，又……他那圓鼓肚皮的身子，伸出一條胳膊在面前一挑一挑的說：



「戀愛的事就沒有絕對不妨礙工作的，把你工作的一部分精力消耗在戀愛上去，這些能說對工作沒有妨礙？」

那山羊臉人眼睛灼灼閃光，又站起來，仍舊堅持戀愛有些雖然妨礙工作，但有些却有利於工作，他連忙又講了許多駁斥魏蓮的理由出來，並且舉了一些外國人的例子，……

目前這祠堂裏簡直變成了辯論會場，一個個人的眼睛都瞪着，弄得空氣十分嚴重。

那活寶張樹民也跳起來，趁機會對大家做一個鬼臉，半開玩笑半提議的說：

「大家不必爲這點小事爭論啦，我看這樣好啦，誰要想戀愛，誰就在大會上提出來通過，通不過的就不准戀，……」

王翔雲首先用手帕掩住嘴，嗷一聲笑了。其他的人雖然沒有笑出聲來，臉上也都不平穩，祠堂裏空氣馬上緩和下來。

梅亞輝趁機會說：「這些話我們還是留待以後談吧，目前急待解決的，是胡翔航的問題，我們怎樣安置他？」

一轉到這個問題上，大家都沉默下來，沒有人發言了。大家都沒有法子把胡翔航這神經病安置到什麼地方，最後有人提議暫留他在團體裏，大家輪流看守他。

戰地服務團的工作又恢復起來了，冒着炎烈的太陽去宣傳；個別談話，街頭演劇，遇到臨時招集

件國民大會或什麼紀念日子，他們也參加幾項游藝節目，或口頭演說，……就這樣平穩地在光州城裏度過暑假。胡珈航仍是昏昏癡癡，時常說糊塗話，跑出城去，爬上生滿綠草荊棘的小山崗，對着曠野唱出悲哀的歌子，望見西天的霞雲啜泣。他的頭髮蓬亂着，臉皮枯黃，瘦得只剩着一層皮，兩隻眼睛便顯大得怕人，有時他夜半一個人跑出去，後面雖有兩三個人追趕，也追不上。大家對胡珈航的安全非常担心，梅亞輝又爲胡珈航招集一次全體大會，大家替他向各處募了一筆捐款，便又送他進醫院去休養。

醫生說他受的刺激過大，神經錯亂，很難恢復成一個健全的人了。他們輪流着，每天都有人進醫院看胡珈航。醫院裏在破城牆下面，房子並不高大，滿院子都是濃蔭的洋槐樹，環境還甚幽靜。胡珈航每天除了睡覺，便震起喉嚨高聲唱着歌曲，一直把他的喉嚨唱癢了嘶，把他的淚珠唱滾下來，便又舉起他父親的像片哈哈大笑一陣，像呼口號般嘶嘶着喉嚨，指着像片叫幾聲：

「……就是他把我害了，我純潔的魂靈，……他把我害了呀！」

響一聲，他把鋼絲床鏽爛了，衣服襪子都弄掉在地下，用牙齒咬嚼着鋼絲，眼睛充滿血突出來，：

一位男看護進來，看見胡珈航閃着紅光的眼睛，和那咬着鉄床的鋼絲流出血的口，大吃一驚，被嚇得

叫起來：

「哎呀，瘋子咬鉄床了！……」

話還沒有說完，只聽得那病房裏轟一聲，一扇窗子帶玻璃一同嘩嘩啦啦飛出去，撞中一棵洋槐樹，窗子被撞折成兩段，玻璃被震得粉碎，玻璃片到處飛濺，……胡翽航口裏淌着血，赤裸着瘦瘦的上身，喘着氣，背着兩件衣服從窗裏顯出來，那男看護被嚇得喊叫，驚動了全醫院的病人與醫生，各處的人都跑出來看時，胡翽航早已飛跑出了醫院門口，沒了蹤影。醫生與看護們結夥成羣的都追出來，一面追，一面還喊：

「病人跑了，截住呀，……」

會上一陣騷動，行人們只望見那赤裸着瘦瘦上身的人，突出着紅眼珠，嘴裏的血滴了一胸脯，都以為這是在追囚犯，都以為這囚犯一定要同殺的人拚命，誰敢搶出自己的性命去救一個犯罪的人呢？所以都閃開路讓他跑過去了。

這是個悶燥的下午，××號地服務團得到醫院裏一個男看護的報告，說胡翽航神經錯亂又突然發作，把候床推翻，玻璃窗打破，逃出城去了。

梅亞萍聽了那穿白外衣的男看護的話，暴躁的跳起來，眼睛瞪得又圓又大，叫着：

「誰讓你們把他放跑了呀？他家裏要人我可不能負責任，你們還不快點把他追回來！他跑出去要是死了你們要償命！……你們還不快點把他追回來！……」

「他跑出了城，……」那男看護說。

「快去追，快去追呀，……」梅亞輝急得嚷着呀。

服務團的團員們冒着炎熱的陽光，都跑出城去，隨着那男看護指示的路徑，追，……

梅亞輝也追出來，但跑不了幾百步，便出了滿身臭汗，她身體虛胖，脂肪多，心裏又焦灼，一件被身體翻得圓鼓鼓的草綠軍服褂，一會，便被她身上流出的汗水濕透。然而身上的汗還繼續不停的由皮膚滲出來，她看見路旁有一株大樹，便停在犬樹蔭涼下歇歇，看看四週沒人，便解開胸襟上的銅扣子，不住喘氣喊苦，揮着衣襟做涼扇。前面一些有力氣的男團員們都跑得沒了影子，她正想把內衣也敞開，露出胸懷涼汗時，却聽得背後路上又有人跑來，回頭有時，原是范樸那年輕純真的小弟弟，她便不再好把纏胸的內衣解開了。

太陽將大地上的植物蒸晒得發散熱汽，簡直像待在蒸籠一般悶燥。范樸漸漸跑近這棵大樹，梅亞輝便對他打個招呼：

「范樸，熱不熱呀，在這裏涼涼汗吧！」

范樸喝吃喝吃的跑到樹蔭裏停下，她摸摸他那被汗濕透的墨黑的頭髮，他那臉蛋被熱汗一浸，越露出他青春的鮮豔與美嫩，正像剛熟的蘋果，水溜溜一對女人眼睛含着無限羞意，她一時被惹火燃燒起來，便

「范樸一雙小手，用力把他攥進懷裏，將自己兩個乳頭貼住他的胸，攥住他的脖頸，對他那微露着兩排牙齒的嘴唇親一個吻，她只感到他像受驚的小鳥般，週身在抖着，很久，她才慢慢把他放開。」

「你今年幾歲？」梅亞輝問。

「我屬狗的，十八歲啦。」范樸臉上熱烘烘的。

「你家裏娶過媳婦沒有？」

范樸臉上又是一陣燒，搖搖頭說：「沒有，沒有，……」

范樸很柔順的貼進她的胸懷裏，她正準備再握他那軟嫩的小手時，却聽得附近一片高粱叢中刷啦啦一聲響，一個赤裸著胸膛戴草帽的農夫，牽著一頭黃牛從高粱田的小徑裏走出來，手裏一片籬布不住往臉上抹汗，把大樹下這對人兒驚開了。

那牽牛的農夫走近了大樹，梅亞輝問他可曾看見一個瘋子跑過去沒有。

「沒看見瘋子，看見許多人追過去啦。」

那農夫露出滿口黃牙笑着回答，一面從肩頭上又拉下條汗布抹汗，一面牽着牛慢慢走過去。

那追過去的團員們，追過了三四里路，不見胡翹航，大家都發着全身大汗回來，說胡翹航沒有尋見，不知他跑到哪裏去了。

胡翹航失了蹤，大家每個人的心裏都籠着一塊暗影。

幾天以後，嚴勝團徒步進大別山裏來工作。大別山是個青幽秀美多翠竹綠松的山，野草叢滿每座大小山嶺，到處都是稻田與水塘，比起那乾燥荒蕪的平原地帶，有生趣多了。農家稀稀落落散在各處，青黃稻浪翻舞着，在那有許多青岩石塊的山峽裏，水聲嘩着，有白泡沫飛濺，那是一條古代遺傳下來的小河，那沿河便住在這小河彎腰處一座塑着幾尊泥佛像的寺宇裏。

王翹雲拉了梅亞輝的手，走到小河的岩石叢去，紅着眼圈兒，到小河的青岩上坐下，就忍不住眼淚痛

「怎麼啦，王翔雲？」

王翔雲哭得兩個眼睛像珠子般紅，拭了眼淚，哽咽着說：

「完了，我家裏人都完了，都被水淹死了，只剩下我一個老爸逃出來……」

接着她從小袋子裏掏出一封信交給梅亞輝看，那信是他父親寫的，大意是：黃河決堤，將他們家裏大小人口都淹死了，只剩她父親逃出黃水災，現在流浪在××一個朋友家……

「我祖母也完了，母親，弟弟……都完了，唉……人生就這樣結束了嗎？……」

王翔雲說着，便又用手帕撫住兩個紅眼睛放聲痛哭起來。

梅亞輝收起了那封信，對着岩石隙縫漲起白沫的碧水凝着，她這兩個七八年的女朋友，山鷹，王翔雲，每個人都遭受到不幸，她自己還不是也遭受到男人的撲棄嗎？她望着那青岩塊下的水沫，她們過往那生活的踪影，彷彿由那滾動的一堆泡沫裏翻上來：學校生活，北平學生示威運動，海上逃難，流亡，戀愛……像夢幻般在她腦子裏閃着，在她眼睛下的泡沫裏跳動……她深深嘆出一口氣，視線由那岩石離開的泡沫上收回來，望着王翔雲。

「我們的生活，看起來真是一場夢，空虛得很，什麼戀愛呀，家庭呀，……都是無聊的，都是阻礙我們進步的東西，現在我對於這些都處之淡然，我需要走一條現實的新路，山鷹，她現在受着愛情的折磨；你死，又受着家庭的苦痛，這些都是傷害我們的東西，我們要征服它，不必把它看得太認真，只是把它看

做生活的一部分，我們需要繼續走我們的路，……」

王翔雲聽得梅亞輝這悲痛的話，把眼淚拭乾，眼皮仍是紅紅的，還抽噎了幾下，說：

「我們走什麼路呀？」

「我們要走到時代潮水的最前端去，死也死個痛快！」

「往那裏去呀？」王翔雲又拭了一下眼淚問。

梅亞輝說，她接到近親眼尹耕一封信，他說在臨海路組織的演劇隊被解散，還有好幾個隊員被捕連累牽，尹耕要到淪陷區去打游擊，再不願幹還不三不四的宣傳工作，他到淪陷區去時，要經過大別山，一定可以和服務團裏老朋友見面。梅亞輝早已徵得大部分團員們意見，大部分團員都想跟着去打游擊，她自己也要去，……

「我回家去看一看可以嗎？」王翔雲問。

「你還回家去？你家早被黃水沖了，回去看水嗎？……」

「我最掛念我亂母呀！」

「你父親信上說你祖母不是也淹死了嗎？回去到黃河裏去看她，是不是？」梅亞輝態度莊嚴的望着王翔雲：「算了吧，王翔雲，鼓起你的勇氣來，丟掉家庭，往前邁一步吧！……」

梅亞輝的眼睛睜得很大，望着王翔雲，王翔雲又用手帕拭了一下眼睛，用胳膊撐了下額，對着青岩下



碧水的碧水出神。

「我的苦惱比你們誰都多，」梅亞輝說：「從我離開了學校，家庭也就沒有通過信；從我失過戀，我也再不想愛人；今後我再不要這些東西，這些都是阻礙我進步的東西，它會把一個活潑青年拉進水坑裏去，我只想着我前途這條現實的新路，……」

兩個人沉默一會，聽着那岩石間水的叫聲，夕陽漸漸由濃雲裏滲出藍來，青石塊與碧水立刻閃着光亮。一陣風吹着山坡階上階下各處的稻草翻滾着。

梅亞輝忽然又低下頭，接近了王翔雲的耳邊來說：「王翔雲，這還有什麼猶豫的嗎？……」

王翔雲並沒做聲，她腦子裏在閃着家庭生活生活的影片，那影片一下被決堤的黃水沖破了，如今浮在腦子裏的是一片滾着波浪的黃水，……

菩薩寺裏又走出兩個男團員，一個是黃朋，一個是張樹民，他們也慢慢由叢林後面往小河這裏來看水，山頭上那些濃雲漸漸散開，留下一些薄雲被落日一映，映得血一般紅，黃朋指着那紅霞叫道：

「這片晚霞真好看。」

張樹民望着，便做起詩來：

「一紅廟裏門，二紅殺猪盆，三紅女人的壓經帶，四紅天邊的火燒雲。」

碧水的碧水出神。

「我的苦惱比你們誰都多，」梅亞輝說：「從我離開了學校，家庭也就沒有通過信；從我失過戀，我也再不想愛人；今後我再不要這些東西，這些都是阻礙我進步的東西，它會把一個活潑青年拉進水坑裏去，我只想着我前途這條現實的新路，……」

兩個人沉默一會，聽着那岩石間水的叫聲，夕陽漸漸由濃雲裏漏出藍來，青石塊與碧水立刻閃着光亮。一陣風吹着山坡階上階下各處的稻草翻滾着。

梅亞輝忽然又低下頭，接近了王翔雲的耳邊來說：「王翔雲，這還有什麼猶豫的嗎？……」

王翔雲並沒做聲，她腦子裏在閃着家庭生活生活的影片，那影片一下被決堤的黃水沖破了，如今浮在腦子裏的是一片滾着波浪的黃水，……

菩薩寺裏又走出兩個男團員，一個是黃朋，一個是張樹民，他們也慢慢由叢林後面往小河這裏來看水，山頭上那些濃雲漸漸散開，留下一些薄雲被落日一映，映得血一般紅，黃朋指着那紅霞叫道：

「這片晚霞真好看。」

張樹民望着，便做起詩來：

「一紅廟裏門，二紅殺猪盆，三紅女人的壓經帶，四紅天邊的火燒雲。」

「還沒寫好。」陳雖由芝蔴田小徑裏迎上來，鼻樑又擱做一團，微露出兩根雪白牙齒笑：「這文章真難寫，手頭又無報紙雜誌參考，憑着自己腦子來想，分析現時國防情勢，實在是一件危險的事。」

「這壁報在我們招集民衆大會時貼出去，別急，還有兩三天。——那天我們把漫畫和標語也貼出去，再發幾個短劇，這一帶的工作就算結束了。」

××戰地服務團在大別山工作結束前一天，近曉時尹耕恰巧來到了，他那一羸瘦矮個子仍與往日一樣，沒有改變，臉上露出堅毅的顏色，身上背着一個簡單的小包，一身被陽光晒落顏色的草綠軍衣，幾乎變成灰白，臉頰與胳膊被太陽晒得赤紅，可是他那副能吃苦耐勞的精神却十分好。許多熱情的青年都圍住他，把他擁抱起來。

尹耕擠着兩個小蛙眼睛，對大家報告了許多後方消息，……聽從××帶來一封信給梅亞燁，那信裏是說要叫梅亞燁到××去，有緊要事情。

現在梅亞燁對大家宣佈，服務團已經奉令解散，因為×××××。

在大家分離以前，還團聚在一起大吃喝了一頓，每個人都在悲歡中滴下淚，魏懸在酒席上吃醉了酒，發着滿肚皮的牢騷，說他雖然懂得一些救亡理論，可是他自已還不失爲一個熱血青年，決不笑口裏只說說說辭了，這一次他也決定隨着尹耕老哥到游擊隊裏去幹……

王翔雲也喝了幾杯酒，頭暈暈的，倒睡在地舖下去。李輝守在她身旁，坐著。

其餘那些有七八成酒醉的男團員們，圍著桌子亂講着一些平時未曾說出口的心腹話，把往日每個人的優點與缺點都坦白的講出來，……梅亞輝心裏一片淒涼，想起了團體剛成立時那種活躍的空氣，眼望著它被解散，這慘淡的情景，只有她一個人感到難受。她兀自一個人走出菩薩廟去。她走到一處寂寞無聲的山脚下，坐在一塊岩石上發癡！她想起了許多雜亂的往事，她私人的，王翔雲與山藤的，這都像夢一樣……

「梅姐呀，你爲什麼待在這裏？」

她一抬頭，看見是范樸，臉上也露出悲涼的顏色走來。

「我心裏很亂。」

「心裏爲什麼亂？」

「因爲我要和你分開了。」

「哦，你不是也和我們一同到遊藝區裏去嗎？」

「不，我有事要到××去一趟，你們先跟尹耕走。」

范樸癡住了，半嚮說不出話，他那美嫩的小臉有些燒，梅亞輝看也難過了，把他的小手握住。范樸的

淚珠和發癡望着她，聲音有些發顫的說：

「梅姐，這一次分開，我們什麼時候才能見面呢？」

「好弟弟，你跟他們一同去吧，以後我們總有見面的一天。」

她鬆了他的手，他眼睛裏兩顆晶亮的大淚珠滑過他那蘋果般的小臉，她的眼睛裏也湧上一陣酸熱。她只對蕭山腳下幾塊岩石望著……

在一個星光燦爛的夜晚，服務團大部分團員們，背起簡單的行李袋，跟着近視眼尹耕穿過大別山，往安徽淪陷區去了。第二天，梅亞輝也使離開大別山，往××去，服務團的命運就這樣終結了。

山鷹的母親薛氏，帶着山鷹的小弟弟，已經和胡仲元那戴黑框子眼鏡的老頭子，從淪陷區穿過敵人封鎖線，到了西安。

山鷹到西安尋着了父母，她剛進門時，薛氏還疑爲是個無禮的丘八撞進她的房門來，山鷹穿的一身軍衣很破爛，戴着那破軍帽，當她把身上一捆小行李丟在地下，薛氏還用眼睛對她打量好久，才驚叫了起來

「山鷹，——我的兒呀！你怎麼變成這樣子？唉呀，我的，……」

薛氏披散着一叢頭髮，趕快跑過來給山鷹搬來個椅子坐，她那乾瘦的眼皮裏立刻湧上一些淚水，……

山鷹坐在椅子上，剛從破爛的戰地跑回來，看見房裏一切傢具都是新光耀目的，兩年多不見面的弟弟也長高了許多，這弟弟看見是一個女兵進來，覺得奇怪，站在旁邊瞪着兩隻眼睛直楞楞的望，彷彿他已記不起還有一個這樣的姐姐了。

薛氏拭了眼淚，替山鷹倒一杯茶來，詢問着她別離這兩個多年頭裏的情事，爲什麼她變得這樣憔悴，瘦，她這兩三年都到了些什麼地方？參加的什麼工作？她爲什麼只剩下這一點東西呀？……許許多多瑣碎

剛纔由薛氏房裏請出來，山鷹等不耐煩，她便沉著不語一句話。很久，山鷹等她母親不再磨嘴了，才抬起頭來問：

「我爸爸呢？」

「你爸爸出去看朋友……」薛氏說，你爸爸本是一個銀行分行經理的，因為路上就擱時間太久，時候錯過了。」

薛氏一再說罷，一面不覺往山鷹的臉上打量，山鷹和兩年前完全不同了，簡直變成了大人，個子雖然比大，腰腳仍是很細瘦，胸部的乳房隆起甚高，臉也變成少婦的一般失去曲線美，都使薛氏有些懷疑，……

「山鷹，你這兩年都是和什麼人在一起呀，怎麼不告訴我？」薛氏眼睛仍不停的往山鷹臉上打量。

「無非和羅亞輝在一起，你總是追問這些幹什麼？」山鷹生氣的擡起嘴來。

「不是，山鷹，你這兩年多在外面，真使我望心，你可知道外面有幾個好人？你却不知道你媽這一生的苦痛！你既是同你同學們在一起，又何必生氣？山鷹，看你出了多少汗呀！快把衣服解解吧，頭髮弄得把個樣樣鬼……」

薛氏又趕快替她拿來一盞香茅扇子。

山鷹只把衣服解開解開涼汗，她很担心她母親看她的胸懷。現在她看到母親的眼睛沒打量她，她才把

纏繞出去，看見別後兩年多的母親，頭髮禿了，額蓋上更多一些愁悶的紋路，但她那瘦弱白淨的面皮輪廓，仍可看出她青年曾經是個頗有些姿色的女子，如今未老先衰，被她那一對愁眉拉得滿容哀怨，一雙眼睛也縮下眼窩，顯得憂鬱無神，……

「你弟弟不認得姐姐了。」薛氏把弟弟拉過去：「那便是你山慶姐呀，你不是常念她嗎？離開兩年就不認得了。」

山慶的小弟弟儘管睜圓兩個水溜溜黑眼睛對她看，在他記憶裏的姐姐，是個黑大眼，瓜子臉，黑黑的頭髮，活潑潑的姐姐，目前這個少婦般又靜又大的女兵，誰認得她是誰？他望了很久，便投進薛氏懷裏去

薛氏拉出弟弟去，替山慶端來一大木盆洗澡水，又替她找來一些從前她在北平讀書時的學生裝，關起房門，留山慶一個人在房裏洗澡。

她洗完了澡，把那髒髒衣服丟了，換上學生服，穿一件白上身與一件黑圍裙，一雙長統襪子與一雙皮鞋。衣服顯得小了，尤其那白上衣顯得胸脯很緊，使她呼吸都感到不便。她對着堂屋裏一面照衣鏡看看自己的容貌，自己幾乎也不認識自己了，兩年來沒留意到自己的面容，現在她簡直不認得自己了，從前那副瓜子臉現在變寬了，眼睛也縮小了，額蓋與兩頰的青春美盪消失了大半，頭髮也沒以前那麼黑亮，却變得稀稀落落，她望着自己的容貌，心裏便湧起一陣悲涼，驀然她從鏡子裏閃見牆影上一張刺她眼睛的照片，



「框眼鏡，蒼白鬚髮，她彷彿看到魔鬼般可怕的慘叫一聲，倒摔在地下喘息，……」

「怎麼啦？山鷹，洗好了嗎？」薛氏聽得聲音，急忙推門進來：「怎麼啦，你怎麼坐在地下呀！把衣服弄髒了呀！……」

當她走近山鷹時，她聽得山鷹的喘氣聲，伸手把山鷹攙起來，她感到山鷹身體抖得厲害，臉色變得慘白，把她攙進臥室，睡在床上。

「山鷹，你怎麼了，是洗澡洗暈了吧？」薛氏問着她，看見她的眼睛無神的閉住，像人臨死斷氣時的情狀，薛氏慌張起來，喊她：「山鷹，山鷹，……」

很久，山鷹吐出一口長氣，眼睛慢慢睜開，望見母親坐在她身旁默默流眼淚。母親看見山鷹睜開眼睛，便又問着：

「山鷹，你得的什麼急病嗎，真把我嚇一跳呵！」

山鷹嘆一口氣，說：「我正在照鏡子，忽然看見鏡子裏一張像片，那像片把我嚇倒了。」

「鏡子裏有什麼像片！」薛氏說着，便走到堂屋對那鏡子望一望，回來說：「那不是你父親的像片嗎？他有什麼怕的！」

「我討厭那像片，你快把它撕了。」山鷹說，吐出一口長氣。

「那像片還是在北平照的呀，三四年了，你難道沒看見過，爲什麼把它撕了，那是你爸爸照得最好的」

「張呀。」

「我討厭它，討厭它，討厭它呀，……你不把它撕掉我就要死了，……」

山鷹在床上狂喊着，不准許母親再囉嗦。薛氏爲了愛護女兒，把牆上胡仲元那張像片摘下藏了，嘴裏喃喃着：

「真不知你得了什麼惡病，爲什麼害怕這像片，……」

晚上，胡仲元再來時，山鷹又看見他的眼鏡，鬚鬚，臉上的紋路，感到非常厭惡；胡仲元這老頭子在山鷹的眼簾裏變成魔邪，她避免和他見面，談話，她願意孤獨的一個在房裏沈默，胡亂的想着一些事，……

夜間，他們都睡在樓上，山鷹一個人睡在父母臥室的對面一間小房子裏，熄燈以後，她聽父母在談論她。

「……真的，她回來性情就變得這麼古怪，話也不多說，飯也吃得很少，像有神經病似的。」薛氏說。

「爲什麼她變得這麼怪呀？」胡仲元問。

「我也不知道，她回來以後，就總坐在小樓上不出門，連你的像片她都害怕，莫不是着了邪魔？」  
「請醫生給他看看呀！」

「噢，她看見醫生，又是精神一振的，她不定又跑出去回來洗澡，從鏡子裏看見你的像片，嚇壞了。現在我說話都小心，我怕把她嚇着了。」

沉默了片刻，趙元在黑暗中嘆出一口氣，道：

「唉——……」

「……」

「……」

「……」

「……」

「……」

「……」

「……」

「……」

「……」

「……」

「……」

胡仲元那老頭子也跳進來吼叫了兩句，山鷹頭暈眼黑，慢慢下了床，穿了衣服，薛氏拉着山鷹的弟弟又進來催一遍，她才把鞋子穿上，跟着父母下了破樓。緊急警報接着便響起來了。

小巷子裏的人像一陣波浪一般湧奔過去，塵土飛揚着，山鷹隨着父母匆匆走出小巷口時，只見車輛與人塞滿了街路，吵着，叫着，車的喇叭鳴響着，……一切都在灰塵裏亂動着，朝着城牆根下飛跑，有人說七、八十架飛機已經飛過了黃河，有的人說已經聽見了聲音，……使人們心裏更慌，更亂，……

緊急警報響過以後，人潮漸漸分散到各處防空壕裏去，街巷裏沉靜下來。人們在壕洞裏鑽得二十多分鐘，仍不見飛機來，眼望着太陽漸漸升高，天空晴朗得沒一絲雲彩，洞壕裏悶得慌，一些人便走出了洞壕，坐在城根陰涼下。

太陽升起高了，地上被蒸曬得又熱起來，又是一個大暑天，警報還不解除，穿着各色衣服的人們坐在牆陰下揮着扇子，抖着衣襟取涼。

山鷹和她的父母也坐在城牆陰影下，擠在那喧嘩的人羣裏，牆陰影裏人們坐着小襪子，破衣服，爛襪子，亂雜雜的講着話，非常熱鬧。……忽然對面一條巷子裏飛跑出一個穿着舊衣服的男人，頭髮長亂得像個囚犯，一面跑，一面含糊糊的喊着：

「……飛機呀，飛機呀，……」

牆根下正在談得熱鬧的人們，驟然像一羣蜂子般往洞壕裏鑽進去。那喊叫飛機的人，却失常的在外

哈哈笑起來，這分明是騙哄人的，河邊裏幾個人跳出來，大聲叫着：

「漢奸，那裏有飛機？」

「他一定是個漢奸！……」

可是那衣服骯髒的人，瘦黃臉下仍是不正常的笑着，把左腿的褲管提起來，露出一塊紅紅的傷巴，他還用手掌向那傷巴上拍一下，說：

「這就是飛機炸的呀，敵人的飛機真可惡呀！……」

接着他便又哽哽咽咽哭起來，眼淚在臉上流了兩行。

「漢奸，抓起來，你還欺蒙我們什麼！」

一個穿白襯衫粗壯的漢子，情感被衝動得像一團火一般，躡上去就把那頭髮蓬鬆的青年衣領抓住，滿口裏還喊着他是漢奸，非送公安局不可。

另外的人們也都叫着一定是漢奸，送公安局去；一時這裏圍聚了一大羣人，正在吵吵嚷嚷喧鬧不止，只看見山鷹從人羣裏出來，蒼白着臉叫着：

「他是個瘋子呀，快把他放了吧！」

那瘋子看見她，便仰頭哈哈大笑起來，那抓住他衣領的漢子被弄得莫明其妙，也鬆開了手，大家望着這瘋子，都呆住了，……

這瘋子指着剛才扯他衣領的人說：

「你說我是漢奸，……我怎麼變成漢奸啦？……哈哈……哈哈……」

薛氏拉着孩子走上來，扯了山鷹的衣襟一下，低聲說：

「他是瘋子呀，我在街上碰着他好幾次，你理他做什麼？快離他遠點。」

這時候，那瘋子忽然突出血紅的眼珠，切緊牙齒，把胳膊一輪，四週人們疑爲他要打人了，被嚇得一陣騷動，四下閃開去，誰知他手裏却舉起一張像片，只聽得他大聲吼叫道：

「……就是他把我害了！……」

許多人的視線都集中到瘋子手裏那張像片上，站在薛氏背後的胡仲元，臉色突然變青，走上來仔細望。薛氏的眼睛也跳顫起來。

「我的天呀，這瘋子可是從那裏拿得你爸爸的像片呀！」薛氏對山鷹說。

山鷹蒼白着臉沉默着，發現胡那航又暈倒了，兩隻眼睛慢慢合閉，她只聽得四週的人們小聲叫着：

「呀，死了，死了，……」

那瘋子應隨着人的話，四肢厲害的顫抖起來。

胡仲元那老頭子一直衝上前去，從瘋子手裏搶過那張像片來看，那正是他自己的像片，背面還有他自己筆跡，他腦子裏像有千軍萬馬混亂成一團，腦殼要炸裂開一樣，抖擻着長鬚噴出一口氣，兩隻眼睛由

他那黑框眼鏡裏射出兩條視線，落到地下瘋子身子。發報器却在這時候，拉出修長的解除警號了。

迴迴的人裏像蝴蝶一般，嘩嘩裏散去，山廳走上來，隨着那暈在地下的瘋子喘息着：

「他就是你那……航……」

「瘋子的……由青已變成蒼白，黑框眼鏡下面的兩個老眼睛滾出兩顆淚珠，薛氏還半信半疑的在後面

問着：

「怎麼啦？怎麼啦？……」

胡仲元叫車子把暈在地下的瘋子拖回家去，從瘋子內衣裏搜出一封長信，信皮子早已被磨擦得起了毛。仲元把信打開看時，只見那信字間有許多淚跡，這是胡珣航的母親寫給胡仲元的信，她說她自與胡仲元離以後，忍受了多少痛苦養育他的兩個孩子，到如今與他分離快滿二十年了，她的青春已經在生活磨難中荒蕪過去，她的一生幸福就這樣葬送，假如他回去一定不認識她這滿臉都起了皺紋的老婆子了。她很

難望他回去一趟，看着他那別離甚久的家庭，長成人的孩子們……

胡仲元一字一淚的把這封信讀完了，悲傷絞着他的心，他確信這瘋子實在就是他的兒子胡珣航……

胡仲元的小家庭，從此又掀起一陣哀痛。

胡珈航醒後，將他關在樓下一間有一個小鐵窗的黑房裏，從樓上便可以聽見下面瘋子哭哭笑笑，用嘴咬鐵窗格子咯噔噔的響，用拳頭撞牆壁，彷彿把一切都要搗毀，震得樓板發顫，口裏不住喊叫山鷹，……

薛氏靜靜的坐在樓上臥室裏，現在胡仲元的什麼事她都弄明白了，她一聽得樓下的聲音，心裏像刀子挖一般疼，一切的怨恨，憤怒，都發洩到胡仲元那老頭子身上。她又開始罵他欺騙，蒙作，她的純貞完全被他沾污，她爲他憂鬱了一生，苦痛了一世，愁悶把她的心都焦枯了，……

「我一生就這樣完了，像一隻鳥囚困在籠子裏，不如早點死了呀，好叫你們老夫妻團圓呀，……」

薛氏哽哽咽咽訴說着，眼淚把臉溼了兩條線。突然，她的臉變得整齊無情，翻起滿臉橫肉，突出兩個眼珠來，對山鷹厲聲喝道：

「山鷹，如實的告訴我，那瘋子怎麼認識的你？今天你要說一句假話，還把刀子不容你一點情！」

說着，一把刀子雪白的菜刀啞啞一聲打在桌子上，只震得山鷹心裏一抖，她覺得事情不妙，她從來沒看見母親這樣發過火，這樣兇惡，臉翻得很猙獰，眼珠子瞪出來，披散着頭髮，簡直是一個披髮鬼。山鷹





這一陣風波平息以後，胡仲元的小家庭變得更沉悶，憂鬱，枯燥無味了。

山騰孤單的一個人悶在樓上小房裏，她心裏有數不清的亂絲與矛盾，為什麼她跑到這沉悶的小家庭裏來？為什麼她又鬧戀愛，……現在她腦海裏浮出戰地上她那羣工作伴侶們活躍的小影子來，她很自巳以前做了一場夢，她像剛由夢中醒來，她想把一切苦悶的事情丟開，恨不得一下子再飛回她那羣青年工作伴侶們那裏去！……

天氣仍然很乾燥，使人們的背上流着汗，山騰每天都悶在這小房子裏，像被囚在監牢裏一樣。

樓下被囚在房子裏的瘋子，喊聲與哭聲一天比一天減少了，這一天，胡仲元忽然在樓下痛哭起來，山騰走下樓去，只見她父親撲着胡珈航的屍首，喊着他的名字，胡珈航死了，他臉上只剩下兩層乾皮，眼睛還瞪出着發光，頭髮滾得都是塵土，嘴角裏流出血來，手和腿子枯瘦得只剩下骨頭。

山騰看見胡珈航枯瘦的屍首，她全身失了知覺，呆呆的癡立着，她想起了在流亡與戰地裏胡珈航那高大健壯的影子，現在這塊乾瘦屍體，……她忽然失去了常態的仰天大笑起來……

「哈哈，……他死了，我為什麼沒死呀？……你們把我用刀劈死吧，我做了罪惡的事呀！……」

接着，她使用手一下從自己頭上扯下一叢頭髮，又是一陣哈哈大笑聲……

薛氏也從樓上下來，蒼白着臉，臉皮上沒一點神彩，望見山騰的樣子，吃了一驚：

「怎樣啦，山騰？你為什麼拔下你的頭髮呀？我的兒呀！」

山鷹凝着兩個眼睛，薛氏，半晌，說：

「……你用刀子劈死我吧，我做了罪惡的事情呀，……」

山鷹頭髮散得像一個鬼，薛氏見她情態不對，便把她抱住想把她抱上樓去，可是山鷹的氣力不知從那裏得，樣猛烈，一下便薛氏甩開，只把薛氏甩了個半跌，山鷹怒目瞪視薛氏，薛氏却撫起眼睛痛哭起來：

「……山鷹呀，你怎麼啦？……」

等到山鷹的神經平息以後，便病倒在床上了。

悶燥了一個多月的氣候，驟然起了一陣暴風，昏天暗地的塵土把西安市街都彌漫了，一下子便只聽得狂風的呼嘯，電綫桿的怒吼，各處樓頂上的碎片咯啦啦作響，街巷各處的行人與車輛都被暴風吹得滾倒，沿路兩旁的窗玻璃被刮碎的碎片到處飛着，接着便是一陣雷鳴，暴雨傾盆般倒下來，打得各處的樓頂與地面噠噠着，……

那暴風捲得天空的烏雲打着旋子，暴雨過後，氣候立刻轉涼，風雨都漸漸小了，山鷹坐在她樓上小房子裏，望着窗外雨點打得對面樓頂上的鋅板起着煙霧，風把她小房子幾個窗櫺的棉紙都吹破了，破紙還不斷迎着風撲啦啦的抖着。山鷹正在對着那窗紙發癢，薛氏推門進來，臉上勉強露出些笑容說：

「山鷹，梅亞輝來了。」

山鷹突然跳起來，這「梅亞輝」三個字彷彿從天下掉下來，給了她許多活力，她只望見母親背後跟進一個穿便衣的女人，身子胖胖的，手裏拿了雨傘，披一件雨衣，踏得一雙鞋子都是泥濘，山鷹像吃了一副興奮劑般，跳上去把梅亞輝擁抱住，在薛氏看來，山鷹簡直又發了瘋。

梅亞輝這一次却很沉靜，她把雨傘靠在角落裏，脫下雨衣，一面把雨衣挂在衣架上，一面用手理着頭髮說：

「你們住的這地方，真難找，害我找了兩天才找到，我剛到西安來就找邊一次，因為你留給我的住址我丟了，只記得是這條巷子，記不起幾號，上次沒找到，這次我挨門挨戶的問，……」

「呵，太對不起了，你什麼時候到西安的，真想不到你到這裏來呀。」

「我來這裏有點事，已經來有十幾天了，明天就走，我想告訴你胡珈航一點消息。」

山鷹一聽得她講胡珈航，高興便立刻減去一半，轉紙只把梅亞輝領上樓見了山鷹，便又出去，梅亞輝把胡珈航失蹤的事說給山鷹聽。

「別講他了吧，他已經死了。」山鷹說。

「死了？」梅亞輝驚異的叫着：「你怎麼知道？」

山鷹開始把胡珈航死的經過，以及以前她未曾講出口的許多話，被一陣情感的衝動，都赤裸裸告訴給梅亞輝了。梅亞輝很受感動，也替山鷹洒了幾滴眼淚。

「梅亞輝，我無論如何不能再待在家庭裏，我要遠走呵，從此以後我不要家庭了，幸虧今天又見到你，要不然我非苦悶死了不可。我決定要跟你再回服務團去，我希望服務團的工作同志們都諒解我，希望你替我同他們解釋，這一次你來真是救了我吓，梅亞輝，我們是七八年的老朋友，你要援救我呵，今後我想跟你多多學習，我明天走，我要跟你一同走。」

梅亞輝見山鷹的情感很激動，說着話眼淚又滾下來，她完全轉變成另一个人了。

梅亞輝告訴婚服團解散了，

「解散了？」山鷹大聲叫：「那麼我們那些團員們現在在那裏？」

「他們都往淪陷區去工作。」

「王期考呢？」

「王期考的家被黃水淹了，她也不再回家裏，也回來了。」

「李輝呢？」

「李輝也去了。」

山鷹突然跳起來，頭髮散了一臉，像發狂一般的叫喊着：

「慚愧，我真慚愧！我連李輝都不如了，我也要去，我一定去！……」

「你先別急，山鷹，」梅亞輝說：「我要往×××去，你要願意和我一同去，就快點準備，跟我一

對去訪還有兩個人，那兩個人便是我們在虎頭巖沙灘上談話的夏淑明，王麗雲，……」

「哦，是那個梳兩根小辮子的大姐呀！」山鷹更興奮起來：「好，我一定跟你們走，什麼時候動身？」

「明天一早。」

「那趕早送我，我一定去，你們不要把我丟掉呀！」

「那會的，山鷹，那麼今晚你就搬到我的旅社去住，我給你留個地址。……」

山鷹轉給山鷹留下住址，便取手帕擦臉，要走了。她說還有三件事沒辦妥當，說着，便撈動她那婦人般寬闊的背，走了。

感到七點鐘睡，山鷹收掉了幾件衣服，捲起一張毛毯，便走出家門，踏着雨後泥濘的路，她走不遠，便停住，在背後嘆着：

「山鷹，你往那裏去？」

山鷹沒有回答，也沒有回頭望，她生一團黃包裏，竟似飛走了，她竟聽不見薛氏在後面追着喊她，她只覺得沒有聽見，漸漸那喊聲也就隱約在暮色裏，消失了。……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 11815.14  
6034  
登錄號數... 21839



★集新藝文★

潮  
(第一部)

著作者 田 濤

發行人 唐 秉 彝

發行所 建國書店  
重慶林森路  
第一四八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價 元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三版



9903E



34

\$ 80